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西學與福音：傳教士中文報刊研究（一八一五—一八七二）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Gospel: A study of Protestant

Chinese Magazines (1815-1872)

賴慕潔

Mu-Chieh Lai

指導教授：潘少瑜博士

Advisor: Shaw-Yu Pan, Ph.D.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August,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MASTER'S THESIS ACCEPTANCE CERTIFICAT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西學與福音：傳教士中文報刊研究（一八一五－一八七二）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Gospel: A Study of Protestant Chinese Magazines (1815-1872)

本論文係_____賴慕潔君_____R09121015_____在國立臺灣大學
_____中國文學系_____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_112_年_7_
月_26_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The undersigned, appoin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_____Chinese Literature_____ on
26 July 2023_____have examined a Master's thesis entitled above presented by
_____Lai, Mu-Chieh_____R09121015_____candidate and hereby certify that it is worthy of acceptance.

口試委員 Oral examination committee:

潘少瑜

(指導教授 Advisor)

黃錦珠



國立臺灣大學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

1. 本人已經自我檢核，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論文倘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涉其他一切有違著作權及學術倫理之情事，及衍生相關民、刑事責任，概由本人負責，概無異議。
2. 本人之學位論文已確實經本校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檢核，論文原創性比對相似度為21%（請依報告書結果如實填寫），符合系、所、學位學程自訂標準。

聲明人：

賴慕潔

學號：

R09121015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6

日

指導教授簽章：

潘少瑜

共同指導教授簽章（無免）：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

備註：110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生應於繳交學位論文前完成論文原創性比對作業，並將本聲明書送交指導教授及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章，本聲明書正本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留存備查。



謝辭

大學時期的我鍾情於古典文學，在進碩班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會接觸近現代的領域、並研究相關的題目。能夠完成這本論文，真的非常感謝許多師友的提攜與幫助。謝謝指導教授潘少瑜老師聆聽我對於學術研究的困惑與思索，溫和且耐心地回覆我冗長的信件，並同意擔任我的指導老師。老師的寬容與不設限，使我得以度過不斷自我詰問卻又無解的艱難時期，同時又在論文書寫的每一步提供關鍵的指導，讓我可以修正錯亂的步伐。導生宴的相聚，也是非常難得珍貴的時光。在此獻上我由衷的感謝。

感謝擔任口試委員的兩位老師曾慶豹老師與黃錦珠老師，直白地點出這篇論文的缺陷，並提供精闢的見解與建議。雖然礙於整篇論文既成的架構，難以依照老師們的建議進行全面性的修改，仍然相當感謝兩位老師的指教。

感謝碩班時修過課的老師：蔡瑜老師、何寄澎老師、張素卿老師、曹淑娟老師與趙飛鵬老師讓我得以探觸到古典文學、經學以及版本學的學術研究樣貌，使我原先對於這些領域的單純想法得以深化，即使最後並沒有研究相關的題目，仍然相當感謝老師們的傾囊相授；猶記得碩一時寫不出經學史的期末報告，向張素卿老師求救，老師親切又條理分明幫我理清思緒的情景。感謝潘少瑜老師的近現代翻譯文學、梅家玲老師的文學史專題與洪淑苓老師的現代飲食文學，帶領我快速進入原先幾乎完全不了解的近現代領域，補足基本常識外，又得以跟著多樣的主題展開思辨。感謝歷史系的陳慧宏老師，耶穌會在中國的專題課打開了我對於晚明天主教的認識，當時雖還不曉得論文的題目，課堂上的討論與閱讀的材料卻成為後來本文第一章的重要基礎。感謝歷史系的宋家復老師，鼓勵容易因膽怯而過於委婉的我在用詞上應該要「像外交部發言人一樣精準」。感謝師大國文系的須文蔚老師，傳播學在文學研究上的應用，使我看到文學研究的另一可能性。

感謝惠渝悉心提供吳淳邦老師的基督教與中國小說研究課堂書目，並協助我取得當中與本論文相關的材料，使得原本毫無頭緒的我可以從閱讀、發想到聚焦。惠渝在學術上的嚴謹與高標總是讓我可以很放心地尋求協助，也間接地敦促我無論採取哪一種論文撰寫策略，偷懶總是不行的。感謝修課好夥伴彥希、宜平、蔚寧、喬語、家萱……謝謝你們溫暖的陪伴（愛心）。感謝一起升碩班的故舊尚謙和吟儒，雖然因為領



域不同交集較少，入學前可以一起討論、最後一起拍畢業照，就很感動了。感謝大學好友薇安的主動關心，即使那也是你正忙碌的時候；要不是有你的筆記，我實在不曉得怎麼讀資格考。感謝中文系禱的瓊滿、雨蓓和喬語，一起禱告、團契的時光真是美好！謝謝你們聆聽我的困惑與焦慮，包容我的缺點。信實的神必帶我們走我們當行的路。

感謝媽媽與景美浸信會的弟兄姊妹，常常關心我的學業、替我禱告。上帝真好，讓我在您們面前蒙恩。媽媽，您代禱的恆心與毅力是我的榜樣！感謝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姐妹們的代禱，把我當小妹妹照顧，尤其是小組長 Ruth 的關心與禱告，陪伴我度過碩三考資格考到撰寫論文的階段。我想我這種很難交心的人，應該關心得很辛苦吧？謝謝您展現基督的愛，願神記念您的付出。也感謝二舅婆藉著每週 BSF 的機會，常常替我補給手作的蛋糕、麵包.....不一而足。謝謝您在自己擔負重擔的同時，仍然關懷著我的情況。感謝廖肇華伯伯、黃寶珠老師抽空探訪我們，聽說了我的論文題目，還到宇宙光選購了有關的書籍相贈。您的關愛，我都收到了。謝謝您們！

And many thanks to my dear fellowship buddy Jamaal. Indeed, "Two are better than one, because they have a good reward for their labor. For if they fall, one will lift up his companion." (Ecc.4:9-10) You know well where I could have fallen.

最後，感謝從昨日、今日到永遠都不改變的上帝。祢是亞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是來華傳教士的神，是我的神。我從前以為我要帶著曠世奇作來找祢，才不會丟祢的臉。但現在，求祢接過我手中的兩個小銅錢。



摘要

本文將檢視二十世紀以前基督新教傳教士基於傳福音的目的，為中國讀者所編纂發行的報刊，探究其所採用的論述中，西學與福音之間的互動關係。面對普遍對西方文明一無所知，且相當排外的中國人，究竟要如何達到傳教的目的？以科學、人文等西學知識啟蒙與教育中國人，是否僅是傳教的手段，或者已躍升成為新教報刊的編纂目的？或者，該進一步問的是，傳教的定義究竟為何？為了貼近傳教士視角回答上述問題，本文採取細讀新教報刊的方式，揀取具代表性的報刊進行文本分析，並佐以二手文獻補足二十世紀以前新教報刊的大致樣貌。順著新教報刊的發展時序與歷程，本文將從其創始到二十世紀前分為三個時期，包括一八一五年至鴉片戰爭前；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至二十世紀前。本文將逐一探究各時期新教報刊的面貌與特色，分析西學與福音之間互動與消長的關係，如何體現在報刊的文章撰寫與編排上。本文意欲指出西學與福音的概念在二十世紀前的新教報刊中，並非一成不變的概念，二者實具有不斷辯證與互動的關聯，其關係足以帶給研究者深刻的啟發。

關鍵字：十九世紀、晚清、基督新教、傳教士、報刊、西學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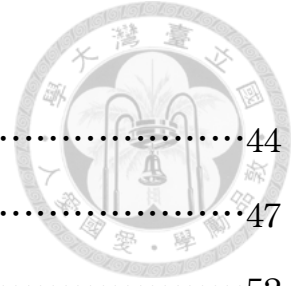
This thesis will examine the magazines published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for the purpose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the Chinese people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xplore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gospel in the magazines' narratives. How could the gospel be preached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o were mostly ignorant with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also were resistant to anything related to it? While the missionaries were trying to enlighten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knowledge of natural as well as social science, was it still for the sole aim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or has it become the purpose of the magazines indeed? Or, the question should rather be: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ssionaries themselves, this thesis will investigate the magazines carefully and select some to analyze in detail, while referring to other secondary sources to help capture the whole picture of Protestant magazines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gging along with the time sequ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gazines, this thesis will divide this span of time into three periods, with the first one starting from 1815 to the Opium war, the second from after the Opium war to the middle of the 1860s, and the third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860s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thesis will go through the outlook and features of the magazines in each period, and analyze how the articles themselves and the way they were compiled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gospel. In the conclusion, this thesis will point out the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the gospel in the Protestant magazines befo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not constant but rather changing. With the two sometimes cooperating and sometimes striving against one another, it should give readers much insight into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at that time.

Key words: nineteenth century, late Qing China, Protestant, missionary, magazine, science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學位論文學術倫理暨原創性比對聲明書·····	i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方法·····	3
第三節 文獻回顧·····	5
第四節 章節安排·····	7
第二章 早期新教報刊之西學傳教論述·····	9
第一節 報刊創立背景與特色·····	9
第二節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15
第三節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19
第四節 小結·····	25
第三章 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前之西學傳教論述·····	27
第一節 報刊創立背景與特色·····	27
第二節 《遐邇貫珍》·····	31
第三節 《六合叢談》·····	37
第四節 小結·····	42
第四章 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之西學傳教論述·····	44



第一節 報刊創立背景與特色.....	44
第二節 《中西聞見錄》.....	47
第三節 《中國教會新報》.....	52
第四節 小結.....	58
第五章 結論.....	60
參考文獻.....	63
附錄.....	67



第一章 緒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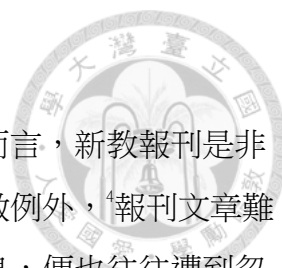
第一節 問題意識

基督新教傳入中國的歷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密不可分。若要了解近代中國之政治、經濟、教育、出版、醫療、慈善等方面的歷史，則不可能對新教之傳入避而不談。¹問題是，要如何談？自中共建國以來，由於強烈的政治意識型態，「西方國家以基督教進行帝國主義侵略」成為中國學者研究新教入華史的主要基調。²此種情形一直要到改革開放後才有所改變。在此期間雖然亦有歐美與台灣等地的學者以完全不同的觀點進行研究，³但由於中國學者在中文一手資料的取得與研究上具有絕對的優勢，其切入談論新教在華歷史的方式，便對多數以中文資料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議題，顯得格外重要。改革開放後近幾十年來，政治意識型態對於新教研究的束縛稍微鬆綁，中國學者開始援引歐美學者文化交流的範式，對於諸多中文一手資料進行研究。本文所關注的新教報刊便是其一。以研究多樣性的角度而言，這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此種進步背後仍有諸多研究創新上的不足。受限於中國政府對於宗教的控制意向，任何偏向傳教士本位的研究，幾乎是不可能進行的。此種限制對於海內外學者皆熱衷的議題影響不大，畢竟話說回來，歐美早期的新教在華史研究便是傳教士本位（或稱西方中心論）的。不過，對於像是新教報刊等在歐美較不熱門的議題，中國學者的研究限制便帶來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其研究成果幾乎就掌握了該議題的所有話語權。不同於書籍，報刊是屬於更具零碎性、即時性的出版品，更有機會深入民間，陶染中國人的思想。而傳教士本身對於傳教及出版事業的定位轉移等等，亦更容易於報刊中體

¹ 參見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1994年6月）。

²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一九二六年，即有具共產黨背景的人士惲代英撰文〈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指稱新教所有事業不過是侵略的表現。一九五〇年代起，中國政府將此指控發揚光大，以達宗教控制的目的。參見王立新：〈「文化侵略」與「文化帝國主義」：美國傳教士在華活動兩種評價範式辨析〉，收入《歷史研究》第3期（2002年），頁98-192。

³ 以歐美方面的學者來說，從最早以裨益傳教事業的研究開始（亦即西方中心論研究），到後來的中國中心觀研究，以及晚近介於二者之間的文化交流研究範式，都是很好的例子。台灣學者則有對於新教本色化、本土化方面的研究。參見邢福增：〈近代中國的基督教史研究趨向——以美國及台灣為例〉，收入《建道學刊》第22期（2004年），頁27-55。



現。簡而言之，從影響力、反映時勢及傳教士心態的能力等角度而言，新教報刊是非常關鍵的研究材料。不過，也正因為其較為零碎、即時，除了少數例外，⁴報刊文章難以成為經過細讀分析的研究對象，當中所展現值得深入探究的信息，便也往往遭到忽略。加以前面所提中國學者之研究限制，即或真有學者對於新教報刊進行文本分析，也容易落入文化交流的框架中，無法對於傳教士本身傳教意向的豐富意涵，進行太多探索。

而關於這一點，亦即新教報刊如何鋪陳傳教論述、甚至後來擴張傳教的定義，正是本文所關注的。由於傳教士來華時，中國正處於現代化的初始階段，對於西學認知甚少，因此西學傳播從一開始便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早期來華的傳教士認為「知識與科學是宗教的伴隨，都有助於美德」，⁵顯然同時肯定傳教與西學的價值，並將傳教視為主要任務。而信仰傳播的界定，對於早期傳教士而言應當即是以信仰為主題的文章，內容大都直接與上帝、耶穌抑或聖經有關。⁶而即使是在「伴隨」的西學傳播內容中，亦不時可看到信仰的影子，諸如將科學的奧妙歸功於全能的造物主上帝。不過，隨著新教報刊的發展，可以發現傳教士們對於「信仰傳播」的界定，似乎開始有了變化。客觀上來說，正如先前學者們所觀察到的，新教報刊的內容重點有了很大的轉移，從原本以宗教為主的情形，轉變為以西學為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代表傳教士們不再以傳教士自居，而改為以西學傳播者自居。換句話說，從這些力主西學傳播之傳教士的角度出發，西學傳播不但不是某些人所指責的不務正業，⁷反倒有助於新教在中國的傳播。舉例來說，科學的啟蒙可使中國人破除迷信，正可替中國人接受新教預備道路。⁸

⁴ 比如著名的《張遠二友相論》原為新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一篇文章，卻因頗受讀者歡迎而不斷被抽出翻印，甚至成為十九世紀最暢銷的中文傳教小冊。參見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頁152。

⁵ 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頁149。

⁶ 以早期新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例，由其目錄即可清楚看到此點。詳細情形可參附錄內容。

⁷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236-237.

⁸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177.



由此一信念與理論出發，新教報刊遂逐漸開展出一種獨特的西學傳教論述，以西學的傳播達成其最終信仰傳播的目的。然而，即便倡議西學傳播的傳教士有意如此，實際上西學與信仰之間的主與從、手段與目的之關係，卻不時顯得變幻莫測、撲朔迷離。單就報刊內容來看，西學傳播似乎已從早期的次要地位轉變為主要地位，且由傳教手段轉而成為目的本身了。不過，若是進一步追問新教報刊中的西學內容有哪些、為何是這些內容、以及傳教士如何表述這些內容，則可發現西學傳播與傳教士其他傳教事業密不可分的關係，從而重新思索新教報刊的意義與定位。換句話說，新教報刊的樣貌實際上指向了更大傳教的脈絡，不只停留在就其內容而得出的偏重宗教、抑或偏重科學的表面結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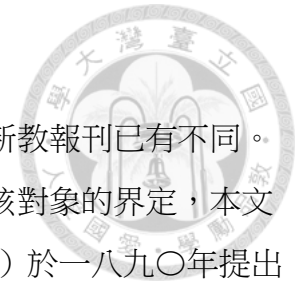
如前所略述，目前多數針對新教報刊的研究，採用的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框架，因而往往將宗教與西學二分後即完成論述，不太會對二者的互動有所著墨。本文擬就此一框架指出可以重新思索的部分。即使當傳教士自言其傳播西學的目的是「專為中國造就良材」，⁹由於其傳教士的身份與使命，恐怕不能將其所言視為一般熱心投入文化交流之人所發出的呼聲而已。本文擬由新教報刊的文本，梳理西學傳播與傳教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並藉此提出一個同時兼顧傳教士使命、意圖及其實際成就的研究框架，期能帶給讀者不同的思考方向。

第二節 研究對象及方法

本文以十九世紀末以前來華新教傳教士所創立的中文報刊為研究對象。二十世紀初至五〇年代，新教報刊的出版發行依然相當興盛，不過西學傳播的浪頭，已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而一去不返。¹⁰此外，隨著中國信徒的增加與本土教會的建立，二十世紀

⁹ 周愚文：〈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收入《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六輯第3期（2020年9月），頁77-121。

¹⁰ 學者指出，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正值政治動盪不安的時期，許多新教報刊遂不再大談中國應效仿西方的科學、法律、政治制度等，避免觸及敏感的政治議題。可以說，戊戌變法的失敗，以及隨之而起的革命呼聲，都讓傳教士警覺到此刻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不僅是缺乏西學人才而已。參見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395-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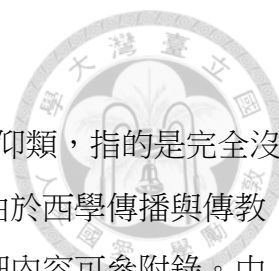


亦出現不少由中國信徒所主筆的報刊，在性質和內容上與原先的新教報刊已有不同。因此，本文考察的對象將限定於十九世紀以前的新教報刊。至於該對象的界定，本文採用傳教士范約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 1830-1917）於一八九〇年提出的一份中文報刊目錄，當中記載了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九〇年出版的七十六種中文報刊，其中只要是范約翰標註為「宗教」類的，皆在本文的討論範圍內。該份目錄記載了報刊刊名、主編、出版地、創刊年月、發行份數、性質（世俗或宗教）、售價、形制等等，相當完整，且完成年代甚早，頗具參考價值。¹¹至於一八九〇至一九〇〇年間所出版的新教報刊，則由其他二手文獻補足。

在方法的部分，本文期以文本細讀的方式，探索新教報刊傳播西學與傳教之間微妙的互動關係。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則勢必得要限定進行深入分析的報刊數量。如前所述，本文所考察的時期中，新教報刊有六七十種，以本文有限的篇幅，不可能一一進行剖析。因此，本文所採取的策略是依據十九世紀末以前新教報刊的發展，將之分為三期，並於每期中選出具代表性的報刊兩種，作為文本細讀的對象。此三期依序為：一八一五年至鴉片戰爭前、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中期，以及一八六〇年中期至十九世紀末。其中，分期的依據除了參考二手研究，亦廣蒐各報刊創刊序，從中勾勒出該時期新教報刊樣貌，並揀取具代表性的報刊作為文本分析對象。由於本文旨在探究西學傳播與傳教的關係，因此文本分析的部分亦會著重於此，從報刊文章爬梳二者之間的互動。此外，本文亦嘗試將報刊文章置於更大的脈絡下檢視，包含該報的出版機構、贊助者、主編的背景等等，探究為何該報刊的西學傳播呈現如此樣貌，以及在此脈絡下，此報刊在傳教的意義上，是否能開展出不同的詮釋。

為了方便讀者了解所分析的報刊，每份本文分析的報刊均附有一張內容性質統計圖表，統一置於附錄部分。一八一五年至鴉片戰爭前、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中期兩個時期的報刊，由於西學傳播的內容尚未完全取代所有傳教類的文章，因此圖表中將報刊內容分為三類：一是專論信仰類，指的是主題為傳教的文章；二是附論信仰

¹¹ 由於此份報刊是在一八九〇年五月時，於上海召開傳教士大會時提出的，該份目錄提供的訊息（如報刊性質）應非范約翰一人主觀認定，而是多數傳教士的共識。參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評介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收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2年），頁64-70。該目錄原件可參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20-724.



類，指的是主題為其他內容，但文章中附帶提及信仰者；¹²未論信仰類，指的是完全沒有隻字提及信仰者。至於一八六〇年中期至十九世紀末的時期，由於西學傳播與傳教已有分流傾向，因此改為依照西學與信仰中各自的分類製表，詳細內容可參附錄。由附錄中所列出的文章名稱，亦有助於概覽該報所傳播的內容，作為文本細讀方法之補充。

必須說明的是，無論如何，本文絕無百科全書的企圖或功能。限於篇幅，本文僅揀擇了少數報刊進行文本分析，期能讓此研究立定在一手文獻的扎實根基上。此外，為了得以聚焦於本文所關注的議題，報刊分析亦不旨在全面地介紹該報刊的內容，而是以該議題為中心切入探索。

第三節 文獻回顧

來華新教傳教士所編輯、出版的中文宗教報刊，亦即本文所謂基督新教報刊，很早即受到研究者關注。一九二七年，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之出版奠定了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基礎，當中即納入「外報創始時期」一章，點出「我國現代報紙之產生，均出自外人之手」，¹³將新教報刊的研究置於新聞史的框架下論述，與其他外國人所創辦的世俗報刊一起討論，大約共提及十餘種新教報刊。當中以介紹報刊的基本資訊為主，諸如創刊年份、地點、主編、發行週期，以及內容性質概述，比如「所載為宗教、科學、文學與新聞等」。¹⁴往後數十年間，陸續有學者撰寫中國出版史、中國新聞史等專著，新教報刊仍是書中的部分章節，在新聞史的脈絡下得到關注。由於材料的限制，某些發展軌跡較不明確的報刊，亦即出版單位、編纂者、報刊更名等等具有爭議的報刊，往往是學者們著意澄清論辯的重點。至於報刊中複雜的思想層面，在史學框架引導下，則多見宏觀的敘述，諸如言其偏重宗教、抑或偏重科學等評語，而少見大篇幅細緻剖析文本的研究。

¹² 此部分從寬認定，只要有一句話提及上帝、聖經或是教義等等，皆可歸在此類。

¹³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6月），頁56。

¹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61。



二〇一一年趙曉蘭、吳潮所著的《傳教士中文報刊史》出版，為第一本專以傳教士中文報刊為主軸的研究，¹⁵從幾百部傳教士報刊中網羅了數十種進行專門討論，突破了過往新聞史論述的框架，使得書中每部報刊都得到更為細膩的檢視。其中，新教報刊在內容論述上的發展與演變也因此變得更為立體。書中簡要勾勒出了傳教士報刊的分期，包含一八一五年至鴉片戰爭前的初創時期、一八四〇至六〇年代報刊中心北移之時期、一八七〇至十九世紀末的輝煌時期、二十世紀初至四〇年代的式微時期、一九五〇年代的終結時期等，¹⁶並指出傳教士報刊原先是為傳教、後轉為傳播西學、最後又回歸傳教。本文在報刊分期上，便是受到該著作之啟發。同時，該著作所下西學與傳教勢力消長的結論，可說是進一步引發了本文所關注的問題。

宗教與西學的截然二分，原無太多可置疑之處，在西方原先知識體系內早已有神學、科學之辨，新教報刊的研究中沿用此一分類，並不奇特。不過，進一步探究思考，則可發現新教報刊轉為西學傳播，背後有更為複雜的信念與理論支持。若單以傳播西學、抑或傳播宗教作為分類，便難以看出此種轉變背後更為豐富的意涵。比如說，該書在評價傳教士報刊的部分總結道：「1907年《萬國公報》停刊，可以說，這一事件宣告了傳教士中文報刊一個時代的結束。長期以來，傳教士中文報刊主要宣傳西學，或關注時事政治，宣傳宗教已變得很不重要。」¹⁷將西學與宗教截然二分的結果，便是難以察覺到新教報刊在傳播西學的同時，其傳教的意圖其實很大程度影響了其西學傳播的內容與方式，而這正是本文所欲探究的內容。

另外，就本文擬分析的報刊，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作為傳教士及其事業研究的專著，¹⁸詳細鋪敘了新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時，相關傳教士所從事的其他活動，相當立體地呈現了形塑該報樣態的遠近因素。另一新教報刊《遐邇貫珍》則有日人松浦章等所著《遐邇貫珍——附題解、索引》，¹⁹為該報製

¹⁵ 書中傳教士報刊的範圍，亦包含少數天主教報刊，不過大體上仍以新教報刊為主，因此不影響此處討論。

¹⁶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3-8。

¹⁷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396。

¹⁸ 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

¹⁹ 〔日〕松浦章、〔日〕內田慶市、沈國威：《遐邇貫珍——附題解、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



作了相當詳盡的內容索引，並側重闡釋其西學傳播方面的價值，包含時事、文學，以及其所反映出的東亞世界樣貌。至於同時期的《六合叢談》，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則以出版社為專題進行研究，²⁰且特別著重傳教士、出版事業及印刷術之間的關聯，在該報出版機構的部分，由傳教士互動的網絡切入，使得該報內容深受主編影響的經過一目瞭然。雖然如此，上述著作同樣皆未觸及新教報刊如何以西學進行傳教。因此，本文擬於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由一手文獻的分析出發，進一步探討西學傳播與傳教二者的關係。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文將依照前面所提的分期，以一章涵蓋一個時期，依序對新教報刊進行分析與探討。依照新教報刊的發展及演變，十九世紀末以前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一八一五年至鴉片戰爭前，此時期見第二章；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中期，見第三章；一八六〇年中期至十九世紀末，見第四章。各章內容皆著重探討該時期新教報刊中西學傳播與傳教的關係。

第二章涵蓋的是新教報刊發展的初期，新教傳教士來華不久，此時期報刊數量並不多。第一部新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一本文字佈道的初衷，明確點出該報將以宗教內容為主。不過，此種情形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時就有了變化。西學傳播與傳教的關係，究竟是互補、抑或競爭？此種變化對於後來的新教報刊，又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第三章探討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中期，由於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新教報刊在中國首次獲得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此時期新教報刊數量稍微上升，而在內容上則幾乎毫無例外地朝西學傳播發展。即便如此，傳教士仍是帶著使命在編纂報刊的，認為傳播西學知識給中國人，是為了中國人的益處，因此是友愛兄弟的表現。²¹在

²⁰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²¹ 該報序云：「上帝創造斯世，各國咸畀以境土，曾錫詔命：凡世上之人，皆為一家，其原始於一夫一婦所生，四海皆為兄弟……上帝所以詔令各國凡民相待均如同胞，倘遇我有所缺，彼以有餘濟之，彼有所乏，我以其盈酬之，彼此交相通融，彼此亦同受其益也。吾屢念及此，思於每月一次纂輯貫珍一帙，



傳教方面，此種發展的影響為何？而考量教育與啟蒙層面，新教報刊的西學傳播熱潮又該如何評價？

第四章所討論的一八六〇年中期至十九世紀末，是新教報刊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中國對於傳教及各方面限制進一步解除，新教各項事業——包含出版事業——得到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機會。不過，新教報刊數量雖然增長，傳教士對於辦報的不同意見也在此時期浮上檯面。究竟是要以西學為重，還是以傳教為重？抑或可以兩者兼顧？此種紛爭體現在報刊上，又帶來什麼樣的轉變？

第五章則是總結上述各章的考察，為本文做出結論。

本文期以各時期新教報刊的介紹與分析，呈現出西學傳播與傳教在新教報刊中微妙而變動的互動關係。

誠為善舉，其內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於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達之於我邦，俾兩家日臻於洽習，中外均得其裨也。」參見〈序〉，《遐邇貫珍》，1853年8月。



第二章

早期新教報刊之西學傳教論述

第一節 報刊創立背景與特色

（一）海外傳教風潮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歐洲掀起了新教的海外傳教的熱潮。在此之前，海外傳教的活動是以天主教會為主，由當時的海上霸權國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國挹注資源進行。天主教會的傳教足跡遍佈美洲、亞洲，如耶穌會士就於晚明時來到中國，甚至深入朝廷，以其天文、地理、數學等知識被尊為泰西儒士，並藉機傳揚天主教。相形之下，基督新教可以說幾乎沒有任何海外傳教活動。早在十六世紀末，歐洲著名天主教士便曾語帶諷刺地點出，要判斷一個教會是否為真正的教會，其傳教活動是一重要指標。¹這一方面顯示出自宗教改革以來，在天主教與新教之敵對與競爭態度中，傳教活動乃是雙方較勁的主要項目之一；另一方面則可看見，當時新教確實無甚傳教事業，以致天主教士可以如此自信地提出主張。

新教傳教的端倪，最早仍可追溯到十六世紀的時候。不過在這段時期，新教個別而零星的傳教活動並無太多建樹；值得一提的，也許其中曾有傳教士進行過書籍翻譯，期能透過文字傳教的方式帶領異教徒歸主，可算是新教以文字向異教徒傳教最早的案例。²此外，新教傳教活動一直要到十八世紀初，敬虔主義者由歐洲遠赴印度傳教，方可算是慢慢興盛起來。敬虔主義者的傳教熱忱不但於其生前感動了其他基督徒，他們所留下的著作更持續在讀者心中埋下傳教的種子。著名傳教士約翰與查爾斯·衛斯理兄弟（John and Charles Wesley, 1703-1791; 1707-1788）的母親，便深受敬虔主義者回憶錄的影響。同時，在十八世紀興起的大復

¹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188.

² 以一位德國傳教士為首的新教群體，曾試圖以南斯拉夫語言傳佈含有新教教義的書籍，期能藉此使伊斯蘭世界歸主。由此推斷，這些傳教士應當對該批書籍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譯介。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p.190.

興運動，海外傳教的熱忱從運動領導人廣傳至信徒心中，海外傳教遂逐漸成為新教的活動重點。

與此同時，新教傳教的外在條件也逐漸成熟到位。新教國家荷蘭與英國先後於十七世紀成立東印度公司，自此展開海外貿易的拓展與競爭。新教教會將貿易路線的開展視為傳教的大好機會，遂積極嘗試介入其中，比如荷蘭東印度公司便曾在教會的壓力下設置附屬的神學院，專門用以培訓傳教人才。³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曾被新教教會施壓，不過效果並不佳；前者基於商業利益考量，唯恐傳教士的出現會在當地造成騷動，破壞貿易機會，因此對於傳教事業相當冷淡，甚至懷有敵意。⁴不過，總而言之，貿易路線的成熟、海外殖民地的開拓、海上新霸權的興起，皆為新教的海外傳教提供了有利的資源。

（二）差派傳教士入華

1. 海外傳教團體的成立與差派

一七九二年，英國出現了第一個海外傳教團體，而後來首先委派傳教士來華的傳教團體「倫敦會」，則於一七九五年成立。倫敦會決定差遣傳教士來華，與一位牧師莫斯里（William Moseley, 1769-1863）的呼籲頗有關係。莫斯里曾撰寫一本小冊《譯印中文聖經之重要性與可行性研究》（*A Memoir on the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 1800），⁵概述了先前耶穌會士在華的傳教經驗，主張譯印中文聖經不但重要，且頗為可行。

莫斯里的小冊中提及，「要向異教徒傳福音，有兩種方式：一是差派傳教士，另一則是發放聖經。」⁶莫氏回顧了基督宗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為七世紀曾出現後又消散的基督教感到惋惜；到了十六世紀耶穌會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

³ 然而由於制度設計緣故，實際傳教成效似乎不太顯著。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p.190.

⁴ 關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於傳教事業的態度，可以參考 Penelope Carso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Religion, 1698-1858*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2)。

⁵ 莫斯里與其小冊的相關記述，乃是參考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頁8。關於小冊內容，則是參考 Rev. 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London: Simpkin & Marshall, 1842)一書附錄。

⁶ Rev. 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99.

1506-1552) 計畫入華的時候，基督宗教在中國只留下紀念碑而已。⁷隨後，耶穌會士如利瑪竇等雖憑藉著精妙的天文、地理、數學等西學知識，成功於朝廷取得一席之地，使得天主教在中國稍微有些發展，到了十八世紀初，傳教前景卻因禮儀之爭而變得一片黯淡。自康熙禁教後，天主教在中國幾乎是難有發展。莫氏總結天主教的傳教經驗，認為傳教士本身責任頗大，不但使得前面的努力彷彿白費，也讓當今再次差派傳教士顯得困難重重。

不過，莫氏接著興奮寫道：「然而，即便現在還不是差遣傳教士的時候，我們必須承認，發放聖經總是可行的！」⁸他積極呼籲基督徒扛起傳福音的責任，並且「現在」就要付諸行動。先前天主教會差派過傳教士、也在當地印行書籍，卻從來沒有翻譯、遑論發放過完整的中文聖經。莫氏強調道：「基督教要在中國、乃至任何其他國家扎根與開枝散葉，若是沒有一部聖經在這些人民的手中，幾乎是不可能的。」⁹因著莫氏大聲疾呼的推波助瀾，一八〇四年倫敦會決議：「本會認為，翻譯中文聖經是有助於基督教的最重要目標之一，而達成本目標最合適而且有效的方法，是有兩名居住在中國、檳榔嶼或澳門的傳教士。」¹⁰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得知，新教在入華宣教以前，即已對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有著頗為充分的了解，包含其所使用的傳教策略、所論著的書籍等等，甚至在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被派至中國以前，也曾期望循類似利瑪竇的方式傳教，讓朝廷首先接受新教，好使接下來的傳教活動能順利進行。¹¹由此可見，天主教的西學傳教以及上層傳教策略，顯然對新教傳教活動造成頗多影響。再來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倫敦會一開始差派傳教士時，即是以「翻譯中文聖經」為差遣的主要宗旨，文字佈道、尤其經文的流傳，顯然是新教一開始即相當認可的佈道方式。需辨明的是，譯經佈道並非莫斯里一人的創見。十五世紀末時，即有天主教內的教士明確指出福音書和使徒書信等「當譯成各國語言，使

⁷ 莫斯里小冊中雖未言明，但應是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⁸ Rev. 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07.

⁹ Rev. 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07-108.

¹⁰ 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頁9。

¹¹ 蘇精指出：「兩百年來天主教傳教士得以立足於中國宮廷的成功經驗，也帶給馬禮遜和理事們充分的啟示。一八零五年二月，他〔馬禮遜〕……報告自己在研究天主教在華經驗後的看法，要求理事會考慮讓他學習數學、物理和醫學。」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頁18。

得……土耳其人、撒拉遜人也能讀懂」。¹²廣譯聖經書卷是為了讓異教徒也能閱讀並蒙受感召。換句話說，散佈經文本身即可達到一定的佈道效果。由此，至十九世紀初時有莫斯里呼籲在不得已時，以翻譯並發放聖經來替代差遣傳教士，便不足為奇。

中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各地方言亦不同，卻都使用同一種文字，此一特點被新教視為文字佈道的極大優勢。此外，莫氏還樂觀地提及並且預估：

中國人喜歡讀書是出了名的。他們老早就聽說過基督和聖經，正如我們早已聽說過佛陀和孔子及他們的著作……如果現在有一萬本譯成英文的孔子著作……在一天之內就會發完了……揣想聖經在中國也會有如此待遇，難道會是過分的推測嗎？¹³

可見，文字佈道從一開始即承載著新教極大的期望，加以其對於西學傳教優勢之認識，創辦兼具西學知識與宗教內容的報刊進行文字佈道，似乎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雖然以今日之後見之明，已有學者指出晚清的中國人其實識字率低落，文字佈道效果恐怕沒有傳教士一開始所預估的來得有效，不過新教最初的傳教信念與預設，確實是推動了晚清新教報刊的發展與走向。¹⁴

2. 晚明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方式

由於早期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方式受到晚明來華的天主教影響頗深，因此有必要在此對其策略進行一番考察。最先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可說是以「文化調適」著稱，如早期奠立耶穌會在華傳教基礎的利瑪竇，即深信中國傳統文化中，必然有些思想成分可以作為建立中國教會的沃土。換句話說，中國思想與天主教義並非衝突，而是可以調和的；只要對中國典籍做出適當的詮釋，即可看見中國古聖先賢與天主教思想相通之處。懷著此一信念，利瑪竇及其後繼者費盡心思熟

¹² 此一天主教士伊斯拉謨（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曾批評天主教內的腐敗問題等，在部分議題如翻譯聖經上，與天主教會內的意見亦有所不同，而他的論點顯然影響到新教的海外傳教方法。不過他本人倒是從未支持過新教改革。參見 Stephen L. Baldwin,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New York: Eaton & Mains, 1900), p.81.

¹³ Rev. W. W. Moseley,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11.

¹⁴ 陳建明：〈近代來華傳教士關於文字傳教的認識〉，《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6期（2005年11月），頁115-121。

讀、並重新詮釋中國典籍，試圖藉由中國人熟悉的四書五經等向其解釋天主教義，並達成傳教的目的。¹⁵

利瑪竇等人可以說是對於中國典籍進行創造性詮釋、使之與天主教義調和的開拓者，¹⁶不過若是說到文化調適策略的根源，則並非由利瑪竇所創發。利氏求學成長期間，深受當時流行的天主教人文主義思潮影響，提倡較為溫和的傳教手段，不僅是單方面傳遞教義內容給異教徒，亦鼓勵傳教士深入了解、並且回傳異邦的思想文化，促進雙方對彼此的認識，¹⁷可說是所謂文化交流的起源。以西學東漸而言，最早的西學傳播即是由利瑪竇開始。除了以中國典籍傳教外，利氏也藉由天文、數學、地理等博得中國人的尊敬，為自己在士大夫之間、乃至宮廷中爭取到一席之地。西學除了有利社會地位的提升，利氏亦以精準的天文預測、地圖繪製等來顯示天主教優於中國的星象、風水等術數，藉此向中國人傳教。¹⁸而除了學理的介紹，利氏攜來的科學儀器也引來了中國人的好奇與好感，有利於其待在北京繼續進行傳教事業。¹⁹

馬禮遜最初來華之前，原先亦期望以西學打入中國社會，並希冀能如利瑪竇一樣立足朝廷。為此，他不但特地學習了醫學、物理、數學和天文，也效仿耶穌會士攜帶了科學儀器來到中國。然而來華以後，馬禮遜才了解自己所面對的情況與耶穌會士當年全然不同，不但儀器很快束之高閣，特地學習的科學知識也無法照原先所想派上用場。²⁰不過，以西學的精確彰顯上帝的權能勝過傳統術數、並

¹⁵ 參見 Jean-Paul Wiest, "Bringing Christ to the Nations: 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83:4 (October 1997), pp. 654-681.

¹⁶ 利氏等人的詮釋固然頗具創意性及歷史意義，學者指出當中其實有許多對於中國典籍的誤解或是扭曲。文化調適雖是這些耶穌會士得以立足中國的基礎，在當時他們卻也因此點受到反教人士的攻擊，說他們根本就不懂儒家思想。參見 Jean-Paul Wiest, "Bringing Christ to the Nations: 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 pp.645-681.

¹⁷ Jean-Paul Wiest, "Bringing Christ to the Nations: 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 pp. 654-681.

¹⁸ 其中著名的皈依者有原先熱衷星占、風水等術數的錦衣衛官員李應試。利瑪竇以西方科學、神學和李應試辯論許久，李氏最終接受了天主教，並完全放棄先前所喜愛熟悉的傳統術數。參見徐光台：〈利瑪竇、李應試與《兩儀玄覽圖》〉，《漢學研究》第30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133-167。

¹⁹ 學者指出「……萬曆二十八年底，利瑪竇入京進貢大小自鳴鐘與其他禮品後，吸引萬曆帝喜歡自鳴鐘，加上它們需要維護與保養，使他得以留在北京開教，吸引該地中國人皈依天主教」。顯見儀器亦有助於傳教活動的進行。徐光台：〈利瑪竇、李應試與《兩儀玄覽圖》〉，頁133-167。

²⁰ 學者指出「〔倫敦會〕理事會也特別寄望他到中國後，能有機會擔任數學家的工作，在華傳授數學知識……馬禮遜……很快就了解到自己的處境和天主教的模式完全不同。來華已久的天主教傳教士，的確可以經由廣州當局的呈報北上朝廷，但這種模式根本不適用於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教」。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頁21。

藉此向人傳教，以及以西學來啟蒙、吸引中國人，仍是新教傳教士積極採用的方法。此外，以中國典籍內容向中國人傳福音，也是早期新教傳教士常用的手段。不過由於新教初入華時難以公開宣講福音，加以其對於文字佈道的效果有很正面的評估，藉由西學以及中國典籍傳教的活動，遂移至傳教士所創辦的報刊。考察這些報刊的內容，即可清楚看到當時傳教的論述方式。

（三）早期新教報刊的宗旨與內容

早期新教傳教士大都肯定文字佈道的效果，而這也反映在報刊的創刊序言中，言明其將以傳教為主：「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但人最悅彩色雲，書所講道理要如彩色雲一般，方始眾位亦悅讀也。」²¹ 摻入傳教以外的內容，主要是為了吸引讀者注意書中所講道理，亦即「神理」。因此，無論是天文、地理、歷史或其他要聞，皆只是傳教的輔佐與手段，而非目的。這樣的觀點，在早期新教報刊常可見到，直到一八三三年創立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Monthly Investigation*）出現，才算是有了較為明顯的轉向。在第一本新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後，尚有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為繼承辦報的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未竟之志，而創辦的《特選撮要每月記傳》（*A Monthly Record of Important Selections*），其序中自言：「惜哉，作文者一位老先生，仁愛之人，已過世了，故不復得印其書也。此書名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夫如是，弟要成老兄之德業，繼修其功，而作文印書，亦欲利及後世也。」²² 其中地理、歷史等非宗教的知識內容雖較前者為多，不過仍是以傳教內容為主。

而在《東西洋考》之前，除了前述所提及之《察世俗》與《特選撮要》，尚有由傳教士吉德（Samuel Kidd, 1804-1843）所創辦的《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天下新聞》之出版經費並非來自差會，而是由兩名英國商人贊助發行，這也影響了該報的內容走向——不再是以宗教為主，而是以西方歷史、科學

²¹ 〈序〉，《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頁1-3。

²² 〈序〉，《特選撮要每月記傳》，1823年7月。

與新聞等佔了較大篇幅。²³不過由於該報原件已散失，²⁴無法親見其序文及內容，難以判斷該報是否仍以其他西學知識為宗教的伴隨與輔助。可以確定的是，至一八三三年《東西洋考》創立之時，傳教士所辦的報刊出現了以傳播西學為宗旨的明顯案例。

綜上所述，早期新教報刊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奠定基礎，後出的幾種報刊大都還有《察世俗》鮮明的影子，直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才出現較明顯的轉變端倪。此時期新教傳教活動才剛起步，報刊種類不多，時間也相當短暫，卻頗具時代性意義，因此從中選取兩份報刊進行較為細部的文本分析，期能一窺此時期新教報刊的樣貌。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將分別對《察世俗》與《東西洋考》進行討論，並於第四節做出本章結論。

第二節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新教出版的第一本中文報刊，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本現代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於一八一五年創刊，由首先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和隨後前來的米憐共同規劃出版，不過文章撰寫、印刷、出版等則主要由米憐執行。作為馬禮遜與米憐在馬六甲佈道站傳教活動的一環，《察世俗》乃是於馬六甲出版，以華人讀者為對象。²⁵

米憐在馬六甲佈道站的傳教工作項目繁多，除了著述與印刷出版外，尚須預備口頭講道以及辦學，耗費了米憐相當多的心力與時間。不過，與莫斯里一樣，馬禮遜與米憐都對文字佈道的功效大為肯定，原因也不外乎是中國人口眾多、方言各異，卻能讀懂同樣的文字；較之於口頭佈道，文字佈道得以跨域時空限制進行傳播——「只要有合適的傳播者與足夠謹慎的態度，就能將它們（按：指佈道文字）傾入中國。」由此觀之，早期來華傳教士對於文字佈道的觀點，應當受莫

²³ 譚樹林：〈麥都思中文辦報活動考論〉，《澳門理工學報》第2期（2018年），頁57-66。

²⁴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88。

²⁵ 當初之所以於馬六甲建立佈道站，是因為米憐初抵中國，即在居留上遇到極大困難。後來經歷一番周折，並得到差會倫敦會同意後，二人於馬六甲建立佈道站，並由米憐負責佈道站的各樣事工。佈道站雖然建立在中國境外，仍是以中國人為主要傳教對象，因此《察世俗》完全是以中文書寫。除了讓當地華人閱讀之外，該報也由往返中國與南洋貿易的商人等攜回中國傳播。

斯里影響頗大。也因為如此，米憐即使身兼多職，仍勉力維持《察世俗》與其他出版刊物的印行，直到一八二二年左右米憐病逝之時。

同時，米憐承認要改變中國人超過兩千年來的思想習慣絕非易事，但是傳教工作「總得在某個時代，由某些人開始著手進行……因此，即便方法拙劣、人員不盡完備……也比完全不嘗試來得好」。²⁶由此遂展開了《察世俗》的編寫歷程。該報首期序言中即清楚揭露其辦報主旨：

無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當始神創造天地人萬物，此乃根本之道理……但世上論神多說錯了，學者不可不察……既然萬處萬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學者不可只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單問一種人之風俗……所以學者要勤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惡也。²⁷

端正中國人對於神的觀念，顯然是《察世俗》的主要目的。然而要中國人改變想法，談何容易？該報於是首先溫和地勸勉讀者，要對各地的風俗事物保持開放的心胸，考察其得失後再進行是非判斷，而不要一開始就對異國諸事抱持敵意。由此可見，該報應是希望讀者能從接受西方開始，逐漸地接受新教。而這一點就與晚明耶穌會士的立場有極大不同；當年利瑪竇等的傳教策略，乃是站穩儒家思想（即中國的「世俗人道」）絕無錯誤的立場，來傳揚天主教義。因此，即使《察世俗》中某些傳教論述看似與耶穌會士相近，其根本態度已有相當大的差異，此點將於下文詳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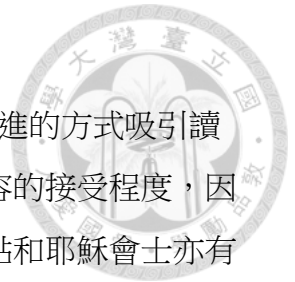
除了勸人不要排斥西方的思想風俗，序中又言：

看書者之中有各種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達、智昏皆有。隨人之能曉，隨教之以道，故《察世俗》書必載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國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隨道之重遂傳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²⁸

²⁶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155.

²⁷ 〈序〉，《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7月。

²⁸ 〈序〉，《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7月。



由此可見，《察世俗》除了期望藉由西學的引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吸引讀者信教，也相當留意讀者的背景可能影響其對於《察世俗》內容的接受程度，因此該報刊載的內容除了有學科區別，亦有深淺難易之分。這一點和耶穌會士亦有不同。當年以文字佈道的耶穌會士著眼的乃是士大夫階層，其傳教文字都有一定深度，尤其是辯論道理的部分，可謂相當複雜。《察世俗》面對的讀者則可能來自各個階層，其論述方式也因此有所調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神理」的傳播仍是該報的宗旨。以下將以此為例，析論其傳教論述。

為闡明新教所敬奉的上帝與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神明有何不同，《察世俗》一再強調這位「真活神」才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未能察明世俗、辨別是非的人，才會去侍奉「假神」、「死神」。²⁹該報在「神理」的欄目中，很早即言明：

真活神乃自有者，自然而然，從永遠到永遠亦然……以其全能，從無物中造成天地人物，而無時不宰制宇宙內之萬物也……或問：「何為用真活二字以指著神？」答曰：「因世上多有假神、死神，如菩薩偶像之類，這都是不實、不動、不生的物件。惟造萬物者，至實無假，常活無死，所以稱呼真活神也。」³⁰

真活神乃是造物主，假神、死神無法與之相比。晚明耶穌會士亦曾大力排斥佛老，不過其論述方式是站穩儒家立場進行批判。³¹而《察世俗》此文對於儒家思想隻字未提（不僅此文，神理類文章大都如是），顯然不以借用儒家思想作為批判「假神」的唯一途徑。換句話說，該報相信直接闡明教義的有效性。而其背後原因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一，《察世俗》所面向的讀者並非以士大夫為主，因此不必言必稱儒家來贏得其認同；二，《察世俗》發行地在馬六甲，而非中國境內，並無因論述不合主流價值即遭驅逐、查禁的可能性；三，新教傳教士

²⁹ 〈神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頁6-7。

³⁰ 〈神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頁6-7。

³¹ 參見古偉瀛：〈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對中國經典的詮釋及其演變〉，《台大歷史學報》第25期（2000年6月），頁85-117。

既相信直接散佈聖經亦是有效的佈道方式，那麼直接闡明教義內容應也可收穫一定效果。

當然，這並不表示《察世俗》中只有直接闡明教義的論述；由前面所引的序言即可說明此點。在此篇神理文章後，也許是為了表明真活神創造與宰制萬物的權能，下一篇文章即是一則關於月食的簡短預告，詳細說明月食將於何日何時發生。³²這樣使用天文知識傳教的方式，倒是與晚明耶穌會士一致。而月食預告的下一篇文章則是一段歷史故事，描述古埃及法老如何從認為「天地萬物皆是偶然自來的」、到相信神造萬物。³³晚明耶穌會士亦曾以類似的論述說明神造萬物，³⁴同時也曾使用人物故事作為傳教方式，比如天主教聖人的故事。³⁵不過由於一般歷史故事與聖人行傳在論述方式上差異較大，難以推定《察世俗》於此亦是受到耶穌會士之影響。

除了以天文、西方歷史等西學引入福音，《察世俗》亦直接引用聖經內容來闡發道理。如該報第一篇刊載的文章〈忤逆子悔改孝順〉，即結合聖經誡命與中國傳統的孝道，勸人孝順父母、順從真活神的命令：

原造天地萬物是真活神。其乃萬人之主，所以凡在地面上之人皆當遵從真活神之誡也。其誡十條，都錄在經上。第五誡令人云：「尊敬爾父及爾母也。」

不只是天地萬物的運行，人倫亦是真活神宰制宇宙下所設立的規範；中國人所重視的孝道亦包含在上帝的誡命之中。該文由此遂展開一篇講論孝道的故事，並得出以下結論：「若你不孝順父母，將來你的兒子長大，就照樣不孝順你也。」這樣的結論看起來頗為淺近，沒有什麼特殊性，不過文中將中國人所熟知的道理納入新教的信仰體系內，可以說是賦予了孝順更加深層的意涵：盡孝不僅

³² 〈神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頁8。

³³ 〈神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頁8-9。

³⁴ 《察世俗》中埃及法老相信神造萬物，是因為聽了房屋不能自建的說法後，領悟萬物亦不能自造。利瑪竇在闡釋天主教義的書籍《天主實義》中即已寫道：「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恆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為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參見利瑪竇：《天主實義·上卷》（慈母堂藏板，1868年重刊），頁3下。

³⁵ 如天主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6-1640）所編譯的《天主聖教聖人行實》。參見李爽學、林熙強主編：《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卷二》（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4年12月）。

是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更是順從上帝的表現之一。此一論述方式與晚明耶穌會士如出一轍，可見新教傳教士學習、效仿耶穌會士傳教論述的明顯痕跡。³⁶

總地來看，作為早期新教報刊代表，《察世俗》的傳教論述具有兩個主要的特徵：一，延續晚明耶穌會傳教士文化調適的策略，援引儒家思想中的內容進行傳教。不過，《察世俗》並未著意於建立一套完整的、以儒學思想進行傳教的論述，僅是取用一些概念做淺白的道理闡發。背後原因，乃是由於該報所面向的讀者並非以士大夫為主，過多的道理論辯似無必要。二，引入天文、地理、歷史等西方學科進行傳教。關於天文、地理等西學引用，《察世俗》的論述同樣與晚明耶穌會士相近，同時也因其作為啟蒙一般讀者的文章，其內容亦更為淺近。而在引入西方歷史傳教的方面，晚明耶穌會士亦已有先例，即使在論述型態上不盡相同。

第三節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於一八三三年在廣州創立，是近代中國史上第一份於中國本土創辦的報刊。創辦人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是普魯士的傳教士，據說他擅於和中國人維持良好關係，遂得以在中國閉關鎖國的情況下三次進行沿海探察，最終得以於廣州發行報刊。³⁷經過許多與中國人第一手交流的經驗，郭實獵顯然相當了解中國人的困境與需要。關於《東西洋考》的創刊宗旨，他便向西方讀者坦言：

中國人……認為所有其他種族都是「蠻人」。這種妄自尊大的觀念對外國居民在廣州的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往來產生嚴重的影響。這份月刊……其出版目的在於抵制這種高等的、獨特的觀念，讓中國人了解我們

³⁶ 由於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十分重孝，自晚明天主教傳入中國以來，即可見傳教士以中國傳統中的孝道來闡釋基督宗教的教義，強調二者可以相合。此種觀點直到二十世紀初方有明顯轉變。據學者考察，「隨著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革、對西方學說的接受與對傳統儒家倫理的批判，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多強調基督教與儒學的差異。基督教是主導西方走向文明和強盛的精神力量，儒學則是支持中國帝制的意識形態」。參見呂妙芬：〈耶穌是孝子嗎？明末到民初漢語基督宗教文獻中論孝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9期（2018年3月），頁1-46。

³⁷ 蘇世軍譯、白瑞華著：《中國近代報刊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12月），頁38。

的科學和原理。雜誌將不論及政治，也無意通過刺耳的語言論述任何學科致使他們惱怒……編者意在用展示事實的方法說服中國人相信他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³⁸



由此可見，該報期望以陳述事實的溫和手段，軟化中國人高傲的心，進而改變其排斥西學的態度。不過，由貫串該報的基督信仰宣傳來看，郭實獵於此未言明的，也許是改變中國人排斥西學態度的動機。除了引文中提及之改善「外國居民在廣州的利益」等，促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的接納應當更是主要動機之一，何況這是郭氏作為傳教士來華的使命。若非如此，《東西洋考》大可不必費心收入闡明基督信仰的文章，且一以貫之地傳達同樣的信念。況且，此類文章往往強調信基督得永世福、而非僅是今世福，甚至不斷地提醒讀者今世福都將轉眼成空；換句話說，基督信仰並非富強的手段，而是生命最終的目的與意義。因此，若非帶有強烈的傳教動機，該報不會做如此的編纂。

然而，不可否認地，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相比，其與傳教相關的內容比重確實低得許多。綜觀《東西洋考》各期，地理、歷史、新聞、天文等欄位佔了大部分版面，商業相關內容也在後期成為該報的重點與特色。不過，在這些「展示事實」的西學介紹中，編者亦常將基督信仰雜揉於敘述中，或者另闢欄位專論信仰相關的內容。在這當中，除了仍可見自晚明耶穌會士即有的傳教論述，亦可看到西學傳教論述更加具體成形。以下將分別呈現這兩種論述的樣貌。

（一）賞善罰惡的上帝與靈魂不滅

在《東西洋考》中設有一欄位，初期題為「煞語」，³⁹後或以「論」、「結尾語」為名，專門談得福致禍之事——不僅是眼前轉瞬成空的禍福，更是將來永恆的結局。此文常設在該報最後，與前面佔了頗多篇幅的新聞相映成趣，頗能激發讀者反思，是《察世俗》中所沒有的。同樣講論教義，《察世俗》中幾乎未細論永恆之事，而是以真神創造萬物與當信耶穌為其論述重點，並著重聖經中歷史記載的介紹。背後原因，也許是由於《東西洋考》中涵蓋相對大量的時事性內容，

³⁸Charles Gützlaff, "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2 (August 1833), p.187.

³⁹通常置於《東西洋考》最末，應是取「煞」字的結束之意。

因此編者認為有必要強調今生的短暫與將來的永恆，用以平衡報刊中的西學傳播傾向。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末日審判與永恆的結局是一個陌生的概念。首先，永恆何以成立？《東西洋考》於此便引述了靈魂不滅的觀念：

靈魂若消，該人莫非以禽獸草木像似乎？齊朝武帝年間，范縝云：「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是愚人之伶俐話……身有魂則活，無魂則亡，分明是靈魂不靠身躬，惟身躬靠靈魂。至於刀雖無利，亦可存……惟靈魂永永遠遠不死不壞也。⁴⁰

晚明天主教傳入時，耶穌會士即已面臨如何向中國人解釋「靈魂不滅」的問題。當時他們面對深受宋明理學影響的晚明士人，或有如利瑪竇力主恢復古儒（先秦儒學）、並駁斥新儒（宋明理學），或有如利瑪竇之後的艾儒略嘗試與宋明理學對話。⁴¹不過此處《東西洋考》中的論述相對來說已簡化許多。該文駁斥范縝的神滅論，闡明人就算形體消亡，靈魂亦將永存，而這正是人與禽獸相異之處。於此又暗暗扣合儒家的人禽之辨，而這也是晚明耶穌會士曾與士大夫詳細辯論過的議題，不過此處亦是點到為止，並未做太多申論。

除此之外，《東西洋考》亦指出「氣」與「靈魂」的關聯：

其身與財俱廢，其靈魂永遠不亡。故此孟子曰：「善養浩然之氣。」醫家治病，亦先保元氣。元氣者也，即是生魂。陽氣精神，「氣」皆指其學魂之性。⁴²

⁴⁰ 〈煞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9月，頁38-39。

⁴¹ 晚明天主教傳入時，耶穌會士即已面臨如何向中國人解釋「靈魂不滅」的問題。當時耶穌會士主要採取上層傳教的策略，面對深受宋明理學影響的晚明士人，或有如利瑪竇力主恢復古儒（先秦儒學）、並駁斥新儒（宋明理學），或有如利瑪竇之後的艾儒略嘗試與宋明理學對話。對此已有學者討論，故不贅述，如林月惠：〈靈魂（anima）與靈性：艾儒略《性學辨述》與宋明理學的相遇〉，《哲學與文化》第47卷第12期（2020年12月），頁57-73。

總之，《東西洋考》所提出的論點並不新穎，卻頗具時代意義；顯然，靈魂不滅等概念雖已於晚明傳至中國，卻未於中國生根，因而使得類似的論述仍有其傳播意義。

⁴² 〈論〉，《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9月，頁33。

此處並未言明靈魂是否完全等同於儒家、醫者所言之「氣」，不過是藉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內容來闡明靈魂不滅的道理。在晚明耶穌會士的靈魂論中，靈魂與理氣等的關聯是相當複雜的問題，而《東西洋考》於此僅是略論而已。由此可見，該報在引用儒家思想進行傳教的論述方法上，和《察世俗》頗為相近，只要能帶出教義內涵即可，不會在義理上進行太多探討。其背後原因，則可能亦是考量讀者並非皆為士大夫，不必建立一套完整的道理闡釋系統，即可達成傳教目的。

《東西洋考》強調靈魂不滅，是為了指出靈魂必有最終的歸宿，而其所承是禍是福，將由公義的上帝進行裁決：

或問：「人由何來？」人由人生，惟生命之源本必非人力也，乃是仰天賴焉。星辰繫焉，萬物生焉，造之者亦生爾矣。我進世而上帝眷顧以性、以命、以氣、以魂賜我，皆蒙上帝之恩德……上帝已定旨，靈魂必離身……我皆必領身行之報，天堂善之寓，地獄惡之宅，上帝公義分一均賞罰。倘獲上帝之恩，我福咸臻。⁴³

此處直陳人死後靈魂猶存，且必有一永恆的歸屬，若非天堂，即為地獄。而天堂與地獄之別乃是取決於今生所行之事。晚明耶穌會士對此亦已有頗多闡發，《東西洋考》於此僅是概述而已。⁴⁴《東西洋考》以重點提示的方式進行傳教，一方面如前所提，也許是與《察世俗》有同樣的讀者程度顧慮，另一方面則可看見，《東西洋考》的傳教論述依賴的主要是由前後文章所形構的、更大的文本脈絡。換句話說，若將傳教文章抽出單獨來看，大概會覺得論點與晚明耶穌會士曾用過的多有重複，無甚可觀；但與前後篇文章一併觀之，即可看見該報藉由編排次序彰顯傳教論述意義的軌跡。下一小節將介紹另一個情形類似的例子。

（二）上帝與財寶

⁴³ 〈論〉，《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5年6月，頁181。

⁴⁴ 再以利瑪竇《天主實義》為例，當中即已對天堂、地獄為何析論甚詳，並辨明其與佛教輪迴觀的差異，且力證儒家經典中即已蘊含天主教中啟示的天堂與地獄。相形之下，《東西洋考》的天堂論等可謂相當寬泛，並不細緻。參見利瑪竇：《天主實義·下卷》（慈母堂藏板，1868年重刊）。

綜觀《東西洋考》目錄，一開始是以傳播西方歷史、地理、天文等知識為主，不過從一八三四年起，亦囊括了貨物市價、乃至西方貿易理論介紹等商業訊息。此類信息通常是平鋪直敘地闡述學理，或是直白地以表格呈現物價，與傳教可說是毫無關係。然而，為了避免中國讀者的思緒被財利牽引而迷失正道，與商業訊息一併開始出現在《東西洋考》中的，是對於金錢做出省思的文章，通常出現在「論」的欄目，且不時出現在商業訊息的前後，可見編者乃有意為之。這類文章除了直指貪財之惡，更對此理有更多的闡發：

人之行藏不同，各有其意見。惟人不圖利而好義者，鮮矣……然救世主教曰：「勿為己用積財帛在地……乃積財帛於天，無蠹蝕銹壞、無盜鑿賊搶。蓋財帛所在，心亦在焉……但先求神國及行公義，便此諸物，將加諸神……」設獲利甚多，而不獲天堂之財，曷有用乎？若獲天下而失靈魂，何益哉……汝為富而賙恤，則取上帝悅旨，而上主愈降福也。不然，財帛費散焉。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焉。思之、思之。⁴⁵

此處引聖經中耶穌所說的話，闡述人不當掛念積攢地上的財物，而當以積攢天上的財帛為念。為何要積攢天上的財帛？這又牽涉到將來靈魂永恆的歸宿；地上的財富再多，若無天上的財寶，也無益於享受永遠的福樂。因此，人應當「為富而賙恤」，以憐憫的心將錢財用在窮人等身上。這樣，就是「積財帛於天」了。這樣的勸誡放在商業類文章前後，格外具有針對性的意義。由此亦可證明《東西洋考》雖未如《察世俗》明言「最大是神理」，在其傳教論述中仍表現出此一趨向。

而《東西洋考》編著者深知人之所以貪財，往往是因為沉溺在今生的事而無法自拔，不曉得有永恆。因此，即便是在報中的輿論金銀錢財無關的文章中，也偶會出現彷彿意有所指的一筆：

⁴⁵ 〈銀錢〉，《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8年7月，頁395-396。

俄國京都之金光燦爛之廷，失火延燒，烈火初張，照雲海，焰光燭天。暫時只留傾頹之宅，瓦礫之地也。真可謂繁華世界，轉眼成空矣。⁴⁶



雖然只是一則關於火災的簡短報導，仍於末尾提到眼前事物再怎麼繁華燦爛，終將成為過眼雲煙。由於《東西洋考》一再強調短暫與永恆的對比，此處的感嘆也許不只是一種套語式的結尾，而是與其中心思想的相應和的隱微抒發。若將之納入廣義的傳教論述範圍中，這種雜糅於其他欄位中的一兩句結語或評論，也許是在完整傳教文章之外最常見的型態。

值得注意的是，《東西洋考》很小心地平衡獲天上之財與在地上勤懇努力之間的關係；該報並未否定勤懇積攢地上財物的價值，反而是以之為中國人的美德。在報導南洋與非洲的新聞中，《東西洋考》比較了南洋、非洲與中國的風俗與生活習慣，並得出前二者疏懶、而後者勤懇的結論。⁴⁷比如此篇關於「呀瓦」（今爪哇）的報導：

呀瓦州為地隆盛，田肥土茂，產物阜如山積。福建人知之，連二百年有餘駕船投呀地，或經營買賣，或開墾務農。倘利稍有獲，返棹回國，盡孝子之心……荷蘭人為地主，且知漢客自遠來，悅然容之任意營生謀食。既納餉賦稅，漢人比本土人勤服勞太過，莫不裨益於國家，故不止接遠客，乃招之搬移……⁴⁸

文中肯定漢人勤勞積攢的特性，褒揚其盡孝之心，顯然不認為這是違背基督信仰的事。在其他文章中，《東西洋考》甚至直接指出基督信仰可以致使懶惰人學會勤勞：

⁴⁶ 〈雜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8年8月，頁410。

⁴⁷ 在新聞欄目中，正如《東西洋考》所自言：「夫天下萬國，自然該當視同一家。而世上之人，亦該愛同兄弟。然則遠方之事務，無不願聞以廣見識也。緣此探聞各國之事……刊送諸位達聞者通知之。」該報主張中國人應當愛異國之人如兄弟，並懷此心探知異國所發生之事。因著此種四海皆當如兄弟的意識，《東西洋考》的新聞常在報導中置入其報導對象與中國人的互動或對比，以拉近中國讀者與遠方之人的距離，使得讀者不至在閱讀時覺得事不關己。

⁴⁸ 〈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8年8月，頁409。

亞非利駕⁴⁹南有一種人類，稱謂合丁突人……常時怠慢，只好遊玩逸樂度日，不知農務，而喂畜為生。不足糊口，將皮帶緊縛肚，束手待命……然耶穌之徒憫之……晝夜宣教不絕，上帝照應，恩賜聖神，滌慮洗心，悔改前非，盡行遷徙矣。昔為懶惰，今漸勤勞，築屋、耕田、及做百工……⁵⁰

這裡提到合丁突人喜好逸樂，不喜勤奮做工，然而歸信基督後卻有了極大轉變。與前面所引申誡不要積攢地上財物的文章合而觀之，便可看出《東西洋考》在呈現合於基督信仰的金錢觀時，是相當有層次的：勤懇是上帝所喜悅的美德，該報中所載錄的商業訊息與西方貿易理論的介紹，無非是為了使勤懇的中國人如得著實用的工具一般，將其美德盡情發揮。然而，勤懇若伴隨貪財與吝嗇，則再多的積攢也將成為一場空，因為再多的錢財也無法使得靈魂得救。由此可以看出《東西洋考》在經營其傳教論述時，相當借重整份報刊的文本脈絡，使得讀者能在諸多「展示事實」的文章中，由貼近生活的資訊裡去把握其所欲傳遞的教義內涵。

第四節 小結

由以上的考察可以發現，早期新教報刊一開始即是以介紹西學的方式進行傳教，如《察世俗》、《東西洋考》皆溫和勸勉中國讀者不要抗拒或敵對的心面對中國以外的風俗，並由此進一步來傳教。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社會長久以來的排外心理與自視甚高的態度，一方面卻也顯示了中國社會風氣已有變遷的端倪——要求中國人欣賞、學習異於己身傳統的事物，在晚明耶穌會士時幾乎是不可想的。除了少數天文、物理、數學等學科教中國人不得不折服於其精確性，中國人並不輕易向異國事物敞開心胸。這也是為何利瑪竇等會士一律皆採用文化調適的傳教方法。也就是說，除了尊崇儒學、言必引儒家經典之外，當時的會士並未發現任何更為有效的傳教方法。

⁴⁹ 即今非洲。

⁵⁰ 〈合丁突人略說〉，《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8年3月，頁345。

然而，到了晚清新教傳教士入華時，由其所創辦的報刊可以發現，他們雖仍不時以儒家為尊，言必稱儒家已非傳教論述的必然成分。如前所述，這一來可能是由於晚清新教報刊所面向的讀者與晚明耶穌會士不同，後者主要是士大夫，而前者則否。另一方面，則如馬禮遜與米憐決議暫時將傳教站設立於中國境外時，深信中國國門有朝一日將會打開。其判斷的根據，除了對於上帝的信心外，應當也有對於中外形勢的整體評估。可以說，這些新教傳教士已意識到他們正站在某個時代轉換的交界點，因此即便他們尚不清楚未來中國將如何發展，也已察覺到西學傳遞與傳教的方式可以、也必須有所轉變。

以《察世俗》為代表的報刊中，此種轉變已可略見端倪。儘管其傳教類、地理類、天文類、歷史類等欄目的文章論述大部分與晚明耶穌會士相近，並且可說是其簡化版，卻已可看出新教報刊的傳教論述已不再囿限於文化調適的方法。總而言之，由《察世俗》的傳教論述可以發現，以西學傳教的方式雖自晚明耶穌會士時已有，此時的論述方式已不再限於能置入儒家思想框架的內容，引入的學科也因此開始有拓展的跡象。

除了引入學科的類別限制顯有鬆脫，新教報刊的傳教論述也逐漸更為依賴整體西學介紹的論述脈絡。以《東西洋考》來說，單獨觀覽傳教類別的文章，便難以察覺此類論述與《察世俗》有何不同，而《察世俗》的傳教論述又大抵與晚明耶穌會士相類，因此容易驟下其僅是陳陳相因的結論。然而，若仔細觀察《東西洋考》的編排與文章佈置，即可看見其傳教論述已出現新的局面——傳教文章的意涵，不僅在於文章本身的內容，更有待學者將之置於整個報刊的脈絡中進行考察。如前面所舉的例子，論聖經金錢觀的文章放在商業訊息的前後，顯然不是偶然的事。這一方面顯示出報刊作為不同類別文章匯聚之處的特性，另一方面更顯示出新教傳教士如何運用報刊的此一特點，在看似以傳播西學為主的報刊中，毫不懈怠地執行傳教的本業。

總地來說，以「展示事實」的方式企圖打開中國人的視野，進而讓其接受西學、乃至新教，乃是此時期報刊發展出的新局面。關於此一策略如何為後繼的編報者所使用，以及其對於傳教與西學的界定又發生了什麼變化，則有待接下來兩章的考察。

第三章

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前之西學傳教論述

第一節 報刊創立背景與特色



（一）鴉片戰爭與傳教事業

自十八世紀末起，英國為拓展海外市場，開始與中國建立密切的貿易關係，而一八四〇年因為長期貿易與外交衝突而爆發的鴉片戰爭，¹不但是中英關係的轉捩點，亦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大變局的開端。《南京條約》的簽訂，使得中國難以再用天朝身份自居：割讓香港、巨額賠款、五口通商、協定關稅、廢除公行等等，不僅實現了英國爭取已久的自由貿易，也更進一步使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鴉片戰爭前，身處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對於英國的鴉片貿易大都感到相當不以為然，更未採取積極主戰立場，不過卻也深深期盼中國國門能儘早打開，使得受阻已久的傳教工作得以有發展的機會。

至此，與新教其他海外傳教工場相比，在華傳教士的傳教成效可說是十分低落；傳教士認為中國政府的鎖國政策正是主因之一。²《南京條約》簽訂後，傳教士們確實迎來了嶄新的機會——貿易的開放，正意味著外國人活動範圍的擴張，《南京條約》中雖未提及傳教之事，但中國顯然已有所退讓。由此開始，隨著中西簽訂的條約增多，傳教士的活動逐漸由五口進入內地，³文字佈道工作亦得史無前例的發展機會。

鴉片戰爭後，原為中國唯一對外貿易出口的廣州，逐漸失去往日的貿易中心地位，而原為英人斥為荒蕪之地、不可能有什麼貿易活動的香港，卻漸漸崛起。即便隨著持續進行的鴉片貿易，香港也衍生出許多讓英國政府頭痛的犯罪問題，⁴

¹ 中英衝突自十八世紀末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為改善貿易條件來華，卻因觀禮問題無功而返，即可初見端倪。由於中英貿易關係密切，英國不可能迴避中國政府的貿易限制及其天朝態度等等問題，雙方齟齬遂日漸擴大。一八三〇年代發生的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取消、律勞卑事件、鴉片貿易等等，使得中英關係發生顯著變化，針對中英貿易問題，英國國內主戰聲浪日高，而最終虎門銷煙一事使得英國鴉片貿易商蒙受巨大損失，英國國會經過一番激烈辯論和出戰與否票數相近的表決，最終決定開戰。參見游博清、黃一農：〈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2010年9月），頁1-40。

² 參見 Peter W. Fay, "The Protestant Mission and the Opium wa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0:2 (May, 1971), pp. 145-161.

³ 鄭師渠：〈論兩次鴉片戰爭間基督教的傳播〉，《中州學刊》第1期（1989年），頁116-120。

⁴ Frank Welsh,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3), p. 1.

傳教士的活動亦同時於此建立根基：原先以南洋馬六甲等地作為佈道基地的傳教士，決定將基地移往香港，先前為傳教所辦的學校、印刷所等陸續遷港，使得香港成為了當時的傳教中心。⁵鴉片戰爭後第一本新教報刊《遐邇貫珍》，即是於一八五三年在香港創立。此外，傳教士所辦之出版社亦於五口現蹤，如上海墨海書館（一八四四年）、寧波華花聖經書房（一八四四年）、上海清心書館（一八六一年）等等，足見新教文字出版興盛的情況。⁶此時期的新教文字佈道延續早期西學與福音並進的方式，一方面反映在出版社所出的書籍類別，⁷一方面反映在報刊的文章內容中。

由此一直到一八六〇年代中期左右，新教報刊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下將針對此時期的新教報刊，進行較為詳細的介紹。

（二）一八四〇至六〇年代中期新教報刊特色

一八四〇至六〇年代中期的新教報刊數量將近十種，較鴉片戰爭前成長了快要一倍，不過尚未到新教報刊最鼎盛的時候。延續先前《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辦報方針轉向，此時期的報刊不再以傳教作為主要任務，而形成傳播西學為主、傳教為次的現象，與新教報刊初創的理念已大不相同。觀覽此時期報刊，可發現傳教文章比例大幅降低，甚至較《東西洋考》還要少上許多；有時根本找不到一篇專論信仰的文章，只能在傳播西學的文章中看到一點附帶的傳教論述。由此可見，傳教士以報刊進行文字佈道的企圖已然降低許多。那麼，適切的疑問便是一一新教報刊本身是如何回應或解釋此一變化？

⁵ 如最早的中譯本《聖經》修訂、印刷等，即是在香港進行。參見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 93-96。

⁶ 陳建明：《激揚文字、廣傳福音——近代基督教在華文字事工》（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年），頁 36-38。

⁷ 據學者統計，一八一〇年至一八六七年的新教傳教士譯著共有七百九十五種，其中佔了最高比例的仍是宗教類書籍，約八成左右，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合起來約一成多。雖然西學譯著比例相對較低，除了報刊以外，這些書籍仍是當時中國人獲得西學知識的主要來源。參見錢存訓著、戴文伯譯：〈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文獻》1986 年第 2 期，頁 176-204。

觀覽此時期報刊的內容，以聖經「親愛兄弟」⁸之教導結合儒家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⁹，是很常見的西學傳播理論基礎。換句話說，新教報刊的核心已由勸人相信福音，轉為聖經彼此相愛之教導的擴大應用。從另一方面來看，其以兄弟相稱的言下之意，應也在勸勉中國人將外國人視為兄弟，不再仇外排外，最終得以產生互惠共榮的互動。而在傳教士眼中，傳播西學或許是實踐聖經教導的方式之一，不過單就其文章觀之，所存的傳教論述確實已所剩無幾，不熟悉新教的讀者，恐怕難由其內容一窺新教教導的樣貌。

新教報刊的轉向，與新教傳教士所持的聖經觀也許亦不無關係。第二章曾經提及新教傳教士相信單單是印發聖經，即可達到一定的傳教效果，而這也正是原先促使其創辦報刊進行文字佈道的動力；他們相信真理與講解真理的文字，可在缺乏傳教士教導的環境發揮同等的佈道作用。然而矛盾的是，這樣的信念似乎也成為其不繼續以傳教作為報刊主軸的理由。試觀以下闡述新教與天主教之不同的段落：

天主教雖奉天主、信耶穌，然其教規多由行教者之私意，不盡尊耶穌所傳聖經，又不肯以全部聖經示人，故其教不能無礙。非聖經真道之為礙，乃行教者私意之為礙也。今耶穌教門，已將全部聖經譯成漢文，又有好善者出資印訂，分送勸人。此經出古猶太國，乃造化主宰、獨一真神默示己意於聖哲先知之人……勸東方諸君子，可將西人分送舊新兩約全書共六十六卷，平心體究是否真偽……¹⁰

文中點出新教與天主教一項重要的差異，即在於天主教不按著全本聖經進行教導，也不將全本聖經拿出讓人閱讀，反而以自己教內的傳統壟斷了人們對於真理的認識。而新教將全本聖經譯出，如今又出資印發，終於使人能由觀覽聖經全

⁸ 如一八五四年創刊的《中外新報》封面即刻著「拜真神、尊帝王、畏官長、親愛兄弟，聖經之要旨也，故是報以此數者為宗旨」。詳觀該報文章，可以發現新聞佔了最多篇幅，而傳教士刊登新聞，往往以四海一家、當關心遠人之事等作為理據，顯然「親愛兄弟」才是該報據以傳播西學的基礎，亦可說是主要的辦報宗旨。

⁹ 一八五三年，鴉片戰爭後第一本新教報刊《遐邇貫珍》創立，創刊序中即結合聖經教導與儒家名言提及「凡世上之人，皆為一家，其原始於一夫一婦所生，四海皆為兄弟」，並以此作為該報向中國人傳播西學知識的理論基礎，指出這是彼此相愛、互通有無的作為。詳見本章第二節。

¹⁰ 〈勸讀耶穌聖經說〉，《中外新報》第四號。

書而明瞭真理。¹¹文中呼籲中國人自行閱讀聖經，平心究其真偽來決定相信與否，正可呼應當初莫斯里等人對於分送聖經與文字佈道的理念。不過，當初莫斯里的提議，乃是將分送聖經視為無法差派傳教士時的第二選項，而如今新教報刊的呼籲，則似乎是以分送聖經為佈道的不二法門——即使傳教士就身處中國。按照莫斯里等的構想，既然有傳教士，聖經發放應成為佈道的第二選項，口頭抑或文字佈道等只有傳教士在當地能進行的活動，才是傳教士的首要任務。不過，此時的新教報刊已調整為以西學傳播為重，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特殊的現象。觀覽此時期另一新教報刊的引文，似也有相同的傾向：

泰西歷代相傳之聖經，曰新舊約書，自開闢宇宙，以迄聖子降生，上下數千年間，治亂廢興之事，靡不悉舉，讀之深信不疑。瀏覽古今，援考史冊，知聖經所言，若合符節，今於是書中亦當詳細論之……¹²

文中提及有識之士閱讀聖經，即可知其所載千真萬確，而該報亦將撰文闡發聖經內容。然而實際考察該報各期文章，專論信仰的比例仍然極低。¹³文中雖未言明，不過此一現象似乎暗示著編纂報刊的傳教士已悄然卸下報刊的佈道任務，而將此重任託付於聖經本身，認為真理不證自明，中國人直接閱讀聖經，便可得出聖經即真理的結論。

傳教論述的比例既已大幅降低，此時期新教報刊傳播西學的文章數量便增加許多，內容也更加多樣。許多報刊一期中難得見到一篇專論信仰的文章，而其西學傳播文章則包羅天文、地理、歷史、化學、物理、機械、政治、法律、貿易、醫學、生物等等，不一而足。而新聞基本上是各報刊每期必備的欄位，並且在許多報刊中都有期數愈後、新聞版面愈多的現象；這可能與讀者的需求有關，畢竟

¹¹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並非所有此時期的新教報刊都致力於區辨自身與天主教的不同。亦有新教報刊收錄記載天主教人物等的文章，作為嘉言懿行的典範刊載。比如〈聖巴拿寺〉一文中，即記載天主教聖人聖巴拿的善行。不過除此之外，該文並未細論任何教義。可以說，教義論述越少，就越不會有天主教與新教之辨。詳參〈聖巴拿寺〉，《遐邇貫珍》1853年9月。

¹² 〈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一期，1857年1月。

¹³ 詳細數據可參附錄中《六合叢談》內容統計部分。

需求會反映在報刊訂閱情形上，編報者或許會因此調整報刊內容。¹⁴此外，此時期報刊開創了新教報刊登載廣告的先例，其廣告內容亦不時與推廣西學的宗旨遙相呼應，比如特別宣傳傳教士開辦的書院具有西學教習等等，¹⁵凡此種種，皆確立了西學於新教報刊中的必然位置。

總地來說，此時期新教報刊的傳教論述更趨零碎化，專論信仰的文章已不多見，大多是在傳播西學的文章中附帶提及。也因為篇幅小與顧及上下文的關係，傳教論述的發展相當有限，新教報刊幾乎可以說不再擔負佈道的責任。對此，傳教士的反應主要可分為兩種：一是將聖經中彼此相愛的概念擴大應用，把傳播西學視為嘉惠與幫助中國人的舉動，本身即是聖經教導的實踐，言下之意似是說明傳播西學亦有助於傳播信仰，即使報刊中對新教教義等鮮少直接觸及；另一則是宣導直接閱讀聖經所能帶來的啟迪效果，鼓勵中國讀者將全本聖經好好研讀，必能明瞭這就是真理，由此讓報刊淡出佈道的範疇。無論如何，此時期新教報刊已不再以傳教為主要任務，其傳教論述因此與早期新教報刊有著極大的差異。

要明瞭此一差異，莫過於直接觀覽報刊本身。鴉片戰爭後第一本新教報刊，是創立於香港的《遐邇貫珍》，此報刊在時代上具有代表性意義，亦是此時期報刊的典型案列，探究其內容，將有助於了解新教報刊至此所產生的變化。同樣有規模地肩負西學傳播任務的，¹⁶尚有《六合叢談》，下文亦將予以詳細探討。

第二節 《遐邇貫珍》

（一）編纂背景及理念

一八五三年八月，《遐邇貫珍》於香港創立，一開始是由傳教士麥都思主筆，後來則由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接手。不過，考察《遐邇貫珍》各期，可以發現整體風格相當一致，可見各傳教士在編纂此報上理念相

¹⁴ 以《遐邇貫珍》為例，出刊三年中曾數度撰文向讀者表示訂閱情形不佳，導致報刊難以維持，勸勉讀者要有求知之心，多多訂報予以支持。《遐邇貫珍》後來的新聞篇幅越來越長，也許與編報者試圖調整內容以促進銷售有關，不過也可能是其在眾多庶務中無暇兼顧報刊之故。

¹⁵ 《遐邇貫珍》於一八五五年第一號新增了「佈告篇」刊登廣告，藉以貼補其印發經費。

¹⁶ 此時期的新教報刊，如《中外新報》等，側重的是新聞方面的傳播，較少有以專論學科為主的文章，比如天文學、地理學等等，其內容分類多可為《遐邇貫珍》與《六合叢談》所概括，因此下文將不以此類報刊為個案探討。

契。此外，不同於早期的新教報刊，《遐邇貫珍》不是以某傳教士個人名義為中心出版的，而是由馬禮遜教育會出資、英華書院印刷發行，¹⁷可見新教報刊至此已發展出較具規模的出版模式。馬禮遜教育會之宗旨乃是在於辦學與改進中國教育，¹⁸《遐邇貫珍》由其贊助出版，其辦刊理念偏向西學之教育與啟蒙，便可說是不足為奇。

《遐邇貫珍》的出版理念，主要反映在開篇之序言裡，當中清楚展露迥異於早期新教報刊的編纂思維。在其序中，該報首先以大篇幅的鋪排，對中國豐富的物產表達讚嘆，並指出中國古代文明之發達，同時代的歐美亦望塵莫及。接著話鋒一轉，提及今日的中國之於歐美已無法望其項背。對此，該報委婉地暗示原因：

……今日不然。列邦日進月盛，而中國且每降日下，其現用商船恆不逮於古，而聖哲久未誕生。在其始祖，惟虔祀上帝，迨後乃紛崇無知覺之偶像。列邦商船，駛行迅利，天下無港無之，而中國商船，裝駕鈍滯……¹⁹

文中雖未言明，但言下之意，今日中國之落後與其拜偶像的行為脫不了關係。²⁰不過，該報並未因此而將辦報宗旨定於傳教上，反而轉向其他實務層面，指出中國於貿易、外交等方面的不足。比如說近年發生的鴉片戰爭等中外衝突，就是因中國發展滯後、又不懂國際貿易之理所造成：

¹⁷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 98-100。

¹⁸ 據學者研究指出：「此會於一八三五年初由在華英國官員、外商、傳教士共同發起籌備，宗旨在辦理招收華人幼童學習中英文與近代知識的學校，以改進中國教育。一八三六年九月教育會成立，開始在澳門籌建學校，自美聘請教師，設立圖書館。」最早成立於中國本土的西式學堂馬禮遜紀念學校，即由此會開辦。該校興辦的是初等教育，其教學科目便以基礎學科為主，包含基礎數學、地理學與英文，積極向中國幼童施以西學啟蒙教育。引文參見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 年），頁 190。並見容閎原著、徐風石等譯：《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 1 月），頁 6。

¹⁹ 〈序〉，《遐邇貫珍》，1853 年 8 月。

²⁰ 中國先人崇拜上帝，而後迷失故路、轉而拜偶像之說，自晚明耶穌會士已有，早期新教報刊如《察世俗》等提及中國人的信仰時，亦多援引此說。詳參前文。

列邦人原無意尋戰侵疆，因爭占所得，理難久享其利，不若貿易相安，時可獲利無窮也，是中國愈見興隆，則列邦愈增豐裕。²¹



此處避提觸發鴉片戰爭的複雜背景，僅點出當中一個衝突的原因，即英國自與中國貿易以來，長久以來所不滿的諸多貿易限制。文中強調「貿易相安」即可形成雙贏局面，大概是指公平對等的貿易而言。而有鑒於中國發展遲滯的情形，該報遂以聖經教導弟兄有缺乏要彼此幫補為依歸，願以此報傾囊相授，讓中國得以追上現代化的步伐：

上帝創造斯世，各國咸畀以境土，曾錫詔命：凡世上之人，皆為一家，其原始於一夫一婦所生，四海皆為兄弟……上帝所以詔令各國凡民相待均如同胞，倘遇我有所缺，彼以有餘濟之，彼有所乏，我以其盈酬之，彼此交相通融，彼此亦同受其益也。吾屢念及此，思於每月一次纂輯貫珍一帙，誠為善舉，其內有列邦之善端，可以述之於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達之於我邦，俾兩家日臻於洽習，中外均得其裨也。²²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雖援引聖經，卻僅是提取當中互助的概念擴而論之，已無早期新教報刊明確的傳教意向。細讀文中所言，當中不只提到向中國傳播西學，亦進一步展現出樂於向中國學習的姿態，這是先前新教報刊所未見的文化交流態度。²³換句話說，該報不僅以聖經的教導將西學傳播合理為其編纂目的，中學傳播亦於此框架下成為正當目標。²⁴雖然實際上該報預設讀者為中國人，自然仍是以傳播西學為主，但由此亦可見主筆的傳教士之傳教企圖，確實比早期新教

²¹ 〈序〉，《遐邇貫珍》，1853年8月。

²² 〈序〉，《遐邇貫珍》，1853年8月。

²³ 晚明耶穌會士中，亦曾有傳教士對中國學問產生興趣，並熱情地向西方傳播中學，認為當中含有西方未曾了解的智慧與神聖啟示，如索隱派的白晉即是一例。但這類的傳教士僅是耶穌會中具有爭議的少數。大部分耶穌會士仍是以聖經為至高權威，他們的傳教論述中雖大量吸納中國經典的內容，也只是作為傳教的手段而已。參見古偉瀛：〈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對中國經典的詮釋及其演變〉，《台大歷史學報》第25期（2000年6月），頁85-117。

²⁴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新教報刊《察世俗》、《東西洋考》皆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引用《論語》所言四海皆兄弟來傳遞友好的訊息。不過，早期新教報刊的重點是勸勉中國人不要排斥西方，卻從未明白引申出西方人亦要學習中國人長處的說法。

報刊微弱許多。²⁵這一點反映在該報的傳教文章數量，亦反映在其傳教論述上。總之，該報是以教育的精神進行西學傳播，信仰部分已淡化成為背景，而這也是此時期新教報刊的典型樣態。



（二）上帝造物之能與好生之心

觀覽《遐邇貫珍》各期，可以發現專論信仰的文章數量大幅降低，可以說幾乎不復存在。²⁶也因此，該報傳教論述較先前更為支離，宗教為主、西學知識為從的次序已全然翻轉。而為了配合西學內容，傳教的論述類型變得相當有限，所觸及的教義不外乎是上帝造物的權能及其不欲世人相鬥相殺的心；前者如前章所述，乃是自晚明耶穌會士以來慣用的論述方式，而後者的出現則是與戰爭等時事相關。且此類論述往往一兩句話帶過，難以展現出新教的獨特性與教義深度。即便偶有較多闡發，亦予人意到筆到的印象，正如其序中所言，傳教顯然已非該報的主要任務。

《遐邇貫珍》的西學內容相當多樣，除了固定的新聞欄目之外，尚包含天文、地理、地質、地科、歷史、政治、生物、醫學等等，每期文章多則六、七篇，少則三、四篇。有關傳教的論述往往出現在某個段落結尾或是文章結束的時候，作為類似套語的收尾而出現，不過更多時候是全篇隻字未觸及傳教內容。²⁷約略觸及傳教內容的，則比如這篇與天文有關的文章：

日大於地約一百三十九萬倍，故地與眾星皆為日所引……由是觀之，吾故知宇宙內之物亦惟此相引之理，而卒之莫不各得其所，以仰副上帝作育生成之意，而智能因以顯焉。奧哉上帝！何智慧之大乎……上既折人之難信，茲則始言地球自轉之理……²⁸

²⁵ 先後負責編纂此報的麥都思、理雅各皆是向歐洲介紹中國的能手，理雅各後來甚至完成了十三經的英文譯介，由此可見此處所言之中學傳播意圖，並非禮貌性的表達而已。

²⁶ 《遐邇貫珍》出版三十一期，專論信仰的文章共七篇而已。詳細統計與篇名可參附錄。

²⁷ 未論信仰的文章比專論與附論信仰的文章合起來還又多上許多。詳參附錄。

²⁸ 〈地球轉而成晝夜論〉，《遐邇貫珍》，1853年12月。

這裡介紹到萬有引力與日地關係，並順帶指出上帝造物之奇妙。此類論述方式能敷用的學科相當廣闊，基本上只要是與自然科學相關的文章，若有提及傳教相關內容，大略不脫此種論述型態。比如說醫學中的解剖學：



尾骶骨一個上承腰骨末節，兩側平闊而澁，接合左右胯骨……若如獸以四足而行，則五官朝地……人獸之骨，如此不同，若人骨則無不同者，雖分處各方，合較其骨，無從辨別。蓋天下萬國，古今貴賤，溯追其始，胥由一祖生生而來，可見造化之主，本源無二……造化生成之妙，如吾人之日蒙其恩澤者，應如何欽崇感戴耶！²⁹

文中由古今各地人骨皆相類，指出無論什麼地區、文化的人，都有共同的始祖，並進一步感嘆創造人類始祖的上帝是多麼恩澤廣大，人應當為此敬拜、感謝上帝。類似的例子還有地質學的文章：

即如地球形質，為西士著名之學，更其華人考訂此學，以驗中土形質當信而有徵也。聖書云：太初之時，上帝創造天地。此時人不能知，惟觀地球層積，知其為時已久。今之形勢，及人類肇生，僅計七千餘年，其可據者，不特聖書創世紀云云也，更有一據。歷觀古人載籍，無甚遼遠之世，中國義皇以來，不過四千餘年，其他所云數十萬年，實無確證，外國亦有此誕妄之說，今已刪去不取矣。³⁰

這裡同樣指出上帝創造天地絕無可疑，除了聖經明確記載，地質學的研究亦可作為佐證。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除了重申上帝為造物之主，亦有意辨明、剔除地球歷史達數十萬年之新說。³¹由此可見，傳教雖已不是該報主要目的，傳教士

²⁹ 〈屍骨盤及足骨論〉，《遐邇貫珍》，1855年3月。

³⁰ 〈地理全志節錄〉，《遐邇貫珍》，1856年2月。

³¹ 地質學與聖經創世紀的牴觸爭議，約於一八三零年代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 1797-1875）出版《地質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時出現，試圖調和二者的學說隨後亦紛紛出現。據學者考證，至一八五零年代，大部分受過教育的歐美基督徒皆已在調和後接受了地質學的發現，反地質學的熱潮也已經過去。〈地理全志節錄〉出自傳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於一八五四年出版的《地理全志》，慕維廉於一八四七年來到中國，也許是未參與當時歐美的地質一宗教思辨熱潮之故，所以對地球歷史有數十萬年之說，仍持堅定反對態度。地質學與

在傳播西學時仍會依照合於聖經與否，進行一定程度的篩選。換句話說，該報的西學傳播底線應在於不能違背聖經教導。³²此類方針不致構成積極的傳教論述，卻會在無形之中影響西學傳播的內容。

而關於上帝好生之心的傳教論述，則多見於與戰爭或其他殺戮相關的新聞當中。如下文：

……捨棄鴉片、戒色斷酒，皆為太平王之規條，且云：吾輩奉新教享永福……應守十誠信至道，每時會集，相勸為善……可惜伊等既稱知至道真教，而有多少作孽戕生……此與本教義旨，抑何矛盾耶！³³

這裡提到太平天國雖稱尊奉新教，實際上所作所為卻是與其所言背道而馳。當中特別指出其殘殺生靈，意在辨明上帝絕不喜悅殺戮。下面則是另一明顯的例子：

在英國聞有中土人喜誦聖書者……設使人人皆誦此書，則人皆交相愛睦如兄弟手足，有和好而無執爭，亦人皆同享豐亨，而坐臻福祉。現計英國共捐銀八百萬圓，欲印造百萬卷分貽中土庶類。可見我英捐此鉅數，非有喜競好爭、結怨侵奪之心也，誠欲勸導世人皆登善道……³⁴

文中提及上帝喜愛世人彼此相親和睦，這樣的教導在聖經中展露無遺。而英國意欲印發更多聖經予中國人，則可完全顯示其渴望和睦、嘉惠中國的心理，絕

基督教的爭議歷史，可參考 Michael B Roberts, "Geology and Genesis Unearthed," *Churchman* 112 (1998), pp. 225-255.

³² 此一底線應是大多數在華傳教士的共識。在一八九〇年的傳教士大會上，論及教育相關問題時，即有傳教士如此說道：「如果西方哲學與科學是在離開了基督教的情況下傳至中國，儒家學者們就會以自大自滿的態度接受新知，並以之為儒家兩千年來之教導的印證和更為詳細的展示。但如果是由基督徒來傳授西方科學與哲學的知識，就能為上帝在自然界、人類歷史的作為及供應，做出極有說服力的見證。」由此可見，慕維廉於一八五〇年代提出的觀點並非特例，傳教士中有此西學傳播守門人自覺的大有人在。參見 W. J. Lewis,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 471.

³³ 〈近日雜報〉，《遐邇貫珍》，1854 年 2 月。

³⁴ 〈近日雜報〉，《遐邇貫珍》，1854 年 6 月。

無好戰之意。當中雖未言明，可推想應是針對鴉片戰爭而發。英國並不好戰的形象，亦可見於類似的報導中：



英國君后示期於英四月廿六日，即甲寅三月初九日，勸導眾庶赴禮拜堂拜禱上帝，祈免罪愆，消除我國與俄羅斯構兵殺伐之災，俾生靈共享太平之福。³⁵

此處所言當是克里米亞戰爭，一八五三年俄羅斯侵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土，鄂圖曼土耳其向俄國宣戰，英國、法國亦隨後與鄂圖曼結盟。文中言下之意應是說英國並不欲戰，出兵僅是防止俄國擴張。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督促國民去教堂認罪祈禱，顯然戰爭是不祥的禍患，上帝的心意是讓各國齊享和平之福。

綜上所論，可以看見《遐邇貫珍》的傳教論述內容不多且相當固定，主要圍繞上帝造物的權能與其欲世人相愛、不欲其相殺的部分來談。當中雖也有幾篇專論信仰的文章，惟因數量太少，無法從中得見該報特色，於此就略過不談。正如其序中所言，該報將以西學傳播為重，觀覽《遐邇貫珍》各期，即便主筆人更動，亦可說是貫徹了其創刊初衷。而如前文所述，其西學傳播僅有不違背聖經的底線，此外就沒有更進一步的傳教論述，至此西學傳播為主、傳教為從的次序，大抵已在鴉片戰爭後的新教報刊奠定。

第三節 《六合叢談》

《六合叢談》於一八五七年於上海創立，由墨海書館出版，主編為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並有三位主要撰稿的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與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不若先前許多新教報刊只有一位傳教士負責撰稿，因此每期文章數較多、也較為固定。墨海書館由傳教士麥都思於一八四四年成立，屬於倫敦會上海站的一部分，不過其大部分經費來自倫敦會以外的團體，比如英國聖經公會和宗教小冊會等專門協助新教出版事業的團體。同時，麥

³⁵ 〈近日雜報〉，《遐邇貫珍》，1854年7月。

都思也設法以代工方式進行開源。³⁶在麥都思主掌墨海書館的時期，該館印發的幾乎全部都是信仰相關的書籍，³⁷直到一八五〇年代偉烈亞力開始肩負更多出版任務、並致力譯印西學書刊後，才有了轉變。³⁸擔任《六合叢談》主編的偉烈亞力，顯然對此報刊之創立與發展影響頗深。

該報創刊的起因與新教以文字佈道的初衷相似，皆是為了能突破方言和地域限制，而觸及更多中國人。當時中國雖已開放五口通商，西方人士的勢力亦由五口逐漸深入內地，不過當中顯然仍有許多的阻礙與未能踏入之地。如《六合叢談》創刊序中所言「西人足跡未至者，不知凡幾」，³⁹除了地理上的不便，當中亦提到其他因素，使得報刊文字成為絕佳的訊息載體：「兼以語言各異，政化不同，安能使之盡明吾意哉？是以必頒書籍以通其理，假文字以達其辭。」⁴⁰突破方言和政令限制等，皆是一開始新教發展文字佈道的目的。不過，一如《遐邇貫珍》等此時期的新教報刊，《六合叢談》雖提及新教，仍旨在傳播西學。其序中言明：

如六經諸子、三通等書，吾人皆喜泛覽涉獵，而獲其益……比來西人之學此者，精益求精，超前軼古……請略舉其綱。一為化學……一為察地之學……一為鳥獸草木之學……一為測天之學……一為電氣之學……凡此地球中生成之庶彙，由於上帝所造，而考察之名理，亦由於上帝所畀，故當敬事上帝，知其聰明權力，無限無量……⁴¹

³⁶ 據學者研究指出：「墨海的這種現象並不特殊，而且在鴉片戰爭前就已行之有年，原因是英國在各傳教會以外，還有『英國聖經公會』和『宗教小冊會』兩個專門協助出版傳播的傳教團體，前者以聖經為主，後者則是聖經以外篇幅較小的書，各傳教會和所屬傳教士都可以向兩會申請補助印刷與出版的費用，倫敦會對華傳教士從馬禮遜開始，就經常獲得兩會補助，甚至大部分書刊都是藉著兩會補助款才付印出版，墨海書館也不例外。」此外，從事代工印刷則是墨海書館的另一經費來源。參見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頁177-178。

³⁷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185-187。

³⁸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210。

³⁹ 〈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一期，1857年1月。

⁴⁰ 〈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一期，1857年1月。

⁴¹ 〈六合叢談小引〉，《六合叢談》第一期，1857年1月。

文中首先稱讚中國古籍的奧妙，接著提及其亦有不足之處，因此當向西方來汲取知識，以此勸勉中國人閱讀。該報主要聚焦的學科，包含化學、地質學、生物學、天文學和電學等，文末雖提及信仰內容，卻只略論一切學科之探究對象皆出自上帝的創造，並未以此作為該報創刊宗旨。

不過，綜觀該報各期的文章，可以發現專論信仰的文章較《遐邇貫珍》多，每期大約一到兩篇，且由第一期開始即穩定發表，足見其以專欄經營的企圖。其內容有超過一半在解析上帝的作為與屬性，諸如上帝創造天地萬物、全知全能、自有永有等等，由篇名即可得知該篇主旨。⁴²另外亦有幾篇是以耶穌為主題撰寫，析論其在世生平言行及其救贖之功。值得注意的是，解析上帝作為與屬性的部分，一如早期新教報刊，其傳教論述大都以儒家思想作為對話與論述的憑藉；不過，當中亦開始出現以西學進行傳教的段落。這是原先在專論信仰的文章中較難得見到的。⁴³如下文：

或言土之生草木、人之生育、禽獸卵胎，皆本於自然，此說甚無解。假如有一至巧之時表，能生小表，若云此表非人所作，自然而有，豈非大愚？夫表斷不能生小表，若能令生小表，則造表者必具絕大神通，方能使然。然則天地萬物，生生不息，乃造物主具大智慧、大能力，故能使然也。⁴⁴

文中解釋道天地萬物乃由上帝而創造，不是自然而有，並以鐘錶為例，說鐘錶為人所作乃眾所皆知，何以天地萬物之生生不息，竟會以為是自然而有？類似的論點，在早期的新教報刊中已出現過，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晚明利瑪竇的時候。⁴⁵不過，先前傳教士設的比喻大都是以中國人原先即熟知的事物為主，如房

⁴² 比如〈真道實證：上帝必有〉、〈真道實證：萬物之根是上帝非太極〉、〈真道實證：上帝莫測〉、〈真道實證：上帝自然而有無死生無始終、上帝惟一不能有二〉、〈真道實證：上帝無不在、上帝無不知〉等等，詳細篇名可參附錄。

⁴³ 以往西學傳教的論述，多半在以西學為主題的文章中出現，比如介紹天文學時不忘提及萬物皆是上帝的創造等等。專論信仰的文章，往往直接切入教義進行闡釋，或是以中國人熟悉的儒家、道家思想作為對話與辯駁的對象，較少於其中提及西學。

⁴⁴ 〈真道實證：萬物之根是上帝非太極〉，《六合叢談》第三期，1857年3月。

⁴⁵ 可參考第二章有關《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小節。《察世俗》中埃及法老相信神造萬物，是因為聽了房屋不能自建的說法後，領悟萬物亦不能自造。利瑪竇在闡釋天主教義的書籍《天主實義》中即已寫道：「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恆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為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參見利瑪竇：《天主實義·上卷》（慈母堂藏板，1868年重刊），頁3下。

屋的建造等等。此處該報以西方傳入中國的鐘錶作為比喻，可以推斷中國人對於鐘錶等西來事物具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與了解，而社會風氣的轉變便影響了報刊中的傳教論述。⁴⁶

以西學設譬的例子不止一處，比如下文即是以物理學等許多知識類別作為論述基礎：

上帝既無限量矣、無窮盡矣，則必不能有二……天地者，最大之巧器也，萬物者，無數軸輪機捩，互相資藉，以成其用者也。其命意所在僅一耳，如表之命意在測時，若二上帝造之，則命意或有不同矣。然嘗遍游地球之面驗之，任至何處，地心之吸力同；磁石之南北同；海中覓得新島，其人物、鳥獸、草木形狀無不同者；凡風雨露霧霜雪雷電，潮汐往來，晝夜昏明，統地球無或異者；禽魚獸畜，類至多矣，而脊骨之根源同；昆蟲之不一矣，其體之大端同。然此特驗之地球耳，推廣之，日語恆星定位同；行星繞日，軌道橢圓同；行星自轉，有兩極同；其面各有晝夜寒暑，其外又包以大氣，又同；行星有月者，其繞星之行法又同。近驗諸身，遠驗諸天，命意無二，故知無二上帝也。⁴⁷

文中不厭其煩地羅列了各種西學知識，為的是證明只有一位上帝，且此上帝即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仔細觀之，可發現當中所涵括的西學知識相當豐富，包含物理學、地球科學、生物學、天文學等等，且觀其行文似乎是信手拈來，亦未對各個學科知識進行太多闡發，似乎是預設讀者皆有一定的西學知識背景，這是早期新教報刊所未能見到的傳教論述。不過，是否能據此而說西學知識至此已

⁴⁶ 此外，該文以鐘錶製造來比擬上帝造物並非個例，該報其他專論信仰的文章中亦可見到。西方鐘錶在晚明利瑪竇時早已傳入中國，萬曆皇帝相當喜愛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而後盛清諸帝亦對西方鐘錶情有獨鍾，甚至聘請傳教士生產製造。由此可見，中國宮廷對鐘錶早已不陌生，且亦有吟詠之詩傳出，文人之間對於西方鐘錶應該都有一些了解。不過，這些鐘錶亦因其走時不準、價格昂貴，受到部分士大夫的批判，而其價格昂貴之特點，也可推想一般中國百姓可能難有接觸和了解。而晚清中國門戶開放以來，西方鐘錶可能因西人在中國的活動範圍增加，加以西學逐漸受到重視，而以先進、精良的形象重新出現，並漸漸深入中國社會當中。參見侯皓之：〈吸收與創新——盛清諸帝對西洋工藝的指導與創製〉，《史學彙刊》第28期（2011年12月），頁111-154。顏進熊：〈清代西洋鐘表之傳入與文學書寫探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39期（2019年12月），頁1-32。

⁴⁷ 〈真道實證：上帝自然而有無死生無始終、上帝惟一不能有二〉，《六合叢談》第五期，1857年5月。

於中國社會逐漸生根發芽？墨海書館所屬的上海佈道站，乃是新教於鴉片戰爭後首先於中國（香港、澳門以外）建立的佈道站之一，傳教與大量西學傳播的工作在當地應才剛剛起步，文中大量鋪排西學知識，或許以吸引讀者了解西學的成分居多。同時，《六合叢談》、乃至偉烈亞力主持下的墨海書館之西學傳播野心，在此可見一斑。

而如同先前所提及的，傳教論述的篇幅相對其他內容來說，仍是相當有限的。《六合叢談》每期文章約十多篇，專論信仰的文章約一到二篇，頂多佔每期一成左右的内容而已。⁴⁸大部分的文章仍是以西學傳播為主，附帶提及信仰的情況或有所見，不過比例並不高。與《遐邇貫珍》相似，《六合叢談》的西學文章內容相當多樣，從天文、地理、歷史、政治、經濟到文學皆有，同時新聞亦是該報每期必備的欄位。⁴⁹此外，《六合叢談》每期尚固定刊有貿易相關資訊，如進出口貨單等，與早期新教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相似，可見商人亦是《六合叢談》主要的預設讀者。不過，該報並未因此在貿易相關資訊前後附上闡述聖經金錢觀的文章；⁵⁰以報刊中其他文章作為信仰文章論述基礎的情形，自《東西洋考》後即罕能見到，可以說這種傳教論述並未為後來的傳教士所襲用。大部分新教報刊仍是西學文章歸西學文章，信仰文章歸信仰文章，二者少有相承或相依的關係。

總而言之，一如此時期其他新教報刊，《六合叢談》以傳播西學為主要目標，雖有專論信仰的文章，不過比例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其傳論信仰文章中的傳教論述援引西學的部分有增多趨勢，足以顯示編纂者傳播西學的野心。由於大量西學傳播於此才剛剛興起，可以想見西學恐未必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將之置於傳教論述中，對於傳教的幫助恐怕不大，反倒是使人眼花撩亂的西學術語和名

⁴⁸ 詳細統計可參見附錄。

⁴⁹ 值得一提的是，既然《遐邇貫珍》與《六合叢談》在辦報方針、實際辦報情形皆有這麼多相似處，為何《遐邇貫珍》專論信仰的文章幾乎趨近於零？此一問題的關鍵，應在於辦報人力多寡上。《六合叢談》每期專論信仰的文章皆是由一位傳教士專門撰寫，其他文章有些標明作者，有些則否，但起碼有三、四位傳教士固定撰寫。而《遐邇貫珍》編纂人力則沒有這麼充足，最後告止的序中也明確提及人手不足的問題：「……特因辦理之人事務紛雜，不暇旁及此舉耳。」參〈遐邇貫珍告止序〉，《遐邇貫珍》第五號，1856年5月。

⁵⁰ 在貿易資訊前後附上與聖經金錢觀相關的文章，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建立傳教論述的做法——以前後文的脈絡，作為信仰短論的基礎，使得信仰文章不必太長，亦可達到警惕讀者的效果。詳細內容可參第二章第三節。

詞，有更高的機會攫獲讀者的目光。如此，則涉及傳教的部分其實更像是西學傳播的點綴了。



第四節 小結

綜觀鴉片戰爭至一八六〇年代中期左右的新教報刊，與早期相比，可以發現傳教士以報刊進行傳教的企圖降低許多，而這主要反映在其辦刊方針當中。此時期新教報刊的創刊宗旨基本上以傳播西學為主，部分報刊甚至言明以傳播西學作為聖經教導的實踐，言下之意彷彿是解除了以報刊傳教的責任。文字佈道的工作若非由報刊承擔，又該由誰肩負？有趣的是，此時期許多報刊皆不約而同地暗暗指向聖經，勸勉讀者自行閱讀聖經全書，即可確知傳教士所言非虛，聖經即是真理。可以說，新教傳教士相信文字佈道的效果，因此主張印發聖經、辦報傳教等等，似乎反過來取消了以報刊進行文字佈道的必然性——畢竟全本聖經皆已有中文譯本，直接閱讀聖經亦可使人歸信——也因此形成了新教報刊以西學傳播為主，且較少進行傳教的現象。

雖然如此，這並不代表此時期的新教報刊已完全沒有傳教論述。專論信仰的文章，仍可在部分報刊中見到，且亦不乏有固定信仰專欄者，如《六合叢談》即是如此。細察其傳教論述，亦可發現具時代意義的變化：原先，以西學傳教的論述多半於傳遞西學知識的文章中出現，比如解析天文學知識的文章，或會在文中添上讚歎上帝造物奇妙的段落；而今則出現闡釋教義的論述中，直接援引西學設譬的例子。由此可見，西學的傳播逐漸興盛，編纂者對此之重視，可以說是大於傳教的企圖。

另一方面，在附論信仰的文章中，與早期新教報刊相比，傳教論述則沒有太大的發展，甚至因為篇幅更加縮小，而呈現支離化、淺薄化的趨向。其內容大抵仍與上帝創造萬物的權能等有關，並未觸及更多聖經中的教導，與報刊中其他文章亦無太多呼應關係，幾乎可以說是作為裝飾而存在。不過，在傳播西學為主的文章中，傳教士尚有另一隱而未現的守門人功用。由此時期新教報刊的內容可知，部分（若非全部）的傳教士對於所傳播的西學內容是相當有篩選意識的，也就是說，不符聖經的內容他們絕不刊載，比如當時新出現的地質理論提及地球歷史當有數十萬年，便有傳教士斥之為虛妄，因此不予介紹。不過這一類的影響較

難於傳播西學的文章直接看出；若非傳教士在篩選過程中特別提及，便難以得知其篩選經過，同時也不易形成積極的傳教論述。

總而言之，由於強烈的西學傳播傾向，此時期新教報刊的傳教論述與早期相比，篇幅上減少許多，同時也在論述方式上發展出新的特色，所以當時部分中國讀者對於新教報刊的印象與收穫，皆以西學知識的方面為主。此時期的新教報刊與其他出版物啟蒙了一批晚清知識份子，在西學傳播上具有深遠的影響。⁵¹

⁵¹ 以《六合叢談》為例，該報由墨海書館出版，當時墨海書館聘請了中國知識分子王韜、李善蘭等進行翻譯、潤稿與編寫的工作，《六合叢談》中也有部份文章是他們寫的。如此一來，不但這些中國知識份子在西學上得到啟蒙，他們經手的刊物亦影響了當時許多中國讀者。有學者如此評論道：「墨海書館一旦不再起傳播西學的作用，那麼對他們〔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就沒有理由再與墨海書館以及倫敦傳道會上海布教所發生關係了。」參見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53。此外，時人對墨海書館的印象尚包含其使用的印刷技術，亦即以牛隻作為動力的鉛字印刷。時人有詩云：「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忙煞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耕書田。」參〈墨海書館：上海最早的鉛印鼻祖〉，《上海生活》第3卷第4期，1939年。無論如何，對於當時多數的中國人而言，西學傳播與印刷技術應該才是他們對於新教出版事業的印象。

第四章

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之西學傳教論述

第一節 報刊創立背景與特色



（一）新教出版事業興盛背景

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是新教出版事業的鼎盛時期，出版機構於各地紛紛湧現，¹新教報刊亦於此時蓬勃發展，有將近三十種的報刊於此時期創立。²究其原因，其一是一八六〇年《中法天津條約》的簽訂，使得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受到進一步的保障。不同於先前簽訂的《南京條約》等僅是放寬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限制，《天津條約》明文保障天主教士在中國進行宗教活動的自由，同時亦保障中國人參與宗教活動的自由。此外，天主教士亦可於各地租地或買地，且享有營建自由。而由於片面最惠國條款，英國、美國等差派新教傳教士為主的國家，亦可得到同等的待遇。³由此可見，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當中自然包含了文字佈道的部分：配合佈道站的建立創辦出版機構，進行翻譯、編寫、印刷、出版等等，新教報刊的數量遂於此條件下急遽成長。

除了傳教禁令完全解除之外，太平天國事件的落幕也為辦報事業的拓展提供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基礎。一八五〇年代太平天國興起，一度攻佔了華東地區數個省份，列強因憂心在華利益及活動空間受到波及，後亦加入清廷圍剿太平軍的行動。太平之亂造成數以千萬的人死亡，是近代中國史上相當慘烈的一場內戰，最終於一八六四年平定告止。⁴隨著亂事平定、太平軍佔領的省份復歸清朝政府，

¹ 新教出版事業在中國草創至鴉片戰爭以前，共成立六個出版機構。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前，又出現九個出版機構。而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出版事業發展更加興盛，中國各地又出現了三十二個出版機構，足見此時期文字事工的繁榮之景。參見陳建明：《激揚文字、廣傳福音：近代基督教在華文字事工》，頁 36-38。

² 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要——評介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收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92 年），頁 64-70。

³ 費正清、劉廣京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晚清劍橋中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頁 352-353。

⁴ 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太平天國事件，列強一開始是抱持觀望、甚至樂觀的態度，有些傳教士因其打著基督教的旗號，甚至企盼太平天國之擴張得以除去傳教的阻礙。不過，隨著列強逐漸看出太平天國的異端性質，其態度遂漸漸轉向中立。列強本無意積極支持清軍剿滅太平軍的行動，不過後來由於列強在華的安全與利益受到威脅，便參與了平亂的軍事行動。參見費正清、劉廣京

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逐漸恢復，不再有財產及人身安全受到太平軍侵害的疑慮。此外，按著先前《天津條約》的內容，外國人（包含傳教士）的活動範圍不再以通商五口為限，深入內地、購置土地及傳教等，已是受到明文保障的活動內容。凡此種種，皆為新教出版機構設立、編纂與印發報刊等，奠定了良好的條件基礎。

最後，印刷與辦報技術的成熟亦有助於此時期新教報刊的增長。早期新教報刊初成立時，傳教士自己便曾說過：「第一期樣刊在內容編寫和印刷上都有待改進；但還能被喜愛閱讀的人所理解；編者也希望進一步熟練掌握漢語後會改進刊物內容風格。」⁵隨著印刷技術由一開始所使用的雕版印刷轉為活字印刷，而活字印刷的器械與技術又不斷改良精進，印刷效率遂有顯著提升。⁶而在內容編寫等辦報技術上，此時期的報刊亦已臻至成熟，傳教士作為主編的情況仍是最普遍的，不過亦有報刊開始出現較多中國人投稿的情況。

（二）一八六〇年代中期至九〇年代報刊特色

如前所述，在各方面條件成熟之下，此時期新教報刊呈現蓬勃發展的樣貌。在不同辦報方針的指引之下，各報刊的分化日益明顯，西學傳播幾乎已不再與信仰傳播有太多牽連，因而出現專門傳播西學與專門傳播信仰之報刊並立的局面。一八七七年，第一次的來華傳教士大會在上海舉行，當中即針對新教報刊的辦報方針進行了討論。⁷部分傳教士主張西學傳播（尤其是科學）可以消除迷信，若是使用與教導得當，將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勝利奠定良好的基礎。⁸不過也有傳教士認為將主要心力投注西學傳播是不可取的作法。該傳教士如此說道：

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晚清劍橋中國史》，頁 199-202。另見詹恩勝：〈法國人對太平天國之役的態度與影響（1850-1864 年）〉，收入《史學研究》第 20 期（2006 年 12 月），頁 173-221。

⁵ 米憐：《新教在華前年回顧》（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頁 72。

⁶ 雕版印刷術是馬禮遜來華時最先採用的印刷技術，不過不久後他就意識到活字印刷的好處，因此於一八一〇年代即開始使用，後亦為其他傳教士所使用。在此基礎上，傳教士亦不斷改進原有活字印刷術的缺點，諸如一八六〇年代中葉的美華書館開始採用電鍍鑄造鉛字，並重新設計提高排版效率的排字架，凡此種種，皆有助於印刷效率提升，並進一步促成報刊的成長。參見蘇精：〈基督教傳教士與中文活字印刷〉，收入《圖書與資訊學刊》第 22 期（1997 年 8 月），頁 1-9。

⁷ 趙曉蘭：〈傳教士中文報刊辦刊宗旨演變分析〉，收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64-70。

⁸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 177.

教導科學或許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我們當中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我們受教會和基督自己差遣來中國，不是為了提倡世俗的教導，而是要傳揚耶穌的真理……而這是透過科學教導可以達成的，還是透過傳講福音呢？我倒想知道天文學或地質學中有什麼內容，可以將生命帶給死在罪中的人……我相信福音本身——且惟獨福音——乃是上帝拯救的大能，為了使之能征服世界，必須（且只能）透過忠心的傳講與見證來發揚光大。⁹

由此可見，在傳教士群體中，不滿於某些傳教士肩負傳教使命，卻致力於傳播西學的大有人在，認為他們應堅守崗位，將主力放在傳講福音，並質疑西學對於福音傳播究竟有多少助益。此類理念上的分歧後來也突顯在報刊上：部分傳教士繼續專注於西學傳播上，而其他傳教士則紛紛創辦了專門傳播信仰的報刊。而這樣的情況，也導致西學傳播與信仰傳播進一步的分離——致力於西學傳播的新教報刊，雖然也仍都是由傳教士主編，卻已幾乎不再談到信仰，連文章中附帶提到一句有關信仰的論述，都非常難得一見。而專門傳播信仰的報刊，則以聯絡各地信徒為主，雖然仍具有傳教佈道的功能，但已非早期新教報刊單純以文字佈道作為宗旨的情形。

此外，此時期新教報刊也出現針對特定讀者群辦報的情況，顯示新教報刊的成長與發展。這當中包含方言報刊¹⁰與兒童報刊¹¹的出現。其中，兒童報刊作為啟蒙兒童的讀物，西學傳播乃是當中一大重點，具有濃厚教育和啟迪色彩。同時，傳播信仰的內容亦以更貼合兒童心理的方式呈現，或以故事、童話等帶入教義，

⁹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 236-237.

¹⁰ 比如一八七一年創立的《聖書新報》、一八七四年的《福音新報》、一八七八年的《福音新報》、一八八〇年的《基督徒新報》和一八八八年的《福音新報》等皆於上海創立，並以上海方言出刊。而一八八八年於廈門創立的《漳泉公會報》則是以廈門方言出刊。參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要——評介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收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2年），頁64-70。

¹¹ 包括一八七四年於福州創立的《小孩月報》（此報同時亦是方言報刊，為福州方言）、同年於廣州創立的《小孩月報》、一八八六年於上海創立的《孩提畫報》、同年於上海創立的《訓蒙畫報》和一八八九年於上海創立的《成童畫報》。參見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要——評介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收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2年），頁64-70。其中，榕版、穗版與滬版《小孩月報》之間的關聯，可參考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42-248。

或以聖經知識作為有獎徵答的內容，¹²在表現上更富多樣性。此時期新教報刊中固然有這樣的案例，不過畢竟不是其常態。因此，在試圖呈現此時期新教報刊樣貌時，筆者選定了《中西聞見錄》作為西學傳播報刊的例子，而《中國教會新報》則是信仰傳播的典型代表，下文對於二者的分析，應可使此時期新教報刊的模樣更為具體鮮明。

第二節 《中西聞見錄》

（一）編纂背景及理念

一八七二年八月，《中西聞見錄》於北京創刊，由京都（北京）施醫院出版發行，並由美國傳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與英國傳教士艾約瑟負責主編，當中可看見二人署名撰寫了不少文章。後來艾約瑟辭去主編一職，《中西聞見錄》遂完全由丁韪良負責，大部分文章亦由其撰寫。管理京都施醫院的英國傳教士德貞（John Dudgeon, 1837-1901）以募款的方式創立了醫院，其款項主要來自英國各地官商與倫敦會。¹³出版《中西聞見錄》的費用，有可能也是源自於此。而主編丁韪良曾為京師同文館聘為教習，負責講授英文、國際法、經濟與科學等項目，並曾於擔任總教習時，在同文館增開了醫學、生理學等課程。¹⁴主編丁韪良的背景，顯然影響《中西聞見錄》頗深。由編纂、出版與印行等形式看來，《中西聞見錄》看起來就是典型的新教報刊，然而其性質與內容已與過往的新教報刊有著極大的區別。與先前致力於傳播西學的新教報刊相若，該報的創刊序中即已表達明確的西學傳播意向：

西國之天學、地學、化學、重學、醫學、格致之學，及萬國公法、律例、文辭，一切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魚鱉、昆蟲之學，年復一年，極深研幾、推陳出新……有益於中國非小……茲印行《中西聞見錄》，每月一

¹²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 248-251。

¹³ 高晞：《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 月），頁 229-234。

¹⁴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 208-209。

次，其書所論者，乃泰西諸國創製之奇器、防河之新法，以及古今事蹟之變遷，中西政俗之同異……¹⁵



不過，該報創刊序中隻字未提信仰一事，這是先前的新教報刊難得見到的。序中陳明了該報所欲傳播的西學內容，與以往相類，從科學到人文幾乎無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當中特別強調了與時俱進的概念。過去的新教報刊強調即時性的，通常以新聞欄位居多，而該報顯然有更大的企圖，要將最新的科學、人文知識帶給中國的讀者，俾使中國能趕上時代的潮流，達到富強的目的。這一方面顯示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已有一定基礎，使得傳教士可以將最新的知識引入，而不必從頭解釋基本的概念，另一方面似乎也暗示著該報已進一步偏離了新教報刊原先的信仰傳播目的——在追逐新奇與變動的同時，不變的信仰真道看起來就更無容身之處了。¹⁶

綜觀《中西聞見錄》各期內容，專論信仰的文章確實完全從該報中消失。此外，連附帶提及信仰的文章亦非常罕見，出刊三年來只有八篇，幾乎是千分之三不到的比例。¹⁷該報實至名歸地成為「中西聞見」的記錄，其中又以西學中的科學為主，偏重實業方面的介紹，如河防、鐵路、煤礦等等，亦不時有些天文、數學乃至醫學的理論介紹。同時，一如之前的新教報刊，新聞在各期中仍佔了相當大的篇幅。信仰傳播的輪廓在該報中雖已模糊不清，不過仍留下了一些影子，值得花一點篇幅進行探討。

（二）以科學破除迷信

《中西聞見錄》中雖不再強調上帝是造物主，科學發現的種種規律皆是祂的奇妙創造，並以此來駁斥民間的宗教迷信，不過仍保留以科學破除迷信的部分。這當中的邏輯與論證皆是先前新教報刊已有的，只是大多不再涉及上帝創造萬物。比如下文：

¹⁵ 〈中西聞見錄序〉，《中西聞見錄》第一期，1872年8月。

¹⁶ 以早期新教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例，第二章曾提及該報如何藉由交錯配置西學傳播與信仰傳播的文章，平衡傳達出今生與永世追求的訊息。在傳播信仰的文章中，該報別有用心地強調今生一切的積累若無信仰作為根基，都將是虛空一場。而在《中西聞見錄》中，這樣的平衡企圖已不復見，且似是更加地朝向求新、求變的一端傾斜。

¹⁷ 詳細統計數字可參考附錄的表格。



五月望後，有彗星現於西北，白光上指，不甚大，亦不甚長。然人民仰見此象，駭疑惶惑，或以為主瘟疫、召水旱、兆兵戈，禍福吉凶之說在所不免，因而齊禳祈禱之事亦無所不有。嗟乎！此實不明天文之過也。¹⁸

文中點出人們的驚惶與迷信，皆起因於對於彗星此一天文現象的無知，遂於後文圖文並載地詳述了彗星出現的原理與規則。不過，與先前的新教報刊不同，文中不但未導向應當崇奉真神的結論，甚至連附帶提及上帝都沒有。專心致志地傳播西學，成為該報的主要特色。

除了駁斥中國人的迷信之外，對於西方古代曾有的占卜術數等，該報亦以科學揭露其非，並未遮掩西方亦曾有迷信的事實。比如下文：

古時希臘人用數占卜，謂核算數目可知未來事也，類中華之術數然……道光時，西人新得闢邪正論一書，書內所載，乃駁希臘占卜之非……本書中力駁占卜星象等術，謂彼諸術士，皆偽托先知，以惑世欺民……希臘占卜之術亦論十二宮，謂人生於何宮，必有一定之性情、形狀、遭遇……按此術與中國漢代相傳術數之學相類……¹⁹

文中介紹了希臘數學的起源，乃是由占卜之術開始的，並指出占卜皆為術士欺騙世人的詭計，中西皆曾有此迷信，顯然中西方人皆曾為術士所欺。對於此類巫術（或說騙術），該當如何破解？該報另一文中明確點出科學即為解方：

蓋古者有巫覡之術，足以炫惑世人之心目，雖中西之人皆信之。今泰西自光學之興也，而其術則破矣。考其種種炫惑，皆緣於返照之理。凡一切鬼怪異端之事，皆可巧施其伎倆，故作幻化……²⁰

¹⁸ 〈彗星論〉，《中西聞見錄》第二十四期，1874年7月。

¹⁹ 〈希臘數學考〉，《中西聞見錄》第八期，1873年3月。

²⁰ 〈巫覡幻化之燈〉，《中西聞見錄》第十二期，1873年7月。

文中提及的是以光學破解巫術的鬼魅之影，推其文意，可知撰文的傳教士深信只要明白巫術所據以欺人的科學原理，即可讓這場騙局無所遁形。迷信的破除有賴科學的精進，而非對於信仰真道的認識（或者至少不是該報此處的重點），無怪乎與時俱進地傳遞西學知識，比傳播不變的信仰更為該報所看重了。

（三）智慧培養與勸人向善

除了傳播科學的內容，《中西聞見錄》中亦有不少人文類別的文章，大都以寓言和新聞的形式出現。這些文章著重於開拓中國人的人文視野、豐富其智慧並勸其向善，並沒有任何明確的信仰傳播意圖。甚至，只要能傳遞人文知識或是具有教育意義，內容或措辭並非完全合於信仰，似乎也無妨。比如下文：

昔有人航海遇颶飄抵某島，舟擱淺，眾登陸憑眺，則別有天地……誠樂國矣……然眾習聞斯島有三神能害人，以故中懷憂懼……一日有人於山深處，忽聞大聲如雷……曰：「余水之神也。揚波作浪，每為人害，然順余性而制之，亦能為人利。」因詢制之之法，對曰：「盍設輪於瀑布下，藉余力以屑穀麥、運鋸以解木料，作諸工作，可代若服勞，不舍晝夜。」其人歸語眾，如法試之，果大省人力，且工作迅速……由此觀之，水、火、風之有害於人者，亦有益於人者，是在識者察其性而用其力耳。²¹

文中提及水神、風神及火神，顯然與崇奉獨一真神的新教信仰格格不入，雖然在寓言的脈絡中，這些神祇的虛設意味濃厚，不過仍與信仰有所扞格。早期的新教報刊便曾明言指出「……像天神、地神、海神、風神、雨神、雷神……那些世人所立而稱謂之神等，都假神也」。²²不過，進一步探尋，則可發現在神祇的外衣下，此篇所推廣的仍是科學的精神，對於水、火與風等，並未觸及它們都是上帝的創造物，反而強調人把握了科學的原理，即可使水、火與風等有正面的用途。不得不說，這當中不但未傳達出任何人當敬天的意思，反倒是帶出了人定勝

²¹ 〈三神寓言〉，《中西聞見錄》第十六期，1873年11月。

²² 〈神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12月。

天的態度。凡此種種，皆較先前的新教報刊，更向西學靠攏了一步，也與信仰的傳播更加疏離。²³

人文類別的文章中有時也會出現與聖經等等相關的敘述，不過往往只是將之置於西方歷史的脈絡，而未有太多特別的著墨。比如說：

中國上古行用金幣之法，多見於經史，泰西之行用金銀銅，亦每載於舊約聖經……²⁴

該文對於西方的錢幣歷史做了概略的介紹，聖經是作為考證之用的歷史書，此外並無其他特殊意義。同時，該報中亦曾出現引用聖經之例，不過其引用乃是暗引，並不強調聖經的獨特性，只是從中抽繹道德教訓：

猶太古時有二婦同居，各生一子，有一婦子死，竟冒以彼婦子為己子。二婦起而爭執，繼則結訟……其君聞之，立召二婦至前，曰：「……將此子刀分為二，各攜半體，何如？」一婦諾，一婦大號……於是君將子斷歸號者焉。國君名索羅們，聰明而能燭照民隱類如是云。²⁵

上文所言故事乃是出自聖經，²⁶文中雖然提到「猶太古時」與所羅門的名字，卻沒有明確指出故事的出處，應是有意減低傳播信仰的可能；文中提及所羅門的聰明，卻未提及給予其聰明的上帝，可作為另一佐證。²⁷要言之，該文的目的是不是引人歸入新教，而是西學傳播中增廣中國人見聞的一部分而已。有趣的

²³ 事實上，西學與信仰的傳播未必是如此對立的。第二章曾提及傳教士米憐的西學傳播態度，即是將之定位為「宗教的婢女」，亦即作為信仰的輔佐而存在。第三章亦曾提及在一八九〇年的傳教士大會上，有人曾提出傳教士應當作為西學傳播的守門人，在輸入西學的同時，也要防止不合於信仰的內容傳入。綜合以上二者，可知此時期的新教報刊在傳播西學上，一來早已不將西學作為信仰傳播的手段（事實上，自早期新教報刊後即已不是如此），二來則在守門人的工作上展現出更為寬鬆的態度。更精確地說，此時期新教報刊所傳遞的西學知識並沒有牴觸信仰，然而傳教士們強調西學的方式，已經開始有偏離信仰的意味。

²⁴ 〈各國泉布〉，《中西聞見錄》第十八期，1874年1月。

²⁵ 〈體情斷案〉，《中西聞見錄》第十八期，1874年1月。

²⁶ 參見聖經《列王紀上》三章16-28節。

²⁷ 和合本聖經《列王紀上》三章28節：「以色列眾人聽見王這樣判斷，就都敬畏他；因為見他心裏有神的智慧，能以斷案。」將此段經節與《中西聞見錄》的寓言版本相比較，即可發現後者隱去上帝不書。

是，早期新教報刊正好也曾收錄此故事，其中即言明「……斯才智，非在人力所能得的，乃是造天地萬物之神者所賜之也」，恰可與此處成一對照。²⁸

總之，與信仰相關的內容極少於該報出現，即使提及聖經，也往往是在文化或歷史的脈絡中，而非在信仰傳播的脈絡中。新教被淡化為文化，一方面體現在該報論及新教的文章，如前文所述，另一方面則體現在該報論及異教的文章。先前的新教報刊若提及異邦偶像，往往是以抨擊或批評的語調撰寫，即使是在新聞欄目亦然。不過，該報則已經出現提及異教的偶像崇拜，卻不帶評論的例子。²⁹科學與人文等西學知識受到新教報刊的抬舉，甚至在許多方面超越信仰本身，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三節 《中國教會新報》

（一）編纂背景及理念

一八六八年九月，《中國教會新報》於上海創刊，由林華書院出版發行，美華書館印刷，並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創辦及擔任主編。林華書院是林樂知所辦的學校，主要傳授西學知識。不過《中國教會新報》的內容性質與林樂知秉持的教育理念等較無直接相關，由林華書院出版，顯示的是當時林樂知正同時開展其教育事業。³⁰不過，隨著林樂知愈加投入教育事業，募款辦學、創辦中西書院等等，《中國教會新報》亦經歷了信仰方面內容減少、西學內容增加，最後更名為《萬國公報》的歷程，成為了典型的傳教士西學

²⁸ 〈古王審明論〉，《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 年 11 月。

²⁹ 在一篇小標題為〈阿鄯金羊〉的新聞報導中，平鋪直敘地簡述了阿鄯一地拜金羊的習俗，卻沒有對異教信仰提出任何意見。或許會有論者質疑，這可能只是新聞書寫中不帶價值評判的態度而已。然而參見該期其他新聞報導，亦可看見一些帶有評論的報導。由此可知，該報隱而不書異教與新教差別，極可能是有意避免突出信仰的部分。參見〈各國近事〉，《中西聞見錄》第二十四期，1874 年 7 月。

³⁰ 據學者研究：「林樂知……1860 年夏抵達上海……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南方港口遭封鎖，導致其長達五年未獲得任何母會財務資助，甚至失聯……但他未放棄，一面採取巡迴布道策略，一面學習中文。為謀生計，另兼世俗工作。1864 年兼任上海廣方言館英語教習，後達 10 餘年，這使其確信在華傳教士應採更廣的宣教方式，而教育是重要手段。」可見林樂知對教育的重視。《中國教會新報》創辦時，正值其開始推廣教育、拓展傳教事業的時候。參見周愚文：〈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收入《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六輯第 3 期（2020 年 9 月），頁 77-121。

傳播報刊了。³¹《萬國公報》的銷量一度高達將近十萬份，在新教報刊中算是非常可觀的了，足見中國人對於西學內容求知若渴，這恐怕是同時期其他宗教報刊難以望其項背的。³²

不過，這並不影響《中國教會新報》作為一份獨立刊物，曾以傳播信仰為主軸，仍能顯示此時期報刊的其中一種特色，因此以下篇幅仍會聚焦在其更名前來探討。

《中國教會新報》屬於週報類型，出刊相當密集，全部進行閱讀分析恐非本文所能涵蓋，加以瀏覽各期目錄後，發現並無太多變化，因此本文決定該報前兩年之報刊作為樣本。該報由題名即可探知其應是以信仰作為該報主軸。其創刊序中進一步說明：

茲特欲創刊其事，俾中國十八省教會中人，同氣連枝，共相親愛，每禮拜發給新聞一次，使共見共識，雖隔萬里之遠，如在咫尺之間……況外教人亦可看此新報，見其真據，必肯相信進教。如大眾同發熱心行此新報，不獨教會易於興旺，而益處言之不盡也……倘新報有餘地，亦可錄出外國教會中事，仍可講論各種學問，即生意買賣，諸色正經事情，皆可上得。

文中提及該報創刊宗旨，乃是為了使得中國各地教友得藉此相互交流聯繫，並且也希冀教外人士能因閱讀該報而入教。同時，該報亦不排斥適當收錄其他知識見聞類的內容，不過整體仍是以信仰相關的文章為主。

³¹ 據學者研究：「第四年開始，《中國教會新報》發生了變化，宗教內容明顯減少，新聞、中外時事篇幅增加……第二個變化發生在 1872 年 8 月 31 日，這一天出版的 201 期，《中國教會新報》更名為《教會新報》。雖然刊名沒有大的變化，但其內容已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宗教報刊的範疇……《萬國公報》……儘管宗教內容仍然保留，但已退居次要地位。表明《萬國公報》已經脫離宗教報刊的範疇，發展成為一份綜合性報刊了。」參見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 164-167。

³² 學者指出：「1875 年 6 月，林樂知在給差會的報告中說，《萬國公報》的銷售量為 94000 份，即每卷約 1900 份。而且，『它每季都出版合訂本，因為遲鈍而懶惰的清帝國各省衙門的官員，寧可訂購這樣的合訂本，而合訂本的訂戶，還包括日本的天皇及其內閣閣員，以及朝鮮的政府官員。』」可見當時《萬國公報》不僅銷量大，銷售的地區甚至達到鄰近的日本與朝鮮，足知中、日、朝對西學的需求。事實上，早在上一章所提及的《遐邇貫珍》，即有流傳到日本的記錄，且因日本對於傳教的排斥，已經為數不多的傳教文章在日本版本的《遐邇貫珍》中一律刪除殆盡。參見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頁 171。

與早期新教報刊相比，《中國教會新報》雖亦是以傳播信仰為主、其他西學知識為輔，類似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序中所言「隨道之重遂傳之，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國俗，是三樣多講，其餘隨時順講」，³³然而在性質上已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早期新教報刊傳播信仰的目的，乃是以傳教為主，亦即目標讀者是教外人士。而新教報刊發展至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後，由於中國信徒人數開始有了一定基礎，³⁴遂出現《中國教會新報》一類以聯繫教友為宗旨的報刊。其辦刊目的既與早期新教報刊不同，亦與同時期以傳播西學為主的新教報刊迥異，形成了新教報刊中之宗教報刊此一特別的分類。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該報創刊序中所期待：「況外教人亦可看此新報，見其真據，必肯相信進教。」其內容確實頗為淺近易懂，相當合適於教外人士吸收信仰相關內容。且由於撰稿者亦常有各地教友，而非如先前或同時期其他新教報刊大部分由傳教士執筆，其傳教論述無論在西學或是中學的闡述上，都有著側重觀點、深度與細膩度不同的現象，相當值得分析與玩味。

（二）各地教友來信

該報主要組成內容可分為三類，一是靈修與分享，包含聖經教導、見證分享和教義討論等等；二是教會相關訊息，各地教會的近況與有關新聞報導皆時見刊載；三是其他類，亦即該報序中所言「倘新報有餘地，亦可錄出外國教會中事，仍可講論各種學問」一類雜聞，其主要目的在於讓讀者增廣見聞，不過有些也會與信仰相關，或是附上有關的評論。其中「靈修與分享」類的文章，有別於以往的新教報刊由傳教士主撰，該報亦收錄不少中國信徒的投稿，常以「某地教友來信」為題，值得深入探討。

各地教友來信中，常可見得的即是信徒的得救見證，敘述自己原先的信念與人生觀，以及經歷了如何的轉變後，成為了一位基督徒。由於過往的新教報刊常以西學作為傳教手段，或者甚而是以傳播西學為目的，並將之解釋為替傳教鋪平

³³ 〈序〉，《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7月。相關內容可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二節。

³⁴ 據學者統計，一八五三年時，中國新教信徒約三百五十人；至一八六五年，則來到兩千人左右。信徒人數上升顯然是以信徒為主要讀者之報刊得以發展的基礎。此外，往後中國信徒人數仍不斷增長，至一九〇〇年已達八萬餘人，以信徒為主要讀者的報刊亦持續成長。參見 Daniel L. Overmyer,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Early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World," *The China Review*, 9:2 (Fall 2009), pp. 41-61. 並見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p. 735.

道路；因此，若期待於中國信徒的見證中看見因接受西學而接受新教的見證，似乎不是過分的事。然而，與諸多傳教士所期待的相反，當中許多見證皆與西學傳播無關，反而與福音的直接傳播有關。比如下文：



余從來不信什麼釋、道，意謂俯仰不愧怍，奚用他求……但生死原理，故屬罕云。然讀「靈氣升天、肉魄歸地」句，令人有所難於揣摩探索矣。昨於己月羈旅申江，聞西士宣元始涵三，實為一體，真神之更生福音大道明，天堂、地府攸分，而人生暫駐，茲靈後定有一依歸，此自然確事，果於我心有實戚戚焉……³⁵

文中作者像是一名典型的儒者，形容自己並不相信佛老，但仍會思索死生大事，只可惜所能讀到闡釋生死的内容，總覺難以明白。然而，在聽聞福音後，便在心裡發出了很深的共鳴，後遂入教成為基督徒。如文中作者的信徒，尚不止一位：

余自幼業儒，承祖訓暨庭訓，得致不入邪僻……余又妄想科甲，留心經濟……旗常竹帛之間，思垂名於不朽。忽又思維人不能無死，瞑目之後，即使千載後人人稱頌，於我何關？遂妄思生前正直、死後為神之說……立功過格以自刻厲……約行數月，過日增而功絕無，遂頹然喪志……咸豐五年秋，偶聆聖教、讀聖書，始猶茫然莫解其故，乃蒙英國麥都思、慕維廉兩先生指教……乃恍然於獨一真宰、天地萬物之主上帝……³⁶

文中作者應也是以儒者自居，雖胸懷天下、並勤於修身，卻連日常行善都有困難，而生死大事更是作者心中難以跨過的坎。而同樣地，在聽聞福音之後，作者了悟了真理，遂受洗歸入主名。可以看見，兩人同樣是因為福音的直接傳播而有所感悟，而非因為西學的傳播。換句話說，以此二人的見證來看，他們入教是

³⁵ 〈微叅子論〉，《中國教會新報》第六期，1868年10月10日。

³⁶ 〈榮陽氏知非子述〉，《中國教會新報》第三期，1868年9月19日。

因為福音回答了他們對於生死的思索，而非由於西學證明了上帝造物或是迷信的虛妄。

同樣地，中國信徒對於迷信的摒棄，並不賴於西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闡釋。當中國信徒自己出來勸國人拋棄迷信時，乃是直接端出聖經所載以正視聽：

今之人欲葬其父母，必須相山看水，考歲月、卜日時，專以地理風水能使子孫富貴、貧賤、夭壽之謬談……以致父母之屍骸延至三年五載者有之……悲夫！自漢明帝八年，釋道來至中土，為民之害甚矣。延至今日，普天之下莫不入於迷途，專以賴佛求祖，望今生之禍福；豈知人有永生之禍福，非賴佛祖所能知也，即萬有之上真神所主宰。故保羅曰：「昔日蒙昧之際，神故容之。今則命眾隨處悔改，因神已定之期，將依公義審判世人，都賴神所立之救主，由死而復活、入於永生。」噫！世人豈可忽忽而不察哉？³⁷

文中提及今生之禍福與永生之禍福的對比，同樣立刻將讀者引至思考生死大事的層面，並引述聖經，提及末日的審判，呼籲世人悔改，勿再執迷於偶像的崇拜。由文中敘述來看，耽溺於眼前轉瞬成空的禍福，顯然是阻礙人認識真理的一大障礙。正如前文見證中作者所提，若非心中繫念著死生之事，怎會於聽聞福音時頓覺心有戚戚？這樣的傳教論述，可說是與新教報刊逐漸發展出來的西學傳教論述頗為不同，而與早期新教報刊的論述遙相呼應。換句話說，以天文學、生物學與醫學等印證上帝造物之能；以優良的政治法律制度反映聖經愛人如己的教導；以中西歷史比較得出人類同出一源的結論……似乎皆未如傳揚耶穌為死而復活的救主，更能使得中國人歸信新教。³⁸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於僅是為了解決眼前問題而入教的人，中國信徒自己是有深刻警惕的。比如下文：

³⁷ 〈登州浸會教友信〉，《中國教會新報》第十一期，1868年11月14日。

³⁸ 關於此點，可參考本章第一節部分傳教士認為應當專心傳播信仰、而非傳播西學的論述。

聖教行於中國已有年矣……無非使人明識得救之大道，信主得救也。奈世人往往不明得救之理，勿以耶穌救人只為目下肉身之益，或因貧苦難堪，思得錢財；或因生意不利，思得順利；或因病症在身，思可免災去病；或因官事延累，藉此以護符，種種謬想，殊堪一嘆……惟務肉身之得福，不務心靈之獲益……殊不知我主降世，非為不久朽壞之軀，乃為悠久永生之靈魂也。³⁹

要言之，專營眼前種種利害而入教的人，恐怕根本難以得到福音的好處。世人若要渴求永生的福份，必得擁有高於今生瑣事的思索，意識到自己的罪性，尋求耶穌的拯救。這是帶有普世性的。中國信徒在觀看他國的新教傳播，關注的同樣並非該國因受西方影響而帶動的開拓與發展，而是人心對於罪的意識與永生的渴望。如下文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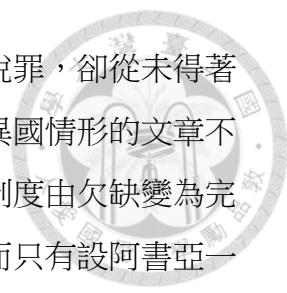
印度國內拜菩薩者甚眾，致不能清其數……數年前，印度國內有一小孩，欲見真神，得諸惡赦免……此小孩名字稱設阿書亞……至七歲使其至佛門內出家……⁴⁰

設阿書亞至二十一歲，其父勸其成親。成之親只二月，其妻即死。後續娶，其妻跌墜河中沉死。設阿書亞想其意有此諸難事，因棄拜求菩薩之故。自後不願再續，定欲盡心求拜菩薩，勞苦其身，欲慰其心……設阿書亞至二十八歲，自幼至今從無安逸，一味艱苦，欲祈求得救，恆禁食求拜菩薩，日夜欲安其心，無如心仍未安，愈覺罪大一些……途中遇一客人……此客人是耶穌教內之人……其對其云：「有一主耶穌基督，即天上之神降其至世上為人之救世主，其曾將自身獻奉，代人贖罪……」設阿書亞聞此心中發熱，大悅之甚……⁴¹

³⁹ 〈天津來信〉，《中國教會新報》第十九期，1869年1月9日。

⁴⁰ 〈藍先生來抄〉，《中國教會新報》第四期，1868年9月26日。

⁴¹ 〈藍教師接續前次新報所上之稿〉，《中國教會新報》第五期，1868年10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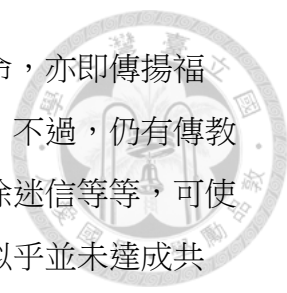
文中提及一位印度信徒的得救故事，言其刻苦己身、意欲脫罪，卻從未得著心中的平安，直到他聽見福音為止。與先前新教報刊常見講論異國情形的文章不同，該文並未提出新教的傳播使得人民由疏懶變為勤奮、社會制度由欠缺變為完備，抑或國家實力增強等等。確實，該文主人翁並非一群人，而只有設阿書亞一人；然而，若要談及福音對於設阿書亞生命的其他正面影響，諸如家庭、工作等，應也非不可能之事。不過，文中的焦點卻完全是在設阿書亞從背負沉重罪擔到得著救贖的經歷，顯見中國信徒對於信仰的關注相當一致且專一，其論述即使涉及他國的新教傳播，亦非增廣見聞的人文知識類文章，而是聚焦於體認罪性與悔改得救的轉變經歷。

總而言之，《中國教會新報》作為新教報刊發展後期的宗教類報刊，本是新教報刊史上一特殊現象。而中國信徒分享信仰與傳教的論述，則與許多新教報刊逐漸產生出的西學傳教論述有所不同，而與早期新教報刊的宗旨與論述遙相呼應。由於《中國教會新報》刊有許多中國信徒撰寫的文章，其論述方式與以往多由傳教士撰寫的文章有頗多出入，本不會太令人意外：首先，在一般情況下，西學傳播本應非中國人所擅長；再來，由於撰文者與讀者皆是中國人，撰稿的中國信徒不再需要勾勒「接納西學—接納新教」的路徑，來說服抑或勸勉中國人歸入新教。許多中國信徒本身並無西學背景，其所受教育也是一般傳統儒家教育，西學與新教的連結，對他們而言恐怕反而不是那麼直接。而由其經驗出發，其傳教論述遂展現出了焦點高度一致、內容又可包納中西學問的特殊現象。

第四節 小結

由於各方面條件的成熟，此時期新教報刊進入發展鼎盛的時期：首先，《天津條約》的簽訂使得傳教士的活動與傳教自由受到明文保障，其中自包括了出版活動等，新教的出版事業遂再無法律或是政治上的干預，因而進入昌盛的時期。再來，自一八五〇年代掀起的太平天國之亂亦於一八六四年告止，原先受動亂波及的華東各省逐漸恢復平靜，傳教士的往來與活動不再受到亂事阻撓，報刊出版亦隨著傳教士深入內陸各省的足跡於各地現蹤。

不過，正是在此時期，傳教士對於辦刊理念的分歧浮上了檯面，一八七七年的傳教士大會上，意見相左的傳教士便展開了正式而激烈的討論。反對以傳教士



身份致力於西學傳播的人力主傳教士應回歸其原初受差派的使命，亦即傳揚福音，並尖銳質疑以傳播西學來幫助傳播信仰的必要性及有效性。不過，仍有傳教士堅稱西學的傳播正是為信仰的傳播預備道路，比如以科學消除迷信等等，可使中國人更有可能接受福音。雙方於大會上各自表達立場，最終似乎並未達成共識。新教報刊的西學與信仰傳播，遂呈現兩極化的現象。⁴²致力於西學傳播的傳教士仍持續傳播西學，而當中的信仰相關內容可以說是幾乎完全消失。而在傳播西學的報刊之外，特以聯繫教友為宗旨的報刊也開始出現，雖非以傳教佈道為宗旨，當中許多內容卻也兼有此一功能，可說是此時期新教報刊中的宗教性報刊，而這正是新教報刊的獨特發展所形成的特殊現象。

由於此時期的宗教報刊多以聯絡各地教友為主，撰稿者中不乏中國本土信徒，便可由此一窺出於中國人之手的傳教論述。有趣的是，當中幾乎完全看不到任何西學傳教的內容。誠然，對於一般受傳統儒家教育的中國人來說，西學本非其特別熟悉或在行的內容。不過，仔細考察中國信徒所形構的傳教論述，便可發現熟悉西學與否恐怕並非其如此論述的重點。具體來說，其分享信仰或是見證的文章中，大都聚焦於具有普世性的生死議題上，知罪與悔罪、救贖與永生是最常見的主題，無論文章中所談論的是中國的禮儀、國外的風俗，往往會將內容拉至今生與永生對比的高度。與竭力以西學作為傳播信仰手段的部分新教報刊相對照，此時期的宗教報刊便成了鮮明的對比，或許亦可說是對於早期新教報刊理念一種另類的回歸。

不過，以信仰傳播為主的報刊終究是曇花一現，綜觀此時期的新教報刊發展，西學傳播為主的報刊仍是主流，甚至亦有傳播信仰的報刊最終更名、轉為傳播西學的報刊，對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深遠的影響。

⁴² 須辨明的是，此種兩極化現象在一八七七年大會召開以前即已發生，因此大會上的討論不如說只是此種衝突與對立的顯化罷了，而非對立的起始。

第五章

結論



本文以十九世紀末前新教報刊為對象，檢視其中的論述如何體現西學傳播與傳教之間的互動。

首先來看一八一五年至鴉片戰爭前的新教報刊，此時期新教報刊剛剛起步，尚帶著文字佈道的使命與願景，在中國諸多禁令尚未解除之前，期以報刊文字擔負起傳教的任務。而在傳教策略上，經驗仍然淺薄的新教傳教士在來華前，即取法於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報刊文字中的傳教論述亦常反映此一痕跡。不過，新教傳教士很快便發現他們所面對的處境，與耶穌會士大不相同。不同於後者與中國官方淵源頗深，新教傳教士對於中國宮廷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根本沒有機會與官員乃至皇帝建立友好關係。而當傳教士們面對重重禁令下所能接觸到的、有限的中國士庶，便發現中國人由上到下普遍的排外心理，使得任何傳教工作——包含文字佈道——皆窒礙難行。為了突破這個僵局，新教報刊很快便將報刊重點轉移到西學傳播上，期能自證西學之精妙與實用，讓中國人不再心生排斥。由此可以看見西學傳播與傳教之間優先次序移轉的微妙關係。

在首部新教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西學知識與信仰內容之間的關係是很明確的：信仰內容為首，西學知識屬於陪襯地位，其篇幅比例亦按此而定。然而，到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時候，西學知識卻一躍成為篇幅佔比最大的，信仰內容零星散落在整部報刊中，不再具有配比上的優勢。不過，由《東西洋考》信仰類文章的內容和編排來看，可以發現傳教意圖在該報中，仍相當顯而易見：《東西洋考》的信仰類文章時常提醒讀者眼前所見一切轉眼都將成空，眼前的禍福不足為道，永生的禍福才是人應該當心的；此類文章又常置於報刊之首、最末、以及談論商貿盈利等文章前後，足見編纂者之用心。雖然傳教意圖在此時期的新教報刊仍十分強烈，西學傳播為重的報刊配比可說是為後來的報刊發展奠定了基礎。

再來看鴉片戰爭後至一八六〇年中期的新教報刊，鴉片戰爭使得中國有關傳教的禁令進一步鬆綁，新教報刊數量稍微增加，內容上也出現更多變化。中國在鴉片戰爭的戰敗，正突顯出西方列強與中國國力之間的懸殊對比，傳教士早先即觀察到的、中國對於西學知識的缺乏與需要，因著戰爭的警示成了一項刻不容



緩的任務。在中國人自己意識到此點之前，傳教士即懷抱著啟迪與教育中國人的情懷與使命，藉著新教報刊開始大力進行西學傳播。在《遐邇貫珍》的序中，便將西學傳播視為傳教的實踐——由於萬民同出於上帝，因此外人與中國人也具有兄弟之情，如今中國兄弟有難，亟需西學知識的灌注，外人自當義不容辭，才是聖經中友愛兄弟的展現。如此一來，傳播西學即是將信仰付諸實行了。早期傳教士們所標舉的文字佈道，在此時期新教報刊中已較難見得，而是將此一責任轉付於中文本聖經上：新教報刊不再大篇幅進行傳教，而是要讀者自行參閱已經譯好的中文聖經，而報刊中省下的篇幅，則大都刊載西學的知識。

正因此時期的新教報刊賦予了西學傳播新的意義，報刊中的傳教意圖遂大大降低。論及信仰的文章愈趨可有可無，端看該報是否有足夠人力支應西學以外的文章撰寫。比如《遐邇貫珍》長期由一位傳教士主筆，當其無力再多寫信仰相關的文章時，該期便很有可能完全只有西學相關文章。而反觀《六合叢談》雖與《遐邇貫珍》性質相似，卻因撰稿傳教士較多，得以維持每期至少一篇信仰文章的頻率。而在有限的信仰相關文章或段落中，其所發展出的傳教論述與早期新教報刊亦略有不同。早期新教報刊為了便於不熟悉西學的中國人理解傳教內容，多半沿用耶穌會士的傳教策略，由儒家經典等出發，或類比、或援引以反駁，試圖由此產生對話。此時期新教報刊由於側重西學，甚至在傳教的段落亦大量鋪排西學知識。考量當時中國人普遍對於西方認識應尚不深，不禁讓人懷疑以鋪排西學知識傳教的有效性。無論如何，西學內容在所有文章中總是最耀眼的。民初知識分子、乃至近當代學者在回顧此時期的新教報刊時，幾乎總是一致聚焦於其所傳播的西學知識上，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最後來到一八六〇年中期至十九世紀末，是新教報刊發展的鼎盛期。隨著太平天國動亂平息、傳教禁令進一步解除，新教傳教事業在此時期蓬勃發展，新教報刊數量遽增，而不同辦報方針彼此的對立亦浮上檯面。一八七七年傳教士大會中，傳教的界定成為了論爭的焦點。一些傳教士主張西學傳播亦屬於傳教的範疇，提出西學有助破除迷信等等，為中國人歸信提供良好基礎；另一些傳教士則認為應將傳教明確界定在傳福音的活動上，傳播西學固然也有益處，但對於拯救靈魂的工作而言，並無直接幫助，且亦非傳教士本業。此種分化體現在新教報刊上，形成了新教報刊中出現特有的「宗教報刊」之現象——所謂宗教報刊，即是以信仰相關內容為主的報刊，此時期這類報刊的出現，主要是作為各地中國信徒

聯繫的管道，同時亦歡迎非信徒訂閱，期能引其入教。與之相對的，則是新教報刊中部分報刊，在西學傳播上執行得更加徹底，宗教的部分可說是完全退出報刊。

值得思索的是，新教報刊中的「宗教報刊」，以《中國教會新報》為例，由於許多文章都由中國信徒執筆，正好可為西學傳播與傳教關係提供另一種觀點的解釋。《中國教會新報》上刊登了不少信徒的得救見證，亦即他們如何入教的歷程。當中體現出的西學與傳教的關係，似乎與致力於西學傳播、並以之為傳教實踐的傳教士之假設，有許多不同。報上刊登的得救見證中，信徒往往提及自己原先對於生死大事的思索、困惑與不解，直到聽聞福音，才幡然醒悟。亦即，得救見證中入教的轉捩點，往往是在福音回應了該信徒對於生命問題的思索，反而少見西學傳播在當中的效用。這似乎可以呼應前面所言部分傳教士所擔心的，亦即西學傳播與傳教的關聯，恐不如某些標舉西學的傳教士所想的那樣緊密。

新教報刊即時而有效地反映了傳教與西學二者的互動過程，不過就此龐大議題而言，僅就部分報刊進行分析能得出的成果仍然有限。未來研究者若能對更多此時期新教報刊進行文本分析式研究，並佐以此時期傳教單張、小冊，乃至傳教士學校教材分析，必能對於傳教與西學之間的互動有更深刻的認識。由於上述材料與報刊文章相若，往往較為零碎而不易蒐集整理，又大都缺乏文學性，較不易為史學或是文學研究者所採用。然就其對於中國民間可能產生的影響而言，實不應忽略這些材料。此外，若將研究時期擴展至二十世紀，應可從報刊等論述中勾勒出中國本土信徒及教會慢慢興起時，其傳教論述出現怎樣的改變。而將此研究與已有的本色化教會史研究相互對照，必能有更多啟發與收穫。

參考文獻



一、原始文獻

米憐主編、劉美華編校：《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特選撮要每月記傳》微縮膠卷，收藏於中央研究院。

愛漢者等編、黃時鑑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年）。

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著：《遐邇貫珍》（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中外新報》微縮膠卷，收藏於中央研究院。

沈國威著：《六合叢談：附題解、索引》（上海市：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中西聞見錄》電子全文，收入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

《中國教會新報》電子全文，收入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台北市：華文書局，1968年）。

利瑪竇：《天主實義·上卷》，慈母堂藏板，1868年重刊。

容闳原著、徐風石等譯：《西學東漸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Moseley, Rev. W. W.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London: Simpkin & Marshall, 1842.

Milne, William.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二、研究論著

（一）專書

林治平主編：《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1994年6月。

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 年。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年 6 月。

〔日〕松浦章、〔日〕內田慶市、沈國威：《遐邇貫珍——附題解、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李爽學、林熙強主編：《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卷二》，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4 年 12 月。

蘇世軍譯、白瑞華著：《中國近代報刊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費正清、劉廣京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晚清劍橋中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 12 月。

高希：《德貞傳：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 月。

Neil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Carson, Penelope.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Religion, 1698-1858*.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12.

Baldwin, Stephen L.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New York: Eaton & Mains, 1900.

Wiest, Jean-Paul. "Bringing Christ to the Nations: Shifting Models of Mission among Jesuits in China,"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83:4 (October 1997).

Welsh, Frank. *A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3.

Lewis, W. J.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Overmyer, Daniel L.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in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ligions and Early Christianity in the Roman World," *The China Review*, 9:2 (Fall 2009), pp. 41-61.

（二）單篇論文

- 王立新：〈「文化侵略」與「文化帝國主義」：美國傳教士在華活動兩種評價範式辨析〉，收入《歷史研究》第3期（2002年），頁98-192。
- 邢福增：〈近代中國的基督教史研究趨向——以美國及台灣為例〉，收入《建道學刊》第22期（2004年），頁27-55。
- 周愚文：〈晚清林樂知在華教育事業與美國教育的引介〉，收入《教育研究集刊》第六十六輯第3期（2020年9月），頁77-121。
- 周振鶴：〈新聞史上未被發現與利用的一份重要資料——評介范約翰的《中文報刊目錄》〉，收入《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2年），頁64-70。
- 陳建明：〈近代來華傳教士關於文字傳教的認識〉，《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2卷第6期（2005年11月）。
- 徐光台：〈利瑪竇、李應試與《兩儀玄覽圖》〉，《漢學研究》第30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133-167。
- 譚樹林：〈麥都思中文辦報活動考論〉，《澳門理工學報》第2期（2018年），頁57-66。
- 呂妙芬：〈耶穌是孝子嗎？明末到民初漢語基督宗教文獻中論孝的變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9期（2018年3月），頁1-46。
- 林月惠：〈靈魂（anima）與靈性：艾儒略《性學辨述》與宋明理學的相遇〉，《哲學與文化》第47卷第12期（2020年12月），頁57-73。
- 游博清、黃一農：〈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1793-18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2010年9月），頁1-40。
- 鄭師渠：〈論兩次鴉片戰爭間基督教的傳播〉，《中州學刊》第1期（1989年），頁116-120。
- 錢存訓著、戴文伯譯：〈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文獻》1986年第2期，頁176-204。
- 古偉瀛：〈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對中國經典的詮釋及其演變〉，《台大歷史學報》第25期（2000年6月），頁85-117。
- 侯皓之：〈吸收與創新——盛清諸帝對西洋工藝的指導與創製〉，《史學彙刊》第28期（2011年12月），頁111-154。

顏進熊：〈清代西洋鐘表之傳入與文學書寫探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 39 期（2019 年 12 月），頁 1-32。

詹恩勝：〈法國人對太平天國之役的態度與影響（1850-1864 年）〉，收入《史學研究》第 20 期（2006 年 12 月），頁 173-221。

趙曉蘭：〈傳教士中文報刊辦刊宗旨演變分析〉，收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1 卷第 5 期（2011 年 9 月），頁 64-70。

Fay, Peter W. "The Protestant Mission and the Opium wa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0:2 (May, 1971), pp.145-161.

Roberts, Michael B. "Geology and Genesis Unearthed," *Churchman* 112 (1998), pp.225-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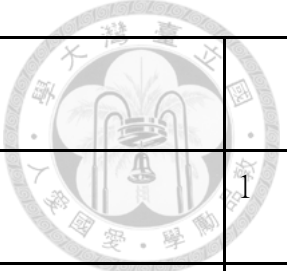


附錄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專論信仰	附論信仰	未論信仰	總篇數
1815 年 8 月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忤逆子悔改孝順〉	0	〈立義館告帖〉	2
1815 年 9 月	〈神理〉、〈古王改錯說〉、〈聖經之大意〉	0	〈月食〉	4
1815 年 10 月	〈神理〉、〈解信耶穌之論〉、〈論不可拜假神〉	0	〈成事之計〉	4
1815 年 11 月	〈神理〉、〈古王審明論〉	0	0	2
1815 年 12 月	〈神理〉、〈古今聖史記第一回：論天地萬物之受造〉	0	0	2
1816 年 1 月	〈神理〉、〈年終論〉	0	0	4
1816 年 3 月	〈古今聖史記第二回：論萬物受造之次序〉、〈神理〉	0	0	2
1816 年 4 月	〈古今聖史記第三回：論世間萬人之二祖〉	0	0	1
1816 年 5 月	〈進小門走窄路解論〉	0	0	1
1816 年 6 月	〈神理〉	0	0	1
1816 年 7 月	〈古今聖史記第四回：論人初先得罪神主〉	0	0	1
1816 年 8 月	〈謊語之罪論〉	0	0	1
1816 年 9 月	〈上古規矩〉、〈論醫心萬疾之藥〉、〈古今	0	0	3



	聖史記第五回：論人 初先得罪神關係			
1816 年 10 月、11 月	0	〈天文地理論〉 (共四回)	0	1
1816 年 12 月	0	〈第五回：論地 周日每年轉運一 輪〉	0	1
1817 年 5 月	〈萬人有罪論〉	〈天文第六回： 論月〉	0	2
1821 年 3 月	〈嗎噶〉、〈雜句〉	0	〈全地萬國紀 略〉、〈父子錢〉、 〈夫婦順〉、〈奢 侈〉	6
1822 年 3 月	〈聖書者勿論〉、〈舊 遺詔書卷分〉、〈信愛 遵致常生〉	0	0	3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專論信仰	附論信仰	未論信仰	總 篇 數
1833 年 8 月	〈東西史記和合〉	〈序〉	〈地理〉、〈新聞〉	4
1833 年 9 月	〈東西史記和合〉、 〈煞語〉	0	〈論〉、〈天文：論 日食〉、〈地理〉、 〈新聞〉	6
1833 年 10 月	〈東西史記和合〉、 〈煞語〉	〈論〉、〈地理〉	〈新聞〉	5
1833 年 11 月	〈論〉、〈東西史記和 合〉、〈煞語〉	〈天文：論日食（續上 月）〉	〈地理〉、〈新聞〉	6
1833 年 12 月	〈論〉、〈東西史記和 合〉、〈煞語〉	0	〈地理〉、〈新聞〉	5
1834 年 1 月	〈東西史記和合〉	〈北極星圖記〉	〈敘話〉、〈地理〉、 〈蘭墩十詠〉	5
1834 年 3 月	〈第一論〉、〈第二 論〉、〈東西史記和 合〉	〈新聞〉	〈地理〉、〈市價 篇〉	6
1834 年 4 月	〈東西史記和合〉、 〈金銀論〉、〈太孝〉	〈地理〉、〈天文：黃道 十二宮〉	〈新聞〉、〈市價 篇〉	7
1834 年 5 月	〈史記：始祖之 愆〉、〈東西史記和 合〉	〈子外寄父〉、〈地理〉	〈新聞〉、〈市價 篇〉	6
1834 年 6 月	〈史記：洪水先世記 略〉、〈東西史記和 合〉、〈煞語：神天上 帝不偏愛〉	〈亞非利加浪山略 說〉、〈葡萄呀國京都里 錫門在乾隆二十二年間 有地震略〉	〈火蒸水氣所感動 之機關〉、〈市價 篇〉	7
1835 年 2 月	〈第一論〉、〈第二 論〉、〈東西史記和 合〉	〈新聞〉	〈地理〉	5
1835 年 3 月	〈東西史記和合〉、 〈史記：萬代之始 祖〉、〈金銀論〉、〈太 孝〉	〈地理〉、〈天文：黃道 十二宮〉、〈新聞〉	0	7

1835 年 4 月	〈史記：始祖之 愆〉、〈東西史記和 合〉、〈煞語〉	〈子外寄父〉、〈地理〉	〈新聞〉	6
1835 年 5 月	〈史記：洪水先世記 略〉、〈東西史記和 合〉、〈煞語：神天上 帝不偏愛〉	〈亞非利加浪山略 說〉、〈葡萄呀國京都里 錫門在乾隆二十二年間 有地震略〉	〈火蒸水氣所感動 之機關〉	6
1835 年 6 月	〈史記：洪水之先 記〉、〈東西史記和 合〉	〈論歐羅巴事情〉	〈地理〉、〈新聞〉	5
1835 年 7 月	〈論〉、〈史記：亞伯 拉罕之子孫〉、〈俠 膽〉、〈拯溺〉	〈地理〉、〈廣東省城醫 院〉、〈戒酒之會〉	〈獅子〉、〈詩曰〉、 〈火蒸車〉、〈新 聞〉	11
1837 年 2 月	〈史記：洪水後記〉	〈序〉、〈天文：日長 短〉、〈雜文〉、〈新聞〉	〈地理〉、〈詩〉	7
1837 年 3 月	〈史記：挪亞之苗 裔〉	〈姪外奉姑書〉、〈地 理〉、〈經書〉、〈雜 文〉、〈新聞〉	0	6
1837 年 4 月	〈論〉、〈史記：亞伯 拉罕之子孫〉	〈地理〉、〈雜文〉	〈獅子〉、〈新聞〉	6
1837 年 5 月	〈史記：麥西國古 史〉、〈光陰易度〉	〈儒外寄朋友書〉、〈地 理〉、〈宇宙〉、〈救五 絕〉	〈新聞〉	7
1837 年 6 月	〈史記：以色列出麥 西國〉、〈恆德〉	〈論〉、〈地理〉、〈新 聞〉	〈冰熊〉、〈李太白 文〉	7
1837 年 7 月	〈史：以色列遊 野〉、〈天綱〉	〈姪外奉叔書〉	〈水內匠籠圖說〉、 〈地理〉、〈火山〉、 〈節氣日離赤道表 式〉、〈敘談〉、〈新 聞〉	9
1837 年 8 月	〈太遲〉	〈叔家答侄〉、〈史記和 合綱鑑〉、〈詩曰〉	〈侄覆叔書〉、〈北 極〉、〈救難民〉、 〈新聞〉	8
1837 年 9 月	0	〈賙濟注敘〉、〈史：霸 王〉、〈地理〉、〈雜文〉	〈駝鳥〉、〈豺〉、 〈天文：月面〉	7

1837 年 10 月	〈論管子之書〉、 〈史：約書亞降迦南國〉	〈地理〉、〈葡萄牙國〉	〈詞〉、〈耳蘭地〉、 〈西班牙國〉	7
1837 年 11 月	〈史：主帥治理以色列民〉、〈格物窮理〉、〈露電霜雪〉	0	〈譜姓：拿破戾翁〉、〈新聞〉	5
1837 年 12 月	0	〈史：非尼基國史〉、 〈節氣〉、〈新聞〉	〈地理〉、〈李太白曰〉、〈譜姓繼緒：拿破戾翁〉、〈鯨魚〉	7
1838 年 1 月	〈訣言〉	〈譜姓繼緒：拿破戾翁〉、〈天文：星宿〉	〈通商〉、〈史：亞書耳巴比倫兩國志略〉、〈敘談〉、〈新聞〉	7
1838 年 2 月	〈馬耳亭殿〉	〈賀新禧〉、〈貿易〉、 〈招簽題〉、〈華盛頓言行最略〉、〈新聞〉	〈希臘國史略〉、 〈推農務之會〉、 〈東都賦〉	9
1838 年 3 月	〈論〉、〈結尾語〉	〈荷蘭國志略〉、〈新聞〉	〈希臘國史〉、〈蘇東坡詞〉、〈貿易〉、 〈馬里王后略說〉	8
1838 年 4 月	〈猶太國史：掃羅王記〉、〈合丁圖人略說〉	〈自主之理〉、〈教宗地方〉、〈天文〉、〈地震略說〉	〈貿易〉、〈李太白〉、〈新聞〉	9
1838 年 5 月	〈史：大辟王紀年〉	〈蘭墩京都〉、〈瑞典國志略〉、〈論刑罰書〉、 〈新聞〉	〈英吉利國政公會〉、〈管子之詞〉、 〈貿易〉、〈王鵲像略說〉	9
1838 年 6 月	〈猶太國史：瑣羅門王紀〉	〈姓譜〉、〈姪答叔論監內不應過於苦刑〉	〈英吉利國政公會〉、〈歐羅巴列國版圖〉、〈貿易論〉、 〈河馬像略說〉、 〈經緯度〉、〈李太白詩〉、〈新聞〉	10
1838 年 7 月	〈猶太國史：以色列王紀〉、〈慈愛眾人〉	〈英吉利國政公會〉、 〈大尼國志略〉、〈顯理號第四〉、〈新聞〉	〈貿易〉、〈蘇東坡詩〉、〈周紀〉	9
1838 年 8 月	〈史：以色列王	〈尋新地〉、〈察視骨節	〈北亞默利加辦國	10

	紀〉、〈銀錢〉	之學〉	政之會〉、〈周紀〉、 〈遷外國之民〉、 〈貿易〉、〈姪答叔 書〉、〈新聞〉	
1838 年 9 月	〈史：猶太國王紀〉	〈醫院〉、〈批判士〉、 〈貿易〉、〈新聞〉	〈論詩〉、〈周紀〉、 〈侄奉叔〉	8
1838 年 10 月	0	〈回回之教〉、〈西國古 史：亞書耳國〉、〈貿 易〉、〈新聞〉	〈史：周朝略志〉、 〈公班衙〉、〈賦 曰〉、〈姪復叔〉	8

《遐邇貫珍》：



	專論信仰	附論信仰	未論信仰	總 篇 數
1853 年 8 月第一號	0	〈序言〉，共 1 篇	〈英華年月歷紀並訣〉、〈西興括論〉、〈香港紀略〉、〈喻言一則〉、〈金山採金條規〉、〈近日各報〉，共 6 篇	7
1853 年 9 月第二號	〈聖巴拿寺記〉，共 1 篇	〈火船機制述略〉，共 1 篇	〈西程概述〉、〈地形論〉、〈喻言一則〉、〈近日雜報〉，共 4 篇	6
1853 年 10 月第三號	0	〈彗星說〉，共 1 篇	〈西國通商溯源其一〉、〈英國政治制度〉、〈喻言一則〉、〈近日雜報〉，共 4 篇	5
1853 年 11 月第四號	〈援辨上蒼主宰稱謂說〉，共 1 篇	〈極西開荒西國建治析國源流〉、〈阿歪希島記略〉，共 2 篇	〈喻言一則〉、〈本港議創新例〉、〈近日雜報〉，共 3 篇	6
1853 年 12 月第五號	0	〈地球轉而成晝夜論〉，共 1 篇	〈茶葉通用述概〉、〈喻言一則〉、〈近日雜報〉，共 3 篇	4
1854 年 1 月第一號	0	補災救患普行良法〉，共 1 篇	〈喻言一則〉、〈近日雜報〉，共 2 篇	3
1854 年 2 月第二號	0	〈花旗國政治制度〉、〈近日雜報〉，共 2 篇	〈喻言一則〉、〈英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曆紀〉，共 2 篇	4
1854 年 4 月第三、四號	0	〈粵省公司原始〉，共 1 篇	〈喻言一則〉、〈地質略論〉、〈近日雜報〉，共 3 篇	4
1854 年 6 月第六號	0	〈近日雜報〉，共 1 篇	〈琉球雜記述略〉、〈喻言一則〉，共 2 篇	3

1854 年 7 月第七號	0	〈近日雜報〉，共 1 篇	〈瀛海筆記〉、〈喻言一則〉，共 2 篇	3
1854 年 8 月第八號	0	〈瀛海再筆〉，共 1 篇	〈喻言一則〉、〈近日雜報〉，共 2 篇	3
1854 年 9 月第九號	〈體性論〉，共 1 篇	〈近日雜報〉，共 1 篇	〈附記西國詩人語錄一則〉、〈喻言一則〉，共 2 篇	4
1854 年 10 月第十號	〈西方四教流傳中國論〉，共 1 篇	〈近日雜報〉，共 1 篇	〈大食大秦國考〉、〈喻言一則〉，共 2 篇	4
1854 年 11 月第十一號	0	〈近日雜報〉，共 1 篇	〈生物總論〉、〈日本日記〉、〈論銀事數條〉，共 3 篇	4
1854 年 12 月第十二號	0	〈近日雜報〉，共 1 篇	〈遐邇貫珍小記〉、〈續生物總論〉、〈續日本日記〉、〈水不剋火論〉、〈喻言一則〉，共 5 篇	6
1855 年 1 月第一號	0	0	〈身體略論〉、〈全身骨體論〉、〈續日本日記終〉、〈續生物總論〉、〈近日雜報〉、〈英年月閏日歌訣〉，共 6 篇	6
1855 年 2 月第二號	〈新舊約書為天示論〉，共 1 篇	〈近日雜報〉，共 1 篇	〈面骨論〉、〈脊骨脅骨等論〉，共 2 篇	4
1855 年 3 月第三號	0	〈新年叩賀〉、〈尻骨盤及足骨論〉、〈近日雜報〉，共 3 篇	〈手骨論〉、〈喜耳惡利戲言〉、〈人類五種小論〉，共 3 篇	6
1855 年 4 月第四號	0	〈雜說編〉、〈近日雜報〉，共 2 篇	〈續生物總論終〉，共 1 篇	3
1855 年 5 月第五號	0	〈肌肉功用論〉、〈近日雜報〉，共 2 篇	〈佛國烈女若晏記略〉、〈鳥巢論〉，共 2 篇	4

1855 年 6 月第 六號	0	〈地理撮要〉、〈雜說 編〉、〈近日雜報〉，共 3 篇	〈腦為全體之主 論〉，共 1 篇	4
1855 年 7 月第 七號	0	〈眼官部位論〉、〈近 日雜報〉，共 2 篇	〈泰西種痘奇法〉、 〈續地理撮要論〉、 〈狐鶴相交喻言〉， 共 3 篇	5
1855 年 8 月第 八號	0	〈耳官妙用論〉、〈手 鼻口官論〉、〈熱氣之 理總論〉、〈馬禮遜 傳〉、〈近日雜報〉，共 5 篇	〈泰西醫士樂施痘漿 論〉、〈束木譬喻〉， 共 2 篇	7
1855 年 9 月第 九號	0	〈英倫國史總略〉、 〈續地理撮要終〉，共 2 篇	〈熱氣理論〉、〈天下 火車路程論〉、〈近日 雜報〉，共 3 篇	5
1855 年 10 月第 十號	0	〈熱氣理論〉，共 1 篇	〈臟腑功用論〉、〈續 英倫國史總略〉、〈景 教流行中國碑大曜森 文日即禮拜日考〉、 〈近日雜報〉，共 4 篇	5
1855 年 11 月第 十一號	0	〈馬可頓流西西羅記 略〉，共 1 篇	〈心經論〉、〈英國貿 易新例使國裕民饒 論〉、〈雜說編〉、〈近 日雜報〉，共 4 篇	5
1855 年 12 月第 十二號	0	0	〈大清十八省所屬各 府州縣錄〉、〈近日雜 報〉，共 2 篇	2
1856 年 1 月第 一號	0	〈近日雜報〉，共 1 篇	〈黑穴獄錄〉、〈象 論〉、〈虎論〉，共 3 篇	4
1856 年 2 月第 二號	〈崇信耶穌教 略〉，共 1 篇	〈地理全志節錄〉，共 1 篇	〈玻璃論〉、〈地質 論〉、〈近日雜報〉， 共 3 篇	5
1856 年 3 月第 三號	0	0	〈繼造玻璃論〉、〈砵 非立金山地志〉、〈繼 磐石形質原始〉、〈磐	7

			石方位載物論》、《京報》、《香港進支費項》、《近日雜報》，共 7 篇	
1856 年 5 月第五號	《天人異同》，共 1 篇	《繼磐石方位載物論》、《近日雜報》，共 2 篇	《遐邇貫珍告止序》、《貨船畫解》、《照船燈塔畫解》、《景教流行中國碑》、《京報》，共 5 篇	8

《六合叢談》：



	專論信仰	附論信仰	未論信仰	總 篇 數
1857 年 1 月第 一號	〈約書略說〉，共 1 篇	〈六合叢談小引〉、〈泰西近事紀要〉，共 2 篇	〈丁巳元旦列國曆記〉、〈地理：地球形勢大略論〉、〈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印度近事〉、〈金陵近事〉、〈粵省近事述略〉、〈月曆〉、〈進口貨單〉、〈出口茶價單〉、〈銀票單〉、〈水腳單〉，共 11 篇	14
1857 年 2 月第 二號	〈真道實證：上帝必有〉，共 1 篇	〈泰西近事述略〉，共 1 篇	〈月曆〉、〈地理〉、〈海外異人傳：該撒〉、〈華英通商事略〉、〈印度近事〉、〈粵東近事〉、〈雜記〉、〈進口貨單〉、〈出口貨單〉、〈銀票單〉、〈水腳單〉，共 11 篇	13
1857 年 3 月第 三號	〈真道實證：萬物之根是上帝非太極〉，共 1 篇	〈希臘詩人略說〉、〈雜記〉，共 2 篇	〈月曆〉、〈地理：釋名、水陸分界論〉、〈泰西近事述略〉、〈印度近事〉、〈粵東近事〉、〈進口貨單〉、〈出口貨單〉，共 7 篇	10
1857 年 4 月第 四號	〈真道實證：上帝莫測〉、〈麥都思行略〉，共 2 篇	〈地理：州島論〉，共 1 篇	〈月曆〉、〈西學說：古羅馬風俗禮教、羅馬詩人略說〉、〈用強說〉、〈泰西近事述略〉、〈南洋近事〉、〈雜記〉、〈進口貨單〉、〈出口貨單〉，共 8 篇	11
1857 年 5 月第 五號	〈真道實證：上帝自然而有無死生無	〈泰西近事述略〉，共 1 篇	〈月曆〉、〈地理：山原論〉、〈西國天學源	10

	始終、上帝惟一不能有二》、〈永遠說〉，共 2 篇		流》、〈印度近事》、〈澳大利亞近事》、〈中華近事》、〈進口貨單》，共 7 篇	
1857 年 6 月第六號	〈勸友勿固守邪俗論》、〈景教紀事》，共 2 篇	0	〈月曆》、〈地理：地震火山論、平原論》、〈格物窮理論》、〈華英通商事略（續二號）》、〈泰西近事述略》、〈進口貨單》、〈出口貨單》、〈銀票單》、〈水腳單》，共 9 篇	11
1857 年 7 月第七號	〈真道實證：上帝無不在、上帝無不知》、〈馬達加斯加傳教述略》，共 2 篇	〈造表新法》，共 1 篇	〈六月曆》、〈地理：洋海論》、〈西學說：西國文具》、〈華英通商事略（續六號）》、〈泰西近事述略》、〈印度近事》、〈進口貨單》、〈出口貨單》、〈銀票單》、〈水腳單》，共 10 篇	13
1857 年 8 月第八號	〈真道實證：上帝乃神》，共 1 篇	〈公會記略》，共 1 篇	〈七月曆》、〈地理：潮汐平流波濤論》、〈西學說：基改羅傳》、〈華英通商事略（續七號）》、〈波士頓義婦記》、〈泰西近事述略》、〈南海近事》、〈新出書籍》、〈進口貨單》、〈出口貨單》、〈銀票單》，共 11 篇	13
1857 年 9 月第九號	〈真道實證：論性》、〈贖罪喻》，共 2 篇	〈新出書籍》，共 1 篇	〈八月曆》、〈西國天學源流》、〈反用強說》、〈華英通商事略（續八號）》、〈物中有銀質說》、〈泰西近事述略》、〈緬甸近事》、〈進口貨單》、〈出口貨單》、〈銀票單》，共 10 篇	13

1857 年 10 月第十號	〈總論耶穌之道：耶穌性行論〉、〈真道實證：論性〉，共 2 篇	〈新出書籍〉，共 1 篇	〈九月曆〉、〈西國天學源流（續九號）〉、〈華英通商事略〉、〈泰西近事述略〉、〈進口貨單〉、〈出口貨單〉，共 6 篇	9
1857 年 11 月第十一號	〈總論耶穌之道：耶穌異跡論〉、〈真道實證：靈魂說〉、〈加林部傳教記〉，共 3 篇	〈西學說：百拉多傳〉、〈泰西近事述略〉，共 2 篇	〈十月曆〉、〈西國天學源流（續十號）〉、〈英格致大公會會議〉、〈新出書籍〉、〈進口貨單〉、〈出口貨單〉、〈船單〉，共 7 篇	12
1857 年 12 月第十二號	〈總論耶穌之道：耶穌預言論〉，共 1 篇	〈卦德明先生行略〉、〈泰西近事述略〉，共 2 篇	〈十一月曆〉、〈西學說：和馬傳、土居提代傳〉、〈西國天學源流（續十一號）〉、〈新出書籍〉、〈南洋近事〉、〈日本近事〉、〈進口貨單〉、〈出口貨單〉、〈船單〉，共 9 篇	12
1858 年 1 月第十三號	〈總論耶穌之道：耶穌傳道論〉，共 1 篇	〈西學說：阿他挪修遺、敘利亞文聖教古書〉、〈新出書籍〉，共 2 篇	〈十二月曆〉、〈地理：湖河論、地氣〉、〈西國天學源流〉、〈泰西近事述略〉、〈察地略記〉、〈進口貨單〉、〈出口貨單〉、〈船單〉，共 8 篇	11

《中西聞見錄》：

*為有提及信仰者

	科學	人文	其他	總篇數
1872 年 8 月第一號	〈論土路火車〉、〈泰西河防〉、〈地學指略〉、〈西國數目字考〉、〈交食解〉，共 4 篇	〈俄人寓言〉、〈法人寓言〉、〈上海近事〉、〈日本近事〉、〈英美近事〉、〈阿爾蘭近事〉、〈伊大利亞近事〉，共 7 篇	〈中西聞見錄序〉、〈某客問旱磨〉、〈答某客問旱磨〉、〈某客論讀書法〉，共 4 篇	16
1872 年 9 月第二號	〈泰西河防（續）〉、〈論玻璃〉、〈地學指略第二章：論地圖〉、〈考數根法〉、〈星學源流〉，共 5 篇	〈瓦爾巴雷度城奇聞〉、〈各國近事〉，共 2 篇	〈某客駁某客論讀書法〉，共 1 篇	8
1872 年 10 月第三號	〈泰西河防第四章：論江河下游〉、〈續論玻璃〉、〈論鶴頸秤〉、〈地學指略第三章：論洲洋人族〉*、〈考數根法〉、〈地圓考證〉，共 6 篇	〈賣驢喪驢〉、〈各國近事〉，共 2 篇	〈答西客問河洛五行之說〉，共 1 篇	9
1872 年 11 月第四號	〈地學指略第四章：論歐羅巴洲〉、〈蒸汽機印字摺疊法說略〉、〈考數根法〉，共 3 篇	〈亞爾奇默德傳〉、〈明辯有益〉、〈各國近事〉，共 3 篇	〈答某客駁讀書法〉，共 1 篇	7
1872 年 12 月第五號	〈火輪船源流考〉、〈車輪軌道說〉、〈泰西製鐵之法〉、〈天文館難題〉，共 4 篇	〈橡樹垂戒〉*、〈各國近事〉*，共 2 篇	〈正洪範五行說〉，共 1 篇	7
1873 年 1 月第六號	〈泰西河防第五章：論功用〉、〈泰西河防第六章：論治澤為陸〉、〈續論泰西製鐵之法〉、〈立天元一源流〉，	〈日本新貨幣考上則〉、〈各國近事〉，共 2 篇	〈聊齋誌異辨解〉，共 1 篇	7

	共 4 篇			
1873 年 2 月第七號	〈新開地中河記〉、〈壬申年同文館歲考題〉、〈同文館壬申歲試英文格物第一名試卷〉、〈續論立天元一源流〉、〈阿爾熱巴喇源流考〉、〈洗冤新說〉，共 6 篇	〈日本新貨幣考下則〉、〈各國近事〉，共 2 篇	0	8
1873 年 3 月第八號	〈續泰西河防閘壩圖并說〉、〈阿爾熱巴喇附考〉、〈希臘數學考〉、〈同文館壬申歲試漢文格物第一名試卷〉、〈天文館難題圖說〉、〈數學會友〉、〈復聞見錄公局書〉，共 7 篇	〈都柏林城街奇會圖說〉、〈各國近事〉，共 2 篇	0	9
1873 年 4 月第九號	〈天時雨暘異常考略〉、〈入水新法〉、〈鏡影燈說〉、〈脫影奇觀之原序〉*、〈西醫考證〉、〈鯊鱷相關〉、〈蔴栗木說〉、〈洗冤新說續錄〉，共 8 篇	〈聘盟日記并序〉、〈慎刑〉、〈各國近事〉，共 3 篇	0	11
1873 年 5 月第十號	〈鐵索運物〉、〈碎石鋪路〉、〈天文館難題〉、〈鐵路有益說〉、〈養氣石精之光：鏡影燈續稿〉、〈地蠟〉、〈製鋼器新法〉、〈海中驗光〉、〈相驗識別：續洗冤新說〉，共 9 篇	〈續聘盟日記〉、〈古格傳〉、〈英瑞民壽〉、〈壯士制獅〉、〈各國近事〉，共 5 篇	0	14
1873 年 6 月第十一號	〈續鐵路有益說〉、〈二氣燈之光：鏡	〈旅宿被驚〉、〈絕世入山〉、〈西米勒密	〈鮑老國：摘墨餘錄一則〉，共 1 篇	10

號	影燈續稿》、〈句股新術圖解》、〈袋鼠護子》，共 4 篇	傳》、〈獵犬捕賊》、〈各國近事》，共 5 篇		
1873 年 7 月第十二號	〈星命論》、〈同文館四月月課醫學試卷第二名》、〈顯微鏡影燈：鏡影燈續稿》、〈萬花鏡影燈》、〈幻化燈影》、〈三楞折光幻燈影》、〈二氣陰陽燈》、〈巫覡幻化之燈》、〈算學難題疑問》、〈三角形內容相切三圓圖說》、〈死人之形狀：洗冤新說續稿》，共 11 篇	〈威內薩記略並圖》、〈鐵針銜奇》、〈雜記四則》、〈寓言二則》、〈各國近事》，共 5 篇	0	16
1873 年 8 月第十三號	〈要隘堅城並圖》、〈磯那治瘡》、〈論煤鐵出處及運行法》、〈牛痘考》、〈蒸氣論》，共 5 篇	〈英國水晶宮》、〈雜記四則》、〈各國近事》，共 3 篇	〈虎穴逃生記》，共 1 篇	9
1873 年 9 月第十四號	〈爭新島記略》、〈防地震法》、〈死人之年貌：洗冤新說續稿》、〈審辨生者之疑似》、〈審辨死者之疑似》、〈蒸氣論（續）》、〈雜記：美國鐵路考略、英國致富之術》、〈牛痘考（續）》，共 8 篇	〈埃及古王墓》、〈各國近事》，共 2 篇	〈清文源流考》，共 1 篇	11
1873 年 10 月第十五號	〈金星過日》、〈目睛論》、〈天文館難題作法》、〈續論煤鐵出處及運行法》、〈雜記四則》，共 5 篇	〈巧對保命》、〈不嗜殺人》、〈各國近事》，共 3 篇	〈翠微山名辨》、〈續星命論》，共 2 篇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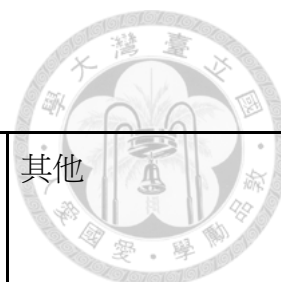
1873 年 11 月第十六號	〈瑞典鯨魚〉、〈續錄勾股難題算法〉、〈目睛論續稿〉、〈續論煤鐵出處及運行法〉、〈海防考略〉，共 5 篇	〈日國舊宮圖說〉、〈三神寓言〉、〈慧后感王〉、〈中西祀典異同略論〉、〈二蛙寓言〉、〈各國近事〉，共 6 篇	〈孝丐詩〉，共 1 篇	12
1873 年 12 月第十七號	〈印書新機并圖〉、〈權量新法〉、〈哈斐論〉、〈節譯幾何新本圓徑求周法〉，共 4 篇	〈各國近事〉，共 1 篇	〈瓜爾佳孝婦詩〉、〈述千夫長白君事〉，共 2 篇	7
1874 年 1 月第十八號	〈權量表（續前）〉、〈論光遠近乘方轉比〉、〈雜記五則〉，共 3 篇	〈日耳曼農婦圖說〉、〈體情斷案〉、〈各國泉布〉、〈各國近事〉，共 4 篇	〈程烈婦詩〉、〈尚書尚字考辨〉、〈陰陽平誤作上下平考〉，共 3 篇	10
1874 年 2 月第十九號	〈自行撤水機并圖〉、〈勾股六術邊角相求圖說〉，共 2 篇	〈那伯里城〉、〈蓄鷹寓言〉、〈賢將勵兵〉、〈擬請設華官於外國保衛商民論〉、〈續各國泉布〉、〈雜記〉、〈各國近事〉，共 7 篇	〈游侯氏別墅記〉、〈祕魔崖古柏無存記〉、〈拘士受困〉、〈節救時揭要〉，共 4 篇	13
1874 年 3 月第二十號	〈論心〉、〈癸酉年同文館歲考題〉、〈同文館癸酉歲試漢文格物第一名試卷〉、〈勾股新術細草〉，共 4 篇	〈泰西大臣進謁紀略〉、〈各國近事〉，共 2 篇	0	6
1874 年 4 月第二十一號	〈捕鯊圖說〉、〈論音學〉、〈勘察煤山〉，共 3 篇	〈寓言五則〉、〈獻物示警〉、〈德國學校論略序〉、〈元代西人入中國述〉、〈英京書籍博物院論〉、〈德國緣起擇要〉、〈雜記三則〉、〈各國近事〉，共 8 篇	0	11
1874 年 5 月第二十二號	〈美國金山〉、〈緒論音學〉、〈運血之隧道〉、〈探尋鐵山	〈俄國大臣進謁紀略〉、〈柔勝剛寓言〉、〈雜記二則〉、	0	9

	記》，共 4 篇	〈雜記三則〉、〈各國近事〉，共 5 篇		
1874 年 6 月第二十三號	〈飛車測天〉、〈同文館月課格物試卷〉、〈中西各國煤鐵論〉，共 3 篇	〈論保命局〉、〈雜記三則〉、〈各國近事〉，共 3 篇	〈論古今讀書異同〉、〈官如驟吏如車夫〉，共 2 篇	8
1874 年 7 月第二十四號	〈彗星論〉、〈雷圖糾謬〉、〈論運血之器〉、〈煤鐵論（續前）〉，共 4 篇	〈雜記〉、〈各國近事〉，共 2 篇	0	6
1874 年 9 月第二十五號	〈侯氏遠鏡圖〉、〈金星過日（續）〉、〈同文館課作〉、〈水力運機〉、〈煤氣新錄〉、〈美國呵嘶啞挖泥挑河機器〉，共 6 篇	〈雜記五則〉、〈各國近事〉，共 2 篇	〈台灣公案三則〉，共 1 篇	9
1874 年 10 月第二十六號	〈懸橋論略並圖〉、〈脈論〉、〈英國農政〉，共 3 篇	〈雜記二則〉、〈雜記三則〉、〈寓言〉、〈各國近事〉，共 4 篇	〈台灣公案辨略〉、〈雜詠五首〉，共 2 篇	9
1874 年 11 月第二十七號	〈救生總會略述〉、〈續脈論〉、〈游覽測天所略述〉、〈歐洲蠶款〉，共 4 篇	〈英國發信法〉、〈雜記四則〉、〈各國近事〉，共 3 篇	〈三孟論文舉隅〉，共 1 篇	8
1874 年 12 月第二十八號	〈天文館新術〉、〈續脈論〉、〈光熱電吸新學考〉，共 3 篇	〈富翁遺產記〉*、〈米利堅（即美國）志序〉、〈各國近事〉，共 3 篇	〈天津剿寇紀略〉，共 1 篇	7
1875 年 1 月第二十九號	〈占星辨謬〉、〈續脈論〉、〈偽金雞納說〉、〈光熱電吸新學考〉，共 4 篇	〈大美國慶百年大會序〉、〈各國近事〉，共 2 篇	〈辯辯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之說非非〉，共 1 篇	7
1875 年 2 月第三十號	〈救火雲梯並圖〉、〈禁烟說略〉*、〈問以日居中以地居中二說孰是〉、〈法士來華觀星紀略〉，共 4 篇	〈雜記〉、〈雜記二則〉、〈雜說一則〉、〈寓言二則〉、〈各國近事〉，共 5 篇	0	9

1875 年 3 月第三十一號	〈瑞挪紀略〉*、〈五字辯〉、〈辯地居中說〉、〈恆星動論〉，共 4 篇	〈裹足傷仁〉、〈各國近事〉，共 2 篇	〈書殷仲深事〉、〈台灣土番學校考略〉，共 2 篇	8
1875 年 4 月第三十二號	〈交蝕略論〉，共 1 篇	〈論西國歷代刪除刑律〉、〈亞里斯多得傳〉、〈雜記六則〉、〈影射寓言〉、〈牧馬寓言〉、〈寓言四則〉、〈各國近事〉，共 7 篇	0	8
1875 年 5 月第三十三號	〈論分光鏡并圖〉、〈西國訓瞽法〉，共 2 篇	〈鴉片樂府三首〉、〈戲象寓言〉、〈考略三則〉、〈雜記五則〉、〈各國近事〉，共 5 篇	〈陳愚泉傳〉、〈人皆不自知其短〉、〈止至善說〉、〈答辯辯非非（見二十九號）〉，共 4 篇	11
1875 年 6 月第三十四號	〈電報論略〉、〈續辯地中說〉、〈雜記三則〉，共 3 篇	〈各國近事〉，共 1 篇	〈復蔣犀林司馬書〉、〈釋藕〉，共 2 篇	6
1875 年 7 月第三十五號	〈火器新式〉、〈禦侮號筒並圖〉，共 2 篇	〈雜記四則〉、〈各國近事〉，共 2 篇	〈崔祝三學說序〉、〈張烈婦詩〉、〈閏月定四時解〉、〈千歲之日可坐而至解〉、〈底的二字同異質疑〉、〈辯謗藕之說非〉，共 6 篇	10
1875 年 8 月第三十六號	〈論光之速〉、〈齊發電報圖說〉、〈風水辟謬：略論四端〉*、〈弧弦設題〉，共 4 篇	〈各國近事〉，共 1 篇	〈格言四則〉、〈讀星命論占星辨謬書後〉、〈雜記〉，共 3 篇	8

《中國教會新報》：

案：廣告未列入



	靈修與分享	教會相關訊息	其他	總 篇 數
1868 年 9 月 12 日第二次	〈第一大誡〉、〈賢人 禮見耶穌圖〉、〈頓醒 子來信〉、〈摘錄慕維 廉先生耶穌傳道論一 則〉，登州浸會教友 信，共 4 篇	〈大英國聖經光會清 單〉，共 1 篇	〈義犬救人圖〉、 〈酒成水〉、〈欽差 信息〉、〈揚州新 聞〉、〈九江來信〉、 〈王貴卿先生來 信〉、〈說丁先生做 格物書〉、〈中國待 西士丁先生隆重小 論〉、〈花旗國新報 數〉，共 9 篇	14
1868 年 9 月 19 日第三次	〈畫圖〉、〈榮陽氏知 非子述〉，共 2 篇	〈耶穌教會上海三牌樓 福音會堂清單〉、〈天主 教清單〉，共 2 篇	〈潘先生信〉、〈蜩 蝗圖並解〉、〈欽差 信息〉，共 3 篇	7
1868 年 9 月 26 日第四次	〈聖書圖〉、〈藍先生 來抄〉、〈未悟徹老人 論並覆語〉，共 3 篇	〈福州聚會單〉、〈晏先 生啟〉，共 2 篇	〈公議堂圖〉、〈欽 差信息〉、〈化學一 則〉、〈台灣信息〉、 〈慕先生信息〉、 〈偉烈先生回申〉， 共 6 篇	11
1868 年 10 月 3 日第五次	〈耶穌初行異蹟 圖〉、〈藍教師接續前 次新報所上之稿〉、 〈本書院主人謹 啟〉，共 3 篇	〈九江何教友來信〉、 〈漢口教友來信〉，共 2 篇	〈電線圖並設立 處〉、〈揚州府告 示〉、〈接抄格物入 門化學〉、〈總理衙 門奏請獎上海同文 館西學生員〉，共 4 篇	9
1868 年 10 月 10 日第六次	〈聖書圖畫〉、〈微叅 子論〉，共 2 篇	〈杭州教友來信〉，共 1 篇	〈野人圖〉、〈新 聞〉、〈欽差信息〉、 〈接抄格物入門化 學〉、〈中國新造輪 船說〉，共 5 篇	8
1868 年 10 月 17 日第七次	〈聖經圖〉、〈寧波周 教友來信並答〉，共 2 篇	〈黃牧師來信〉、〈救主 堂定日聚會啟〉、〈鎮江 告示〉，共 3 篇	〈畫圖並解論〉、 〈接抄格物入門化 學（四次）〉、〈申明	11

			印格物入門書一事》、〈論留名塔》、〈馬特加斯格信息》、〈譯花旗國新聞》，共 6 篇	
1868 年 10 月 24 日第八次	〈聖書圖》，共 1 篇	〈漢口教會來信》，共 1 篇	〈譯印度國新報》、〈印度齋僧》、〈蘇松太道告示》、〈鱷魚圖並古文》、〈接抄格物入門化學（五次）》、〈奇事》、〈奇人》、〈樂善好施》，共 8 篇	10
1868 年 10 月 31 日第九次	〈聖書圖畫》、〈抄錄廣州七日錄》，共 2 篇	〈答謝前次寄漢口信由並重新報之由》，共 1 篇	〈田雞圖》、〈惠志道教師論顯微鏡》、〈接抄格物入門化學》、〈鐵人》、〈禽獸獸算》、〈劫餘子條議並本書院啟》，共 6 篇	9
1868 年 11 月 7 日第十次	〈聖經圖》、〈善有善報》，共 2 篇	〈派會傳道》，共 1 篇	〈漢口外國醫士勸戒鴉片論》、〈象圖並說》、〈格物入門化學（七次）》、〈又徐董二公序》、〈益事》、〈兵荒》，共 6 篇	10
1868 年 11 月 14 日第十一次	〈聖書圖》、〈晏教師辯劫餘子條議》、〈登州浸會教友信》，共 3 篇	〈寧波長老會聚老會事略論》，共 1 篇	〈馬特加斯格信息》、〈水龍圖並論》、〈接抄格物入門化學（八次）》、〈應效外國義書院法以益人》、〈順口功德》，共 5 篇	9
1868 年 11 月 21 日第十二次	〈聖書圖并書》、〈答劫餘子來意》、〈文教師人子至以救其亡者耳》，共 3 篇	〈新來教師》，共 1 篇	〈文惠廉傳》、〈蛇圖》、〈接抄格物化學入門（九次）》、〈地震》、〈寧波新聞》、〈自行車》，共 6 篇	10

1868 年 11 月 28 日第十三 次	〈聖書撒種圖〉、〈晏 教師續答劫餘子〉、 〈半瞽庸人救靈魂 說〉、〈寧波周教友翻 譯聖書論〉、〈王教友 辭世啟〉，共 5 篇	〈漢口教會來信附 答〉，共 1 篇	〈接抄格物入門化 學（十次）〉、〈欽差 信息〉、〈選抄廣州 七日錄〉、〈新聞〉、 〈遊獵誤損好友〉、 〈請書真字〉，共 6 篇	12
1868 年 12 月 5 日第十四 次	〈聖書圖〉、〈周國光 答劫餘子〉，共 2 篇	〈餘姚長老會信〉、〈漢 口朱教友信附答〉，共 2 篇	〈飛魚圖〉、〈接抄 格物入門化學（十 一）〉、〈下金山招人 居住〉、〈換立國 主〉，共 4 篇	8
1868 年 12 月 12 日第十五 次	〈聖書圖〉、〈登州教 友信〉、〈半瞽庸人堅 信說〉、〈周國光續答 劫餘子〉，共 4 篇	〈上海教會大公祈〉， 共 1 篇	〈松江錢蓮溪送別 偉烈先生詩〉、〈鹿 圖〉、〈接抄格物入 門化學（十二 次）〉、〈揚州事 畢〉、〈揚州督撫司 道告示〉，共 5 篇	10
1868 年 12 月 19 日第十六 次	〈聖書分餅魚圖〉、 〈漢口教友答劫餘子 四條〉，共 2 篇	〈蘇州鮑教友來信〉， 共 1 篇	〈決疑子要問附 答〉、〈登州教會讀 書人歲考信〉、〈氣 球圖〉、〈接抄格物 入門化學十三次〉、 〈湖北所住外國醫 士房屋論〉、〈武昌 省道台告示〉、〈再 論揚州細情〉、〈冬 夜宜防〉，共 8 篇	11
1868 年 12 月 26 日第十七 次	〈耶穌降生圖〉、〈漢 口教友續答劫餘 子〉，共 2 篇	〈上海教會定外國新年 第一禮拜聚集祈禱〉、 〈寧波教友信〉，共 2 篇	〈馬特加斯格信 息〉、〈鴿圖〉、〈接 抄格物入門化學十 四〉、〈續漢口外國 醫生造屋論〉、〈地 震〉、〈新聞〉，共 6 篇	10
1869 年 1 月 2 日第十八 次	〈聖書圖〉、〈頓醒子 讚神詩四首〉、〈寧波 信〉、〈吳教友信〉、 〈半瞽庸人聽書	〈同仁醫館年單〉，共 1 篇	〈雙羊圖並解〉、 〈接抄格物入門化 學十五次〉、〈新 聞：落星〉、〈異	12

	解〉、〈漢口朱教友答劫餘子〉，共 6 篇		服〉、〈教會添頁並各處售新報單〉，共 5 篇	
1869 年 1 月 9 日第十九次	〈聖書圖〉、〈山東燕臺知罪子信〉、〈天津來信〉、〈續漢口朱教友答劫餘子〉、〈上海長老會楊教友信〉、〈警世老人保身立命要言〉，共 6 篇	0	〈火輪車圖并解〉、〈接抄格物入門化學十六次〉、〈抄上海新報美總領事見李馬二公語〉、〈繙金華來外國信〉，共 4 篇	10
1869 年 1 月 16 日第二十次	〈聖書圖〉、〈續答微叅子著〉、〈答決疑子〉，共 3 篇	〈宣道日規〉、〈教友入天堂〉，共 2 篇	〈本書院轉啟〉、〈馬車圖并解〉、〈接抄格物入門化學十七次〉、〈奇橋〉、〈新聞〉、〈新聞〉、〈新聞〉，共 7 篇	12